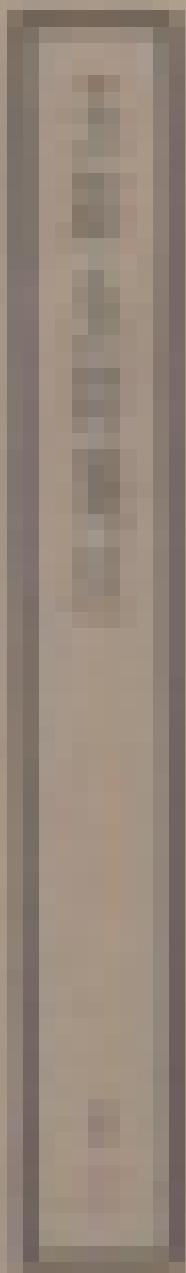


玉谿生詩箋注

冊三



王谿生詩箋註卷之三

編年詩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受業

汪雲銘箴三
丁元采受五

參校

喜舍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中元年三月
舊書紀一大

禮部侍郎魏扶奏放進士三十三人本傳弟義叟進士擢第累爲賓佐按甲集序曰仲弟聖僕特善

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爲第一此追言於舉人中傑出也乃朱氏作舉會昌中進士爲第一誤矣又獻鉅

鹿公啓云五言四首今止一首何耶唐詩紀事扶知禮闈入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

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榜出無名子削爲五言詩以譏之

國以斯文重公仍內署來

漢書孔光傳光爲帝太傅行內署明戶班固兩都賦序

設金馬石渠之署新書志開元時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院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扶蓋兼翰林少卿

風標森

太華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

星象逼中台見送李千牛

朝滿遷

鸞侶劉賓客嘉話錄今謂登第爲遷鸞蓋本毛詩伐木丁丁烏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然並無鸞字頃試早鸞求

友及鸞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葉大慶考古質疑詩嚶嚶雖非指鸞然漢張衡歸田賦王睢鼓翼倉庚哀鳴文頸頡頏關嚶嚶又東都賦睢鳴鸞黃闢闢嚶嚶倉庚鸞黃皆鸞也皆以嚶嚶言之唐人未必不本於此按詩傳箋疏並不指鸞本草釋名曰

禽經云鸞鳴嬰鸞故云或云鸞項有文故从頸頸項門多吐鳳
飾也或作鶯鳥羽有文也竊以爲相承之由當以此門多吐鳳

才

西京雜記揚雄著太元經夢吐白鳳凰集於元上頃而滅

寧同魯司寇惟一作鑄

一顏回

揚子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回矣

題鄭大有隱居

鄭大鄭畋也舊書鄭畋傳畋字台文年十八登進士第二十二又

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歷官至乾符時爲相按於會昌二年登進士大中元年拔萃作尉卽見傳中

自陳表全唐詩話鄭台文爲人仁恕委采如峙玉

結構何峰是喧閑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
雲偃臥蛟螭室希夷鳥獸羣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見得名

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

自註君居近子晉憩鶴臺水經洛水東過偃師

縣南注曰昔王子晉好吹鳳笙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浦子晉控鶴於緜氏山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撫父堆劉向列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餘見送從翁東川偃師接近滎陽鄭氏滎陽人也鄭畋集題緜山王子晉廟五言長

律自注時爲渭南尉作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

原編集外詩舊書志嶺南西道桂管經略觀

察使治桂州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舊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大中初爲

桂管都防禦經略使新書選舉志凡官已受成皆廷謝此從鄭亞赴桂朝謝也餘詳年譜

辰象森羅正

張正見山賦森羅辰象吐吸雲霧

勾陳翊衛寬

見陳後宮魚龍

排百戲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西域傳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師古曰

魚龍者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入丈出水散戲於庭炫燿日光

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百戲詳西京賦漫衍亦作曼延抵亦作牴亦作氐

劍珮儼千官

諸臣皆有劍珮上殿則解劍故功高者特賜帶劍履上殿如蕭何是也

城禁將開晚宮深欲

曙難月輪移枍

烏詣切詣

一作几席非文選西都賦洞枍詣

枍詣承光四殿三輔黃圖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仙路下闌干

共賀高祿應

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祿

漢書武五子傳上年

北斗闌干此

只言欄檻詩生民之篇

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祿使東方朔枚皋作祿祝

傳曰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祿焉

酒歡

稱觥上壽本詩幽風漢書兒寢傳臣寢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桂管之命在二月時或生皇子或宣宗母鄭太后

壽日在是月故以姜源比之皆無可徵

金星壓芒角

爾雅明星謂之启明史記天官書太白日西方秋

司兵小以角動兵起

銀漢轉

一作展

波瀾

詩倬彼雲漢

爾雅析木謂

山海經東南海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廣雅日御曰羲和上句似指太后此句謂天子升殿或謂亦指太后非也以上用意皆未可曉

明之光已隱銀漢之形漸退則將曉矣但語似秋令

王母來空闊

屢見

羲和上屈盤

鳳凰傳詔旨

鄭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

紙銜木鳳凰口中飛下端門

獬牙通

冠朝

端

後漢書輿服志法冠一名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牙冠猶牙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論衡獬廌者一角之羊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皋陶禮羊跪坐視之新書儀衛志朝日御史大夫領

屬官至殿西廡監察御史一人立東西朝堂軒道以蒞百官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宣政門

坐

屢見

威風大

一作上

將壇

後漢書馮衍傳威風遠暢晉書阮孚傳今王莅鎮威風赫然二聯寫朝

儀甘泉猶望幸早晚冠呼韓

漢書宣帝紀行幸甘泉郊

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

獮來朝匈奴傳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位在諸侯王上此以柔遠爲頌冠字複

浩曰此必鄭亞赴桂時但用字有不類義山何若此歟原編集外固可疑耳

離席

義山所歷諸幕惟桂管春時從鄭亞出都

出宿金樽掩從公玉帳新

詩從公于邁

依依向餘照遠

遠隔芳塵

漸離京師

細草翻驚雁殘花伴醉人楊朱不

用勸只是更沾巾

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春遊

橋峻斑駜疾

見後對雪

川長白鳥高烟輕惟潤柳風濫

欲吹桃徙倚三層閣摩挲七寶刀

樂府橫吹曲王歌詞新買五尺刀

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處於十五女

庚郎年最少

姚氏謂用庚小征西是也五言書庾翼風儀秀偉少

有經綸大略蘇峻作逆翼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事平辟太尉陶侃府遷從事中郎餘詳集外垂柳青

草妒春袍

赴桂陸途中作原編與上首接第六句謂懷報恩之志七八指同舍中最年少者

岳陽樓

漢水方城帶百蠻

左傳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四鄰誰道亂周

班如何一夢高唐雨

見伐元城吳令

武關

史記楚懷王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索隱曰左傳云通於少習杜預以爲商縣武關此謂襄王不入關攻秦而周班後鄭

仇報父

(浩曰)借慨一自婚於茂元遂終身不得居京職也豈漫責楚襄哉

海客

海客乘槎上紫氛

說文氣祥氣也劉楨詩鳳皇集南岳奮翅凌紫氛

星娥罷織

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妬聊用支機石贈君

荊楚歲時

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榰機石與騫俱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榰機石爲東方朔所識(按)博物志止言天河與海通近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海上多齎糧而去茫茫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云云不言張騫本出傅會不足辨也此則兼用之海客比鄭星娥自此支機石喻己之文采牽牛比令狐也孰知其遙妒之深哉

(程曰)此從鄭亞作桂管近海故託以爲題(浩曰)三句謂不憚他人之妬也時令狐綯在吳興未幾亞貶而綯登上遂重疊陳清而不省矣

桂林

舊書志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秦時立爲桂林郡

城窄山將壓

柳宗元記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

江寬地共浮

通典桂州有

離水一名桂江又

東西一作

南通絕域

白居易授嚴幕桂管觀察使制東控海嶺右扼

有荔水亦曰荔江

西一作

北有高樓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靈川興安之間兩

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

關南州也

輒止大盛則度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

夸南州也

按二句寫地勢一遠一近桂之東南廣州循州而外

皆大海矣韓昌黎送鄭尚書序其海外雜國之屬東南際天地以

萬數故曰絕域此遠勢也嚴關正當桂州西北隅此近形也高樓

更寓望君之思廣桂在京師東南數千里也他書引之有作西南

東北者桂之西南爲安南交趾似亦可通然舊刊集本皆作東南

西北徐氏以全同古詩西北有高樓句爲嫌則固無妨也

神護青楓岸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

久則生瘤癰遇雷雨暗長三五尺謂

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

龍移白石湫

一統志白石湫在桂

林府城北七里俗名白石潭

曹學佺名勝志白石潭水甚深相傳

靈川縣南二里有蛟精塘昔藏妖蜃傷隄害物南齊永明四年始

安內史裴昭明夢神女七人雲冠玉珮各執小旛圭印自言爲荆

楚以南司禱福之神此方被妖蜃所害今當禁之於白石湫既覺

詢其故得之先時湫水險急舟觸必敗乃爲建祠秩祀水遂平義

山詩云云卽此

按隋書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保白石洞周法尚

討平之當卽此地白石神

事何寰宇記不之載也

郊祀志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

粵巫立粵祝祠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

西一作

北有高樓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靈川興安之間兩

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

關南州也

輒止大盛則度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

深樹見一顆櫻桃尙在

高桃

戊籤作枝

留晚實

爾雅楔荆桃註曰今櫻桃謝晚詩晚實猶見奇

尋得小庭南

矮墮綠雲髻

古今註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短貌墮他果切倭墮髻之餘形也古樂府頭上倭墮髻廣韻

矮烏蟹切

果切

按矮字與倭字或可通用此是謂深樹

欹危紅玉簪

一顆尚在

惜堪充鳳食痛已被鶯含

月令仲夏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言含桃此痛已之不得仕於朝而寄人幕下

越鳥誇香荔

古詩

支名新曲爲荔支香見甘澤謠

齊名亦未甘

浩曰赴桂後作與櫻桃諸絕句過不同鄭亞大有文名結疑指之

晚晴

深居俯夾城

夾城猶云重闥卽宅與嚴城接之意舊注引舊書志京都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者誤

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深寓身世之感田曰偏於閑處

用大筆併添高閣迥

一作曉誤何日晴後憑高所見愈遠

微注小窗明越鳥

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何日巢乾切晴歸飛切晚

五月六日

一作十五

夜憶往歲秋與澈師同宿

原編集外詩(朱曰)澈師乃知元弟子僧徹見高僧傳非越州靈徹也(按)集中智元非衲子已詳辨

矣通鑑懿宗咸通十二年辛安國寺期僧重謙僧澈沈檀講座舊書李蔚傳作僧徹未知卽此時之澈師否李郢有長安夜訪澈上人詩關西木落夜霜凝烏帽閒尋紫閣僧與此澈師合也

紫閣相逢處

(張禮遊城南記)圭峯紫閣在終南山四皓祠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此紫閣之陰卽渼陂(通志)紫

閣峰鄆縣東南三十里

旭日射之爛然而紫

丹巖託

(舊作議)

宿時

(按)議宿無理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必

因以致誤耳故竟改定

墮蟬翻敗葉棲鳥定寒枝萬里

飄流遠三年問訊遲

(維摩經)維摩詣稽首世尊足下
問訊起居此三年字不必拘看

炎

方憶初地

(法苑珠林)十地部曰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

如八日月云云(按)初地至十地皆以初月至十五

日圓滿月爲喻故用之非詳箋不知其用字之精也

頻夢碧琉璃

(魏略)大秦國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琉璃(按)天竹云通大秦多珍物故佛經多言七寶而佛有號寶華琉璃功德光耀如來也涅槃經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時祇洹精舍變成

瑠璃又曰文殊師利化瑠璃像衆生念文殊像法先念瑠璃像又有夢中得見文殊師利之語此以言愁處炎荒憶清涼之界也

酬令狐郎中見寄

(朱曰)絢自湖州有詩寄義山而此酬之(按)絢於大中二年

自湖州入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義山於元年五月抵桂管此在桂州酬寄湖州也〔徐曰〕湖州天寧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存其八中有建於大中元年十一月者後題令狐綯姓名則二年入朝明矣〔按〕幢款一書大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陽縣開國男令狐綯又一款大中二年八月刺史蘇特銜與前略同惟無縣爵耳可以見當時刺史之全銜也又一題會昌二年十月樹五年六月淮刺廢然則大中元年所樹乃復興釋教事也時綯已封彭陽男矣中大夫與紀作中散大夫小異

望郎臨古郡

〔山公啓事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號稱大臣之副按稱清郎望郎以此官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

佳句灑

丹青應自邱遲宅

〔南史邱遲字希範吳興人累官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

仍過柳

惲汀

〔梁書柳惲字文暢少工篇章什爲吳興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白居易五亭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因以爲名也〕

封來江渺渺信去

雨冥冥

〔古謂使者曰信如史記韓世家發信臣之類〕

句曲聞仙訣

〔南史陶貞白得神符祕訣〕

以爲神丹可成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餘見獻從叔

賢傳〔謝靈運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卽寺築臺翻涅槃經求入白蓮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臨川得佛經

〔宋書謝靈運傳爲臨川內史蓮社高僧傳〕

翻涅槃經求入白蓮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朝吟擔客枕

〔南史陶貞白得神符祕訣〕

夜讀漱僧瓶

皆歸傳一梵二云軍持此二云瓶西域記二云澡瓶也

不見銜蘆鴈

淮南子一鴈

銜蘆而飛以避矰繳餘見送李千牛

空流腐草螢

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宜悲坎井

左傳使毋失其士宜易坎卦井卦篇增井之蠹增坎字同晉書孫楚傳時龍見武庫井中楚言龍蟠坎井同於蚌蛤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修學官

起淹滯徐曰宋梅摯感應泉銘序昭州江水不可飲飲者輒病日用汲井大抵昭桂之間草木蔚

蒼蛇虺出沒故日用皆藉井取給

天怒識雷霆

朱曰嶺南多雷國史補

云雷州春夏無日不雷秋冬則伏地中狀類彘人取食之又柳文有雷山雷水地皆近桂林故異俗詩亦云未驚雷破柱按言外

自悲坎窪

祈釋怨怒象出交趾山谷桂海虞衡志

象卉分疆近

象在貴隅東注曰貴隅音番隅拾遺記

揮犀蛟如蛇其首如虎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墜水即於腋下吮其血餘見上章

補羸貪紫桂

山海經桂

林入樹在貴隅東注曰貴隅音番隅閩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實大如棗羣仙餌焉

萬里懸離

見酬別令狐上句謂一時之爲貧此句謂報恩之本願綑之寄詩必有詣其背恩者故反覆自陳

抱危於訟閣

一作閣

鈴

鈴風鈴也官閣寺觀多有之程曰蹤跡遼遠心事危疑益情見乎詞矣

禹貢島夷卉服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史記秦始皇本紀桂林象郡南海按象郡漢爲日南郡與交趾郡同屬交州

寓目

〔左傳〕得臣與寓目焉〔梁元帝答張纘文〕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園桂懸心碧池蓮飫眼紅

〔古詩〕人生天地道源曰廣韻飫飽也厭

也佛書眼以視色爲食

真遠客間忽如遠行客幾別卽衰翁小幌風烟入

碧客

入皆入聲高窗霧雨通新知他日好

〔新知謂新婚樂莫樂今新相知本杞梁妻〕

琴歌不僅指交情也他日昔日也左傳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凡或前或後皆可曰他年他日

錦瑟傍朱櫳

客中思家之作解作悼亡者誤園桂點桂林池蓮比幕府

席上作

一云予爲桂林從事故府鄭公出家妓令賦高唐詩一本題作席上贈人注云故桂林榮

陽公席上出家妓〔按稱故府者詩係追錄也〕

淡雲輕雨拂高唐玉殿秋來夜正長

〔借古事故用玉殿杜詩答嚴公〕

垂寄有用行宮字古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

人不避然不可效也

王
玉只應無奈楚襄王見戊籜又一云淡烟微雨次高唐一曲清

塵繞畫梁料得也應憐宋玉只因無奈楚襄王

此卽題作席上贈人者席氏刊本於下卷重出

〔馮鈞吟曰〕太露〔錢曰〕意狂語直詩家惡品浩曰未至惡口如若作只因無奈便不佳

夜意

簾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爲相憶魂夢過瀟湘
憶內之作
殊近古風

訪秋

酒薄吹還醒樓危望已窮

陸機詩
斗宿危樓

擊

江臯當落日

帆席見歸風

海賦
維長綃挂帆
席謂見歸帆而羨之

烟帶龍潭白霞分鳥道

紅殷勤報秋意只是有丹楓

徐氏以爲在桂林作是也蓋龍潭桂州亦有之

而鳥道泛比高險結言嶺南常暖舍丹楓不見秋意也

城上

原編集外詩

有客虛投筆無憊

一作聊
義同

獨上城沙禽失侶遠江

樹著陰輕邊遽稽天討

爾雅駟遽傳也注曰皆傳車駟馬之名左傳子產衆遽而至國語

吳會晉於黃池邊遽乃至以越亂告

軍須竭地征

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

賈生

游刃極作賦又論兵

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矣（朱曰）賈誼傳有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芒刃不頓之語誼作弔屈原賦鵬賦又求試屬國之官施五餌三表以繫簾于之頸而制其命是論兵也詳漢書

（浩曰）程氏徐氏皆因江樹字以爲東川作然桂江自可也代榮陽公表云控西原而遏寇狀云海上有分屯之卒邕南有未返之師五句定指此若東川則喪失家道意緒闊略不復以賈生游刃自譽矣細玩乃可別之桂州近長沙故屢以賈生爲比

念遠

日月淹秦甸江湖動越吟

（史記）越人莊烏仕楚執珪而病楚王曰烏今富貴矣亦思越

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秦策）亦有之作吳人吳吟（王粲登

樓賦）莊烏（莊子）一作桐

應露下白閣自雲深

（岑參白閣西草堂詩）東望

白閣雲半入紫閣松皎皎非鸞扇

（按古今注扇始於殷高宗雉尾扇後爲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後爲

羽扇扇名甚多鸞扇可通用矣江淹擬班婕妤咏扇曰紩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亦可據也

翹失鳳簪

（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后簪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

白珠垂黃金鑷左右其擿有等級焉（爾雅）翹翹注曰懸危

（離騷）女屨之、撻援兮注曰女屨屈原姊也（水經注）秭歸縣北有屈原宅東北六十里有女

杵冷女屨砧

（離騷）女屨之、撻援兮注曰女屨屈原姊也（水經注）秭歸縣北有屈原宅東北六十里有女

瓠廟擣衣
石猶存

北思驚沙鴈南情屬海禽關山已搖落天

地共登臨

〔浩曰〕首句卽甲集序所謂十年京師寒且餓也次句謂動旅思二三四一南一北皎皎兩聯憶內也結處明點南北而言兩地含愁互相遠憶忽覺雄壯排宕健筆固不可測

朱槿花二首

〔原編〕集外詩〔程曰〕原編次首西北朝天路乃晉昌晚歸馬上贈人之作

〔葉皆如桑高止四五尺自二月開至中冬歇花深紅

〔色大如蜀葵有葉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

〔燦疑若焰生一叢數百朵朝開暮落插枝卽活一名

〔赤槿一名日及嶺表錄異〕朱槿花亦謂之佛桑花

〔按爾雅釋草桺木槿槐木槿別二名也後人謂白

〔日桺赤曰櫻槿有紅白紫黃數色純白者名舜英而朱槿花惟南方最盛

蓮後紅何患梅先白莫誇纔飛建章火

〔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

〔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顧寧人日知錄庚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考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是災者乃柏梁非建章而二月火又奉之阿房非漢也予山誤矣〔按此遂承用之〕

〔不卷錦步障〕五百書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敵之

〔從翁東川田曰〕感開落之遽

未登油壁車

古詞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日

西相對

罷休澣向天涯

唐類函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月二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謂之旬休亦曰旬假

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

通鑑

勇多侵露

今從戊鑑一作路誤

去恨有碍燈還

碍燈還如異苑有云欲進路碍夜不得前

去此言夜則不得不還也

嘆微微白看成沓沓殷明之時聞此花氣

坐忘疑物外

忘一作來忘疑一作疑忘莊子顏回曰回坐忘矣墮枝體黜聰明

直看至盛開而暮落也

此謂坐忘離形去知

歸去有簾間

入則閒消永晝出則客館孤清皆羈留遠幕之慨

君問傷

春句千辭不可刪

浩曰在嶺南作身世之感淒然唐時幕僚晨入昏歸韓昌黎上張僕射書杜工部遣闋呈嚴鄭公詩可見也義山此時自有所不愜意耳

桂林路

一作道中作此近遊非至金陵

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暉空餘蟬嚶嚶

詩鳴蜩嚶嚶

猶

向客依依村小犬相護沙平僧獨歸欲成西北望

又見鷓鴣飛

禽經子庚辟必北向鷄鳩飛必南翥吳都賦鷄鳩南翥而中留

高松

高松出衆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後

一作候非僧來

不語時有風傳雅韻無雪試幽姿上藥終相待

博物

志神農經曰上藥養命

他年訪伏龜

嵩高山記嵩高丘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

中藥養性下藥除病精變爲青牛爲伏龜採其實得長生本草注一茯苓通神靈上古仙藥也餘詳題僧壁

徐曰曰天涯曰無雪詩必作於桂林

海上謠

桂水寒於江

見桂林

玉兔秋冷咽海底覓仙人

詳海上昭肅挽

歌詞香桃如瘦骨紫鸞不肯舞

瑞應圖鸞鳥赤神之精鳳凰之佐喜則鳴舞餘見陳後

宮滿翅蓬山雪

狀其心憂髮白

借得龍堂寬曉出揲雲髮劉

郎舊香炷

漢武帝內傳無劉郎之稱未檢所始宋書符瑞志宋武帝劉寄奴飲於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飲酒

此語固不可類推也乃李賀詩亦云茂陵劉郎秋風客何楫班婕妤怨獨臥銷香炷餘見回中牡丹

立見茂陵

樹雲孫帖帖臥秋烟

爾雅晏孫之子爲仍
孫仍孫之子爲雲孫

上元細字

如蠶眠

漢武內傳帝以王母所授五嶽真形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

卷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爲軸
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餘見無愁有愁曲

浩曰非諷求仙蓋歎李衛公貶而鄭亞漸危疑也桂水二句借月宮以點桂林海底六句指衛公貶潮州濱海地矣其貶以七月故言秋令劉郎二句謂武宗昔日倚信而崩後遽遭遠斥也雲孫比鄭亞君相擢用之庶僚猶高曾之有雲仍臥秋烟者失勢而愁懼也上元句喻衛公之相業紀在史書且暗寓爲之作一品集序蓋九月德裕書自洛至桂命亞作序而不意時已貶潮勢將沈淪海底矣

江村題壁

沙岸竹森森維舟

一作梢又作韜

聽越禽數家同老壽一

徑自陰

一作幽

深喜客嘗留橘應官說採金

嶺南郡縣多貢銖金

與銀見史志

傾壺真得地愛日靜霜砧

何遜詩維梢晨已積

洞庭魚

荊州記青草湖一名洞庭湖周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長沙志洞庭之水蓄七百里

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

洞庭魚可拾不假更垂罿鬧若雨前蟻

易林蟻封穴大雨將集

多於秋後蠅豈思鱗作簾

魚鱗簾也原出處未詳

仍計腹爲燈

史記秦始皇葬驪山以人魚膏爲燭

天寶遺事一南方有魚多脂照紡績則暗照宴樂則明謂之餽燈

本草江鯨魚有曲脂照擣博卽明照讀書卽暗俗言嬾婦化也

浩蕩天池路翹翔欲化鵬

莊子一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餘見送李千牛

浩曰冬令水涸時也借譏庸人之冀非分者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樊南

甲集大中元年冬如南郡二史及文集全衡皆不言兼尚書然當時必兼之節鎮之常例也文集稱諸使府皆曰尚書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縣十八江陵故楚郢都舊書志山南東道荊州江陵府江南節度使治

下客依蓮幕屢見明公念竹林

自註公與江陵相國詔敘叔姪朱曰竹林七賢阮籍

阮咸爲叔姪又曰宰相世系表鄭無名韶者注疑誤程曰新書表傳會昌五年鄭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卽位罷爲荆南節度使通鑑會昌六年九月以荆南節度李德裕爲東都留守以鄭肅代充節度當訛肅爲韶也按肅與亞皆滎陽人皆德裕所以

最善程箋良是舊書鄭肅傳罷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者誤矣

縱然膺使命何以奉徽音

〔後漢書童恢傳〕掾屬皆投刺去〔魏志夏侯淵所謂爵里刺

〔按〕爵里刺如今之履歷也此取初充掾屬之意諸史文中習見

酬恩豈在今

以之也若云報恩將畢生

舊已相識亦通但與下文初知始識不符

迎來青

〔舊皆作新〕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今改定

瑣闥

〔漢舊儀〕黃門郎日暮入對青

岑昌黎桂林詩山如碧玉簪之意水勢初知海

桂州近海兼取觀海難爲水之意

天文始

識參

〔曹植與吳質書〕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徐曰〕參商二星兩不相見始識參恨相見之晚也

固慚

非賈誼惟恐後陳琳

見送從翁東川

前席驚虛辰

詳後華樽賈生

許細斟暗用鄭中公讌

〔莊子〕秦王召醫破癰潰瘍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不遣楚醪沈

〔按〕古之言酒每曰楚醪如楚詞吳醴白蘖和楚瀝只曹植賦蒼梧

得車愈多

縹清荊州記綠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與湘東鄱湖酒並稱鄱綠酒皆楚地也沉謂沉醉若七命云單醪

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李善只引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而史記則以爲楚莊王事符子則

以爲秦穆公蹇叔事吳越春秋列女傳則以爲勾踐事既不專屬楚且並非句意舊注引之似是而實謬既載從戎

筆仍披選勝襟瀧通伏波柱

後漢書馬援爲伏波軍桂海虞衡志伏波巖

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幅穿鑿通透戶牖旁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前浸江濱波浪日夜激齧之按洞前石脚插入瀧江此

曰瀧江水之通稱也柱非銅柱之謂

廉對有虞琴

寰宇記桂林舜廟

在虞山宅與嚴城接門藏別岫深閣涼松冉冉堂

靜桂森森

此下言寓館清幽容其野逸明張鳴鳳桂故

社內

容周續

蓮社高賢傳惠遠居廬山與慧水慧持輩及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

十八賢又曰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

鄉中保展禽

家語魯人有獨處

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門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

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我固不可往曰以體覆之曰嫗

白衣居士訪

禮記居士錦帶楞嚴

經白衣居士又愛談名言清淨自居現居士身南史到洽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

烏帽逸人

隋書禮儀志帽古野人之服也上古衣毛帽皮不施衣冠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又曰隱居道

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黑介幘按幘與帽制異而取義同蓋野逸之服

佞佛將成縛

今從戊籤一作傳誤

五言書何充傳充與弟準性好釋典崇修佛寺時部僧與弟曇奉天師道謝萬譏之曰二鄙媚於道二何佞於佛維摩經所生無

縛能爲衆生說法解縛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
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苦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

淫

晉書皇甫謐耽飄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長懷五羖贖

史記秦本紀一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耽書或類

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

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終著九州

箴

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蹟畫爲九州漢書揚雄傳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注曰九州之箴也徐曰借言九州之內惟

其所使

良訊封鴛綺

陸機詩良訊代兼金餘見卽日鴛機句下

餘光借玳簪

史記

趙平原君使人欲誇楚爲璫珥簪漢人古絕句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璫珥同

張衡愁浩浩

文選

張衡四愁詩序出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

沈約瘦愔愔

南史沈約與徐勉

書言己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

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蘆白疑粘鬢楓丹欲照

心歸期無鴈報

旅抱有猿侵短日安能駐低雲只

有陰亂鴉衝

字俗曠若舍鄭

網寒女簇遙

砧同以上四聯皆

堪

述異記鮫人卽泉先也一名泉客餘見

東道違寧久

左傳以爲東道主

西園望不禁

見小

江生魂

黯黯

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

泉客淚涔涔

先也

一名泉客餘見

回中牡丹

江淹雜體詩

逸翰應藏法

徐曰當作去漢書陳遵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

皆臧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臧也按舊皆作法亦通高辭肯浪吟數須傳庾翼

云書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知及暮年方妙嘗以草書答庾亮而翼深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狂

失常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云書劉柳傳劉琨爲段匹磾所拘爲

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琨詩託意非常謹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重以詩贈之時鄭亞必以書寄之故美其詩書也

徐曰似亞別

有寄他人詩而義山亦見之

假寐憑書簏

云書劉柳傳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

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哀吟叩劍鐸

音尋說文鐸劍鼻也

未嘗貪

偃息那復議登臨

極言奉懷之專

彼美迴清鏡

詩彼美人兮

受曲針

吳志虞翻傳注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遇而不存

不亦宜乎此必有人間之人皆向燕路

史記淮陰侯傳北首燕路後漢書孔融傳

鄭亞疑其逗遛故以自明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則士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

士謂之黃金臺互詳分水嶺

浩曰大有鬱塞淹留之態蓋因德裕罷斥諸所厚者皆懷危懼亞之遣使至江陵同病相憐之情也義山亦因此徘徊可於言外領之措詞纏綿沉摯正以消其疑耳吟至結聯固畏人之多言矣

宋玉

何事荆臺

一作門

百家

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說苑作楚昭王國語靈王爲章

華之臺後漢書邊讓章華賦靈王遊雲夢之澤息荆臺之上

惟獨

一作教宋玉擅才華楚

詞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宮宋玉景

差侍諷賦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按騷亦賦也漢書藝文志列之詩賦家志曰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諷有惻隱古詩之義

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皆楚辭也文選登宋玉九辯招魂而不及唐勒王逸注楚辭云大招屈原作或曰景

差疑不能明也亦未及唐勒勒不如玉審矣宋玉景差並侍於王而風賦惟玉爲之王曰善哉論事此故云然何曰景差漢書古

今人表作景差小顏音子何反史記作差索隱注曰法言及漢書皆作差今作差是字省耳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此入

麻韻不知何據落日渚宮供觀閣左傳王在渚宮通典楚開

年雲夢送烟花

何曰言渚宮雲夢無非助發才華按開年明年也言無早晚無年歲皆足逞其才藻

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二朝託後車

詩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庾信哀

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按北史傳庾信先爲東宮抄撰學士是武帝時也後事簡文帝元帝則三朝矣信奔江陵元

帝除御史中丞故與尋荒徑合乃舊解誤以梁魏周爲三朝身既

留北安得尚尋南土哉信雖遭亂漂泊猶得以文學侍從三朝而
義山歷文武宣三朝沉淪使府故有羨於子山也語曲情哀味之
無極歸州亦有宋玉宅此則江陵

何曰澹澹收住自有無窮感慨

浩曰在江陵作時將於
開春還桂五六兼以託意

卽日一作目誤

桂林聞舊說曾不異炎方

自註宋考功有小長安之句
按宋之間景龍中爲考功

員外郎後流欽州賜死桂州見新書傳宋集有桂州三月三日詩
頗言其繁麗然無小長安之句徐曰魯人張叔卿有流桂州詩
云莫問蒼梧遠而今世路難胡塵不到處卽是小長安舊新書皆
作叔明附李白傳竹溪六逸之一杜子美雜述作叔卿皆無可考
其爲考功疑註有誤按全唐詩止云官御史不言何地入詩僅
二首一云不敢繡爲衣謂官侍御也其云胡塵不到者謂祿山之
亂所不及耳玩此自註疑宋

山響匡牀語

莊子麗姬與王同
匡牀食芻豢商君

先有小長安句而逸之也

幾時逢雁足

漢書蘇武傳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

則交春矣義山

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著處斷猿腸

詳後哀等

獨撫青青桂

莊子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臨城憶雪霜

度臘終無雪霜非
憶雪霜念京華也

鳳

萬里峰巒歸路迷未判

朱曰：拚同。按：拚，拚，拌三字皆有音潘而爲捐棄之義。方言曰：拌。

棄也。凡揮棄物謂之棄。此判字意亦可。

拌也。此判字意亦可。

容彩借山雞

文子：楚人擔山雞路入

也。路人請十金弗與。倍乃與之。將獻楚王。經宿鳥死。國人傳之。

咸以爲真。王感其貴。買厚賜之。過於買烏之金十倍。餘見鸞鳳。

春定有將離樂

龍西行：鳳凰嗚啾啾。一母將九雛。晉書樂志：鳳將離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

鳳將離然則其來久矣。

阿閣華池兩處棲

崔駰詩：鸞鳥高翔時來儀。

台山賦：漱以華池之泉。注曰：史記曰：崑崙其上有醴泉、瑤池也。山海經：崑崙近王母之山。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餘見隋師東。

浩曰：戊籤謂似寄內詩。是也。首言身在炎方，次句自負才華，兼寓幕僚之慨。三四憶母子之娛樂，悵南北之分離。

北樓

北樓不一處。李羣玉有長沙陪裴休登北樓詩：長沙素稱卑濕，五句亦合今以三四氣候當爲

桂林之北樓也。

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花猶曾斂夕酒竟不知。
寒
炎方暗點異域東風濕。中華上象寬。此樓堪北望。輕

命倚

英華作俯

危欄

楊曰結句不甚多讀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

詩彼汾沮洳

江

月夜晴明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

史記始皇本紀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

此謂移家關中時

時節正遷鶯

遷鶯不專

言科第凡仕途遷轉皆用之如蘇味道

詩遷鶯遠客聞也餘詳獻禮部魏公

浩曰嶺雲江月必在桂府時也

異俗二首

自註時從事嶺南徐曰此詩載平樂縣志原註下又有偶客昭州四字

鬼瘞朝避

禮記孟秋行夏令民多瘞疾文選東京賦注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已而爲疫鬼一居江水

爲瘞鬼一居若水爲罔兩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按他書引此每有誤字朱曰賓退錄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方士逃瘞功臣閣下自唐已然按幽明錄河南楊起少時病瘞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以譴効百鬼乃晉時人已有然矣

春寒夜夜添

徐曰嶺南北氣恒暖連雨卽復淒然廣西通志三春連暝而多寒

未驚雷破

柱

曹嘉之晉紀諸葛誕以氣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

自若世說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

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注曰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按作書御覽引之作讀書

不報水齊簷

作

欄錢曰未驚不報習以爲常也

虎箭侵膚毒

桂海虞衡志

蠻箭以毒藥濡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草

爲魚鈎刺骨鈎

按題曰異俗虎箭魚鈎當以民俗射虎捕魚言之也朱氏引嶺表志鱷魚尾有三鈎遇鹿

豕卽以尾戰之此語余未見而吳時外國傳廣州異物志嶺表錄異諸書鰐魚長者二三丈狀如鼴一目四足修尾喙長六七尺舉

止趨疾口森鋸齒其利虎及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鹿走崖岸上羣鰐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所得皆不言鈎也朱氏所引

本沈括筆談而筆談又云士人設鈎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鰐尾而食之則爲所斃余謂此泛言捕魚不專指鰐其意則借寓

唐鳥言成譟訴

舊皆作詐今從朱本後漢書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文選北山移文牒訴佗傺

裝其懷增韻牒通作譟桂海

多是恨形襜

一作襜周禮巾車有容蓋鄭

虞衡志牒訴券約多用土俗書司農云容爲襜車山東謂之裳幘按形襜卽傳車赤帷詳道靜

戶盡懸秦網

桂海虞衡志桂林城北有秦城相傳始皇發戍五嶺之地晉書殷仲堪傳秦網雖虐游之而不

罟之利開於秦則法網亦始於秦也朱氏謂網罟之桂海虞衡志山猪卽豪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

未曾容獵祭

禮月令孟春獵祭魚王制

只是縱豬

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按當卽所謂猪都也

都

桂海虞衡志山猪卽豪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爲羣以害禾稼州洞中甚苦之

朱氏

舊註

西陽雜俎諾臯記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

一姓姚

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烏都皮骨

爲猪都婦女爲入都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

都在樹尾者名烏都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履屐治

脚氣按又檢寰宇記汀州下引牛肅紀聞與諾臯記略同而言

男女自爲配偶又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亦鬼之流也必非所用故

附存以點對連鰲餌後漢書呂布傳

縛虎符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搜求

訂其誤點對連鰲餌連六鰲程曰點對疑唐人方言

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真誥

楊羲受中黃

制虎豹符何曰

似有刺貪之意

賈生兼事鬼詳下

賈生二首宋

之間詩代業京華裏遠投魑魅鄉元結詩吾

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唐人投荒之慨類然

之田曰聲格似杜不必於工處求

之錢曰句句實賦紀事體如是

昭郡

一作州舊書志昭州平樂郡屬

此編見萬花谷

續集廣西路
昭州題詠

桂水春猶早

見海
上謠昭州一作

日正西通典昭州取昭潭爲名潭州亦取昭潭

爲名則彼此皆有昭潭昭州有昭岡潭只在江中蓋因岡爲名粵西通志昭潭在平樂府城東下有十六灘湘中記或謂昭王南

征沒於此潭因名虎當官路郡國志昭州夷人往

猿上

驛樓啼繩爛金沙井

〔方輿勝覽〕平樂縣志金沙井在平樂府治東

所詠也近爲僧
墳不可復問

松乾乳洞梯

〔新書志〕昭州恭城縣有鐘乳穴十二在銀帳山

吁

英華作呼誤
又一作殊

可駭仍有醉

英華作酒誤

如泥

〔後漢書儒林傳〕周澤爲太

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以干犯齋禁收送詔獄
謝罪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注曰漢官制此下云一日不齋

醉如泥鄉音殊足駭人我惟以醉自遣

〔浩曰〕淵鑑類函州郡部廣西引義山詩三條城窄山將壓四
句桂水春猶早四句又有集中所無者四句云假守昭平郡當
門桂水清海遙稀蚌迹峽近足灘聲不知從何採取似據永樂
大典且內府多古籍也杜氏通典云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
是牧守所自置署政多苟且不議久長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
送故勞弊極矣唐時州縣闕官幕府得自置署史傳中以幕職
攝郡縣者頗有之如舊書薛戎傳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爲從事
累月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可類證
也義山時蓋攝守昭郡因非朝命故云偶客耳得此一解三篇
情味乃出灘聲疑猿聲之誤卽猿上驛樓啼之意方與蚌迹對

賈生

〔徐曰〕磧砂唐詩作杜牧詩

宣室求賢訪逐臣

〔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

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史記賈生傳〕賈生徵

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餘詳前詩數日與東風不與周郎便二句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絕工者以氣韻衰颯天壤開寶

浩曰義山退居數年起而應辟故每以逐客逐臣自喻唐人習氣也上章亦云賈生事鬼蓋因嶺南瘴癘之鄉故以借慨不爲議論解者乃以

李衛公

舊書傳會昌四年八月德裕以平劉稹功進封衛國公大中初罷相歷貶潮州司馬崖

州司戶參軍
卒詳年譜

絳紗弟子音塵絕

見過崔充海宅

鸞鏡佳人舊會稀今日

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鷓鴣飛

吳錄交趾有木棉樹高大實如酒盃中有綿

如絲之綿可作布名曰繅一名毛布羅浮山記木棉正月開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有綿甚白餘見桂林路中

徐曰唐摭言李德裕頗爲寒畯開路與首句合新書傳德裕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與第二句不符然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本名謝秋娘李德裕鎮浙西爲亡姬謝秋娘製則聲色之娛自不能免特無專房之嬖耳

浩曰首句非指孤寒衛公門下士固多也續博物志云衛公好餌雄朱有道士李終南借以玉象子令求勾漏瑩徹者致象鼻下象服之復吐出人乃可服衛公服之有異乃於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斯事或非無因似次句之類矣下二句不言身赴南荒而反折

其詞與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同一筆法傷之非幸之也徐氏謂義山黨牛故於衛國多貶詞是不然

題鸞

眠沙臥水自成羣曲岸殘

一作斜陽極浦雲那解

一作暇

得作將心憐孔翠

孔翠羣翔一蜀都賦

羈雌長共故雄分

謝靈運詩羈雌

聖女祠五排

戀舊侶餘見

程曰孔翠以有文章爲人羅致此天末羈孤之感也浩曰更有意在焉鸞喻同舍之無愁者羈雌自謂言爾等豈能知我

愁心哉必嶺南作矣

寄令狐學士

太中二年綯以考功郎中充翰林學士詳年譜

祕殿崔嵬拂彩霓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立靈光之祕殿班固西都賦正殿崔嵬層構又曰虹霓迴

帶於曹司今在殿東

萬花谷引之作中

西

程曰曹司謂諸曹郎中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

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南別戶東向弓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綯以郎中充學士故云唐會要德宗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

按此則言在天子左右也

賡歌太液翻黃鵠

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

從獵陳倉獲碧雞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二千陳倉

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
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雖以一牢祠命曰陳寶括地志二五
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云晉太康地志二五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
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燭常在地中
食死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燭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
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
祠之搜神記二五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按史記
秦本紀文公三年東獵四年居汧渭之間十九年得陳寶乃宋書
符瑞志二云秦穆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間
至文公爲之立祠名曰陳寶祠夫穆公乃文公曾孫德公之少子
何宋書之舛也漢書郊祀志又云宣帝卽位或言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可醮祭而至於是遣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如淳曰金
形似馬碧形似雞九州要記禹同山有金馬碧雞之祠此別爲一事詩乃誤合之文集亦然

掌迴

屢見

夜吟應訶玉繩低

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註繩能直物溝謂作器玉繩玉之爲言溝刻也宋均

謝朓詩玉繩低建章

鈞天雖許人間聽

呂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

史記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吾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此頂上以喻絪之詩文

閭门門多夢自迷

左傳晉政多門此兼用建章宮千門

意萬戶

〔何曰〕五六洗發崔嵬二字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流落人間者九闔萬里夢不得到而君則曉飲夜吟其中固不啻濁水汙泥清路塵也結句本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兼之尊卑閑絕也〔浩曰〕義門又云以溫飛卿投蕭舍人詩相較兩人相去不啻三十里今玩溫作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寫內相之任重望高未必遜此也論其大勢溫不如李之盤鬱

鈞天

上帝鈞天會衆靈昔人因夢到青冥

〔何曰〕庸才貴仕皆所謂因夢

到青冥也伶倫吹裂孤生竹

〔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

於解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日舍少次制十二筒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周禮〕孤竹之管却爲知音不得聽

〔楊曰〕賢者不必遇遇者不必賢人世浮榮况同

一夢〔徐曰〕與上章同作暗謂子直兼自傷也

玉山

玉山高與共閻風齊

〔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注曰穆天子傳謂之羣玉山山見其阿平無險四

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干洲記〕崑崙山上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曰閻風巔

〔戶子〕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顏延年詩〕玉水記方流

泥〔西山經〕峩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史記〕大宛

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
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何處更求回日

馭此中兼有上天梯

崔駰大將西征賦升天梯以高翔王逸九思緣天梯兮北上按史記崑崙

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括地志天竺國在崑崙山南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入地惟餘十二蹬二句似用之

斛龍休睡

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桐拂千尋鳳

要棲

枚乘十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餘屢見

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

罷好相攜

晉書載記呂纂傳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此句不重赤字實暗用蕭史吹簫夫妻同鳳飛去故

日相攜詳前註以比朋友詩家常例也

浩曰吳氏發微謂爲綯作信然蓋首聯比內相之清高次聯言只此可恃奚用他求三聯言我欲相依爾休不顧結更醒出援手之望綯爲楚子故曰才子爲翰林故曰神仙必點明才子者冀其承父志而愛我也余初疑集中前人泥指令狐者未可盡信及訂明全集乃知屬望子自此而下篇什極多蓋其始既有深慰其後子直得君當國義山必不能舍此他求故不禁

言之繁也讀者勿疑

燈

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

莊子火自煎也

花時隨酒遠兩

幕一作後背窗休冷暗黃茅驛

嶺南多瘴御覽於容州引郡國志曰春爲青草瘴秋爲黃

茅瘴柳柳州詩瘴江南去入雲烟將盡黃茅是海邊

曉明紫桂樓

見酬令狐見寄又御覽引漢武內傳云紫

桂宮太上丈君人處之

錦囊名畫

古子夜歌明燈照空局依然未有

期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

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影隨簾押

轉

漢武故事甲帳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爲篾

光信簾文流客自勝潘岳

見後擬意

石城詳見後

因應留半畞迴照下幃羞

陳啓源曰梁紀少瑜殘燈詩惟餘一兩畞纔得解羅衣結語從此化出

浩曰此桂府初罷作也首二句領起通篇皎潔言不負故交前款言屢遭失意自求二字慘甚三四句昨春從行而背京師

五謂行近桂管六則抵桂幕七八不意其遽貶也何處一聯言倏喜倏憂入世皆然影隨二句謂蹤跡又將流轉結二韻謂兩

矣終合定有餘光之照雖未見明切子直而此外固無人矣正應轉首句

送鄭大台文南觀

按舊書傳畋尉渭南直史館事未行父亞出桂州畋隨侍左

右而其自陳表則曰作尉畿南兩考免罷則畋實尉渭南史傳自相歧誤矣循在桂之東南題曰南觀不

曰隨侍起句又用黎壁必台文罷尉赴桂亞已赴循故急爲南觀時義山則自作歸計矣新書傳云擢渭

南康父喪免亦有小疎朱曰北夢瑣言載畋生于
桂州小字桂兒時監軍西門思恭赴闕亞餞於北郊
以畋託之考舊史
及此詩知其謬矣

黎辟

辟壁
字通灘

聲五月寒

宋之間下桂江縣黎壁詩前激連山分上半吼沫跳急浪合流

環峻灘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寰宇記昭州平樂江中有懸藤

灘犁壁灘按平樂江與桂江接合文自桂州昭州而南至循省觀

也舊

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告歸質賜絹一匹威

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註誤

南風無處附平安君懷一匹胡威絹

宋之問下桂江縣黎壁詩前激連山分上半吼沫跳急浪合流

云日陽秋胡威少有

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告歸質賜絹一匹威

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爭拭酬恩淚得乾

錢曰何其雅而切

獻寄舊府開封公

按舊新書志傳表唐初鄭州

滎陽郡又以所屬浚儀開封置

汴州陳留郡鄭氏在漢居滎陽開封晉置滎陽郡遂

爲郡人鄭善果周時襲父誠開封縣公至唐改封滎

陽郡公唐之鄭氏皆封滎陽而此曰開封稍晦

之也東魏曾置開封郡後齊廢見魏隋書志

幕府三年遠

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

幕崔駰與竇憲牋野幕爲府前世封青

故事也

然皆須數句以成文互見送劉五經

書論秦逐客見哭

蕭詩賦續楚離騷屢見

理南溟闊

見洞庭魚

天文北極高

爾雅星名後漢書

北極謂之北辰李固曰陛下之有

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酬恩撫身世未覺勝鴻毛

言身

所酬恩輕於鴻毛也詳見上杜僕射

浩曰朱長孺諸人皆誤以爲令狐楚今考定楚鎮宣武義山尚在童年嗣乃在天平幕未久而楚徙河東安得追稱開封公哉且亦無三年遠之情事况唐人最重犯諱雖生時未諱何得犯其名於獻寄哉皆必不可通也今細審之是寄鄭亞於循州者首聯謂遠隨三年叨其知遇三四累承說下唐人每以罷官爲逐客義山久不調亞特奏充幕官而乃得至湘南用詞精切五謂循州六以還朝祝之亦暗寓天高難問之慨結則自愧無能報恩致効也黨局猜嫌故製題稍隱余初妄爲詮解亦謬甚矣此當在送台文

南觀時後今附此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崔八崔珏未可合一詳送崔珏往西

川隋書志

澧陽郡澧陽縣有藥山道源曰稽古略藥山惟儼禪師爲始祖太和六年入寂融禪師或

其後也按唐仲撰碑銘惟儼終於文宗嗣位明年十二月非六年也

共受征南不次恩

後漢書紀光武建武二年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

按彭傳屢稱征南異傳並無此號通典則謂征南將軍光武二年以馮異爲之也晉書羊祜爲征南大將軍此亦爲征

西大將軍按彭傳屢稱征南異傳並無此號通典則謂征南將軍光武二年以馮異爲之也晉書羊祜爲征南大將軍此亦爲征

南之最報恩惟是有忘言

莊子得意而忘言高僧傳惠可立雪斷臂求法於達摩達摩曰我著者

法一心不立文字徐

巖花澗草西林路

蓮社高賢傳立雪斷臂求法於達摩達摩曰我

日佛氏有報恩經

慧永

太元初至尋陽乃築廬山舍宅

蓮社高賢傳立雪斷臂求法於達摩達摩曰我

爲西林按慧一作惠

未見高僧且

何曰榮只見猿紅鬱悶四

句中無限曲折

(浩曰)山境在澧州朗州之間洞庭湖之西也其東南至長沙四百里北至江陵三百里故解者謂桂管歸途之作今細參前後事跡此說定是

漢南書事

爾雅陽按

漢南曰荊州注自漢南至衡山之唐時稱山南東道治所襄州曰漢

南荆襄地勢同也舊書紀通鑑會昌五六年黨項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發諸道兵討之至大中四五年連年無功戍饋不已上頗知邊帥欺奪其羊馬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李福爲夏綏節度使面加戒勵上頗厭用兵議遣大臣鎮撫以宰相白敏中充招討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平夏党項平又奏南山党項亦請降詔并赦使之安業詩蓋自桂歸途經荆江時作

非書漢南之事

西師萬衆幾時迴

黨項西羌也味詩意當作幾人

哀痛天書近已裁

(漢書西域傳)上乃下詔陳既往之悔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西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也朕不忍聞贊曰孝武末年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文吏何曾重刀筆

(史記馮唐傳)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吏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剗

(漢書胡建傳)

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

將軍

猶自舞輪臺

(漢書李廣利傳)烏孫輪臺易苦漢使貳師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不下攻

數日屠之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舊書志)

隴右道北庭都護府有輪臺縣有輪臺州都督府此聯謂無入案責邊將之罪

幾

時拓土成王道

(吳都賦)拓土盡疆界

味詩意幾時二字誤

從古窮兵是禍胎

(魏志王朗傳注)車駕既還詔二公曰窮兵續武

古有成戒

(枚乘奏吳王書)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王樓長御白雲杯

(玉樓在崑崙山白雲亦仙事)

萬壽

(書)好生之德治于民心餘見謝往桂林

王郎瑤池宴飲之義

荆門西下

(後漢書郡國志)南郡夷陵有荆門虎牙山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岸有山名荆

門北岸有山名虎牙

(盛宏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

十里餘詳風

(按)宜都卽夷陵唐時峽州也荆門之

下爲荆江西通巴峽南會重湖

一夕南風一葉危荆門

諸本皆作雲。朱曰：疑作門。

按今據佩文韻府所引改。

夏雲時

荆門志地夏雲紀時或謂從荆門之雲。

人生豈得

輕離別天意何曾

一作嘗

已嶮巇

東方朔十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

巇骨肉書題安絕徼

戊籤作忘紀復袁曰安者不能致之意。按亦可疑。

蕙蘭蹊

徑失佳期洞庭湖闊蛟龍惡

却羨楊朱泣路岐離

席錢曰路岐在平陸無風波之險

浩曰此篇移易數過而終難定也偶成轉韻篇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檣荆江中與此荆門南風相合則西下者自西而下也迴望二字一章之主洞庭蛟龍亦從迴望反之此解近似惟中四句不兼桂管罷貶之差轉類初經別離之態此則可疑也或謂詩中僅一危字無破帆壞檣之奇險從前湖湘之遊安知不亦遭風危懼通典破州西至巴陵郡一百九十里巴陵郡則南至潭州矣故曰西下而預愁洞庭之闊也此似於中四句情事較合亦可備一說愚交惑於胸因念千載之後欲追溯千載以前江湖行役之確程固必不可得矣兩存之俟後人審定耳

又曰與風五律之來鴻別燕時令迥異彼則大似入蜀之程與此必宜分編但亦無能細定也

舊將軍

雲臺高議正紛紛

後漢書 中興二十八將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於南宮雲臺其外合

三十二人江淹上建平王書

高議

雲臺之上

誰定當時蕩寇勳日暮灞陵原

上猶李將軍是舊

一作故

將軍

漢書

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浩曰潘呻謂此詩追感李晨而發不知平久經圖像者不復况當時雖張延賞間之奪其兵柄亦何至如所云也午橋謂慨李衛公極是余更切證之新書紀文大中二年七月續圖功臣於凌烟閣事詳忠義李愬傳後時必紛紛論功而李衛國之攘回紇定澤潞竟無一人訟之且將置之於死地詩所爲深慨也舊書傳贊云嗚呼烟閣誰上丹青憤歎之懷不謀而相合矣義門謂爲石雄發亦通然衛國之廟算乃功人也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

爾雅 輔黃圖

宮中衛謂之壺計巷閭間道

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庭置獄焉

按後人只以閑冷言之

上痕無限

見交城舊莊

人去紫臺

秋入塞

文選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此謂一離宮闕便遠至異域與杜詩一去紫臺連朔

漠同兵殘楚帳夜聞歌

史記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是何意

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詩歌數闋泣數行下

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

青袍送玉珂

服虔通俗飾勒曰珂西京雜記長安盛飾鞍馬皆白蜃爲珂玉篇珂石次玉也亦瑪瑙潔白

如雪者一二云螺屬餘見鏡檻

馮鉞吟曰句句是淚不是哭又曰起承轉合訓蒙之法也如此詩三體詩瀛奎律髓全用不著矣錢曰陸游效之作聞猿詩亦然浩曰香山中秋月已有作法此則尤變化矣初疑義山抑塞終身窮途抱痛之作然繩之以理末句之可傷何反勝於上六事歟况以自慨復何用問諸水濱此必李衛國疊貶時作也唐摭言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之句與此同情上六句興而比也首句失寵次句離恨三四以湘淚指武宗之崩峴碑指節使之職衛公固以出鎮荆南而疊貶也五謂一去禁廷終無歸路六謂一時朝列盡屬仇家用事中自有線索結句總納上六事在內故倍覺悲痛不悟其旨則大失泥京師此義山獨創之絕作也

亂石

虎踞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減雨

一作水

痕生

左傳隕于宋五年書傳

不須併礙東西路哭殺廚頭阮步兵

云晉書傳阮籍聞步兵

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二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又曰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徐健菴曰不但窮途之悲兼有蔽賢之恨何曰既不得挂名朝籍并使府亦不安其身所爲發憤也浩曰別有深意焉亞坐德裕事而貶義山緣此廢滯矣上二句指李黨之據在要地者一日光燄忽衰漸形蕭颯下二句恐其勢將累我

槿花

風露淒淒秋景繁可憐榮落在任誤朝昏未央宮

裏三千女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不由徑路

但保紅顏莫保恩

浩曰數鄭亞在桂一年遽貶

陸發荆南始至商洛

荊州卽荆南新書志關內道商州上洛郡商洛縣

東有武關

昔去真無素

一作奈朱曰一作素非按今從仿宋本漢書江充傳以教敕亡素者王褒四子講德論非

有積素累舊之歡按有素無素交遊間習語也此謂與鄭亞非舊交忽承其薦辟今忽然罷歸皆非意料也若作無奈殊淺率矣

今還豈自知青辭木奴橘

通典朗州武陵郡龍陽縣沅水入縣界歷九洲洲長三十里

卽李衡種甘所
餘見故番禺侯

地仙謂

四皓 四皓謂

四海秋風闊千巖

當暮景遙向來憂際會猶有五湖期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浸五

湖（吳越春秋）范蠡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二句與永憶江湖一聯同意今則際會尚不可知况五湖哉

（楊曰）從鄭亞幕還京途中作

（浩曰）頗似破帆壞

漿於荆江乃從陸路由夏及秋當至故鄉與東都也

歸野

行李踰南極

（左傳）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劉向十數）權舟航以橫濶兮濟湘流而南極曹植詩南極蒼

梧野游盼窮九江

（按）王制古九州之地南不盡衡山故衡湘云南極也

旬時到舊鄉

（書）至于旬時傳曰

似言百日

楚芝應徧紫

（水經注）楚水出上洛縣楚山四皓隱於楚山（寰宇記）商山又名

地肺山亦稱楚山

（按）史記索隱商洛之間秦楚之險塞故每稱楚餘詳四皓廟

志

陽郡穰縣鄧縣

（文選南都賦）穰

渠以溉水春河漕注

曰水春卽水碓也

（舊書志）鄧州南陽郡

渠以溉水春河漕注

卽帝也亦謂酒旗

（春秋元命苞）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張衡遇天大象賦）酒旗緝醺以承歡（史記索隱）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

社故山歸夢喜先入讀書堂

（姚曰）身未到夢先到也

(浩曰)衡在潭州南數百里在桂州東北千里故朱氏曰云踰南極必歸自桂林也余初疑其或前之潭州歸時今定爲桂管矣歸途

楚澤

夕陽歸路後霜野物聲乾集鳥翻漁艇殘虹拂馬鞍

(何曰)三
四是澤中

劉楨元抱病

(見崇讓東亭醉後)

虞寄數辭官

(南史)

虞寄字次安梁大同中爲宣城王國常侍閉門稱疾惟以書籍自娛入陳文帝手勅用爲衡陽王掌書記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寄辭以疾王於是命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

白祐經年卷

(急就篇注)衣裳施裏日祐

(楊曰)謂在桂湍暖經年不着也

西來又一作早寒

(楊曰)從桂入朝途中作

(浩曰)午橋以數辭官謂東川罷歸東川豈常暖哉桂府之罷儘可云數辭官矣

(又曰)以上三首或同時或異時無

可再訂且類編之

戊辰會靜

(一作靖誤)

中出貽同志二十韻

(戊辰大中二年)

(浩曰)也本集詩題如紀年則辛未七夕壬申七夕紀月日則正月十五夜二月二日之類無有以干支紀日者是年自桂歸來後又有巴蜀遊蹟中間似無暇有此然暫歸故鄉及東都而又出行亦可也唐時崇尚道矣

教義山舊有學仙玉陽東之事正與相合矣朱氏謂道家忌戊辰戊戌戊寅之日不須朝真余初以入道

秘言六戊日望三素雲其他有六戊日拊心祝六戊服氣法而辨朱氏之非皆誤以紀年爲紀日耳

〔登真隱訣〕有入靜法燒香入靜朝神願得正一三天無灌養形神長生久視得爲飛仙〔又曰〕每入靜出靜

漱口當以水

大道諒無外

〔莊子〕至大無外謂之大

會越自登真

陶宏景有登真隱訣二十

丹元子何索在己莫問鄰

〔黃庭經〕心神丹元字守靈

〔又〕心部之官蓮含華下有

童子丹元家〔又〕真人在己莫問鄰何處遠

索求因緣〔按〕鄰字暗點同志已醒全題

〔度人經〕尊神珠靈裙華蒨粲〔漢武內傳〕

上元夫人腰鳳文琳華之綬

君〔按〕有修九真中

道之法〔道書習見〕

翔九真君

〔九真中經〕有九宮名曰九真

甲旬〔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

十一事授帝〔真誥〕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戲擲萬里火

〔度人經〕擲火入衝聊召六甲

瑞簡玉簡道書習見〔真誥〕

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翔九真君

〔九真中經〕尊神珠靈裙華之綬

被靈誥〔瑞簡玉簡道書習見〕許長史曰欣想靈誥

〔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

府誤開七門注謂七竅

〔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

〔黃庭經〕負甲持符

〔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

開七門注謂七竅

〔真誥〕老君佩神虎之符

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雲笈十籤〕九星之精化爲五鈴神符威制極天之魔召攝五方神靈

〔又〕仙道

絳節何髡髡

〔說文〕號吟弄東海若

莊子秋水篇河伯順流東行向若進也而嘆北海若曰餘見聽雨後夢作

倚

笑一作笑扶桑春

見畫松

三山誠迴

一作迥非

視九州揚

一

塵

見海上節昌谷詩遙望齊州九點烟之意以上敘行法飛神下乃述懷

我本玄元胄

一舊書紀高

宗

乾封元年行泰山封禪之禮還文毫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稟華由上津

傳神仙

子母感大星而

有娠受氣於天人勝處虧犯則墮奉持之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惡

按道教亦相類

沈爲下土民

漢武內傳下土濁民

質屬太陰鍊形復爲人

南岳魏夫人傳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刎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衛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勝於昔日未死之容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

誓將覆宮

作一官

澤

廣韻復房大切返也覆芳福切反覆按復覆義相類

安此真與神

黃庭經不煩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又腦神精根字泥丸又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注曰三丹田三洞房合三元爲九宮中有九真神經又有云顏色生光金玉澤存此真神勿落落登真隱訣凡頭有九宮其經皆神仙爲真人之道真官司命經之要言道源曰

腦有九宮卽還精補腦之義

按還元辰本宮之澤按腦有九宮卽還精補腦之義

龜山有慰薦

集仙錄西王母者九靈大妙

龜山金母也女子登仙者咸隸之

漢書趙廣漢傳

南真爲彌綸

南岳魏夫人傳太微帝君授夫人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真誥所呼南真卽夫

人也

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道

真誥許長史曰仁德流映高塵彌綸

圃臺上有積石圃西母宴會之所餘屢見王母會真仙作樂命侍女吹笙擊金之類道書屢見

火棗承天姻

真誥晉興寧三年衆真降楊羲家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年可十三四許紫微夫人曰此太虛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詣龜山學道成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真妃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

簫真妃手握三棗一枚見與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各食之真妃曰君師南真夫人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敘因緣君不得有謙飾因作一紙文相贈紫微夫人復作一紙

文曰今我爲因緣之主矣真妃又曰宿命相與願儻中饋內藏真方非有邪也南嶽夫人授書曰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真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益又雲林夫人答許長史曰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

九皇上帝經注曰

火棗在人體中在於心室液精內固開花結實胞孕佳味

宋書后妃傳閭閻有對本隔天姻此以火棗言真妃手握之棗

科車遏故氣

遁甲開山圖霍山南岳儲君來或駕科車或駕龍虎真誥人臥室潔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

故氣又遏穢垢之津路按舍其故氣乃可得仙亦兼吐故納新之義故氣字道書屢見科車俟再考

侍香傳靈

芬

一作氛侍香之童如玉女玉童之類見和韓錄事

飄飄被青霓婀娜佩紫紋

青霓衣也紫紋綬也（楚詞）青雲衣兮白霓裳此類之言被服者道書中極多皆小異大同

下仙不與羣

（登真隱訣）上品居上清中品處中道下品居三元之末

丹泥因未控

丹泥卽丹元泥丸之所在也控者如道書之論胎息真仙謂三魂神領腦宮元神遊於上天也蓋葆氣成神方尸解而登真矣正應上宮澤句舊註誤

萬劫猶逡巡

萬劫字屢見道書隋書經籍志天地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

則有無量劫矣

荆蕪既以薙

荊蕪卽心中荆棘

周禮薙氏掌殺草

舟

丹誤壑

永無

漚

（陶貞白許長史舊館壇碑）一作因誤莊子藏舟於壑自謂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

淨則此身不死而漚埋

相期保妙命騰景侍帝宸

（雲林右英夫人授許長史詩）來

尋真中友相攜侍帝晨真誥桐柏真人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青蓋真人侍帝晨郭世幹又曰侍帝晨並如世之侍中（按）陶隱居集許玉斧爲東華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而頌曰錫茲帝宸則晨宸通用也此以仙職收到貽同志

（浩曰一篇中旣用王母事而雲林夫人王母第十三女紫微夫人王母第二十女九華真妃本李夫人少女與義山妻系出類同余初謂在東川時心懷永悼托以抒哀龜山四句謂作合成婚科車四句謂王氏之亡頗似的確今而悟箋詩之說每有近似而實不然者若果以此寄哀當更有深摯之情且何以云出貽同志耶其前送從翁東川幕所用已皆女仙蓋學仙時多與默敘行藏則大可也戊辰必爲紀年必非悼亡後矣

河清與趙氏昆季謙集得擬杜工部

(通典)

河南府河清縣南臨黃河左傳云晉陰即此
新書士心會昌二年隸孟州尋還屬河南府

勝概殊江右佳名逼渭川

取清江清渭以點河清

虹收青嶂雨

鳥沒夕陽天客鬢行如此滄波坐眇

眇一作然

一作歲

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朱弁曰真老杜語也按眇微也亦遠也杳眇遠視貌於義自通不必定作渺

地漂蕩釣魚船

寓懷

原編集外詩

綵鸞餐顥氣

楚詞浪六氣而飲沆瀣兮西都賦一鮮顥氣之清英

威鳳入

一作食誤

卿

雲

漢書宣帝紀威鳳爲寶注曰鳳之有威儀者與尚書鳳凰來儀同意史記天官書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困是謂卿雲

長養三清境

三洞宗元三清玉清上清太清也亦名三天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也太清

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聖〔太真科〕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

清太追隨五帝君

〔史記〕天神貴者太一佐者五帝

烟波遺汲汲

〔家語〕

蘧伯玉汲汲於仁

〔公〕增繳任云云

〔戰國策〕射者方將修其羊傳及猶汲汲也

〔史記〕留

侯世家羽翮已就橫絕四海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家語〕皆曰云云〔漢書〕汲黯傳吾欲云云

下界圍黃

道

〔卽環拱之意見見後述德抒情詩〕

前程合紫氛客

〔見海〕金書惟是見〔武帝內傳〕

尊母欲得金書秘字授劉徹

〔黃庭內景經序〕黃庭內景經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帝金書

〔一名東華玉篇〕登真隱訣謹讀金

書玉

王管不勝聞草爲迴生種

〔十洲記〕祖洲有不死之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

經已死三日以草覆之皆活

〔述異記〕述異記草三莖

漢武時日支國獻活人草三莖

〔十洲記〕聚窟洲有返魂

樹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煎如黑錫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檀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一種六

名香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

香氣却活以熏死人更神驗

〔海〕明三島見〔卽三神山見海上蓬〕

天迴

九江分

〔禹貢〕荊州九江孔騫

〔舊作舉一作褰〕道源曰當作騫

樹無勞援

〔高上太素君曰〕月中樹名騫樹

〔一名藥王〕凡有八樹在月中也得食其葉爲玉仙身如水精琉璃餘詳後

〔按嘉禾之爲瑞者亦曰神禾不如玉海引述異記堯時十

用耘

〔瑞有神禾生與宮中芻化爲禾是二事也〕尚書中候堯時

十

嘉禾滋連詩含神霧堯時嘉禾莖三十五穗梁簡文帝謝長生米
啓堯禾五尺未足稱珍皆此神禾也別本述異記作神木生蓮者
誤柳子厚請復尊號表神禾嘉瓜亦用此也朱氏引真誥
鄆都山稻名重思杜瓊賦曰神禾鬱乎浩京非所用也

鬪龍

風結陣惱鶴露成文

江淹別賦

露下地而騰文餘見酬別令狐

漢嶺

一作殿

霜何早

似謂秦嶺詳
南山趙行軍

秦宮日易曛星機拋

一作呈

密緒

月杵散靈芬

一作氣與第四韻複今從戊籤
馮衍顯志賦

揚屈原之靈芬

陽鳥西南下

見崇讓
宅東亭

相思不及羣

何曰義山有
極似庾子山處

浩曰此明爲子直作也首二兩聯美其羽儀以名家子而早
爲朝貴也三四五聯由吳興內擢遂居禁近烟波指湖州縉繖
比忌之者謂速離水鄉人不能阻也六聯指己之冀修舊好七
聯言蓬山望而難親交情恐分而難合也騫樹句逆溯助之得
第神禾句比爲其所棄言昔者豈無藉爾之援今日反同非種
之鋤乎鬪龍比黨局惱鶴比見怒也言惟朋黨相爭遷怒及我
也漢嶺句似歎令狐楚之卒秦宮句傷已宦於京之不久星機
二句承上喻己之外遊也結曰陽鳥西南而歎相思之阻其爲
自桂管歸來無疑所以不屬之東川時
者以中多翰苑之語尚未及秉鉤也

無題

原編集外詩

萬里

鼓吹
作事

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

楚詞
君不行兮夷

猶注曰碧江地沒沒字當誤或疑作脉未可定元相引黃鶴沙邊亦

少留

(通典)江夏縣漢以來沙羨縣(荊州圖記)夏口城西南角因磯爲高是名黃鶴磯(述異記)荀瓌字叔偉憇江夏

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乃駕鶴之賓也賓主歡對辭去跨鶴騰空(唐閣伯里黃鶴樓記)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南齊書)

益德冤魂終報主

(蜀志)張飛字

(益德領巴

西太守餘見籌筆驛冤魂報主事未詳

阿童高義

鎮橫秋

(晉書羊祜傳)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

(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加龍驤將軍(北山移文)霜氣橫秋事亦未

詳舊注引濬守巴郡禁巴人不得棄子事絕無當也益德被害事在閬州士治則久在益州義山茲行似爲益州他詩又云望喜樓中憶閬州自注此情別寄則固當有意在或借古人以寓其姓非用古事也徒誣其粗迹則一死一生皆有功義引起長無謂之慨

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

一作賢

共白頭

(何曰)此篇未詳

(浩曰)似因破帆荆江驚魂方定故曰萬里風波也不得已而又就扁舟故曰憶歸初罷更夷猶也三句

謂沿江之境相連四句小駐橈於武昌也曰亦少留者似追憶會昌初鄂岳之役今又少留於此也一結極淒婉惜五六無可

曉耳舊解泥作東川絕不通矣

江上

萬里風來地清江北望樓雲通梁苑路

梁苑汴宋之境屢見

月

帶楚城秋

江鄉固皆楚境

刺字從漫滅

後漢書一爾衡避難荊州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刺字漫滅

歸途尚阻修前程更烟水吾道豈

淹留

浩曰江程寓懷之作三四左右顧望下言無所遇合更向客途而意在急歸也

風

迴拂來鴻急斜催別燕高

禮記仲秋之月盲風至鴻雁來元鳥歸季秋之月鴻雁來賓

已寒休慘淡更遠尚呼號楚色分西塞

水經江水又東過夷陵

縣南歷峽東逕宜昌縣北又逕狼尾灘黃牛山西陵峽出峽東南流逕故城北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過夷道縣北又南過江陵縣南注曰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闔徹山南有門象虎牙在北石壁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峻急夷音接下牢

新書志夷陵郡夷陵縣西北二十八里有下牢鎮有黃牛山元和郡國志隋於此置峽州

歸舟天外有一爲戒波濤

田日仁及萬物之

意

〔浩曰〕來鴻別燕深秋時令迴拂斜催形容風勢凡自東而西入蜀者過荆門至下牢乃入西陵峽經黃牛山五六正與下章之灘激黃牛相貫其爲水程上巴峽審矣乃結云歸舟者又不可合蓋江波風信行役常遭其間細蹤何由追核只可就本詩玩味耳

九日

〔錢曰〕一本下有懷令狐楚府主六字〔按〕果有六字可以息衆喙然或後人所注必非原注

余未
之見

曾共山翁

一作

把酒時

一作卮〔按〕晉書山簡鎮襄陽惟酒是耽詳後河東公樂營置酒簡稱山

公亦稱山翁後人每言嗜酒山翁如李白詩笑殺山翁醉似泥也山濤史亦言其飲酒至八斗方醉然初不以酒名余以太和七年

令狐楚爲吏部尚書而疑當作山

公非也文集明言將軍樽旁矣

霜天白菊繞階墀

一作離

披〔按〕劉賓客和令狐相公翫白菊詩家家菊盡黃梁國獨如霜又有謝庭前白菊花謝書懷見寄詩令狐最愛白菊

〔說〕

十

年泉下無消息

一作人問

九日樽前有所思

一作莫非學漢

臣栽苜蓿

見茂陵以樹物比樹人歎其不承父志

空教

一作還同

楚客詠江離

〔楚詞〕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博物志〕苗曰江離蘿根曰苦蘿

〔說〕

郎君官漸

貴一作施行馬

後漢書哀牢傳太守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卒天子以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

人懼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子選應璩與滿公琰書外嘉郎君謙下之德銑曰滿炳父寵爲太尉璩嘗事之故呼其子曰郎君周禮掌舍設槿桓再重注曰謂行馬漢官儀光祿大夫秩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唐摭言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

東閣無因

一作人

再得

一作許再

得再窺

見哭蕭詩

北夢瑣言

令狐楚沒于絰繼有韋平之拜疎義山未嘗展分

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留題云云

絰覩之慙悵乃局閉此廳

終身不處唐摭言

大中中令狐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唐詩紀事云云

絰乃補義山

太學博士若溪漁隱曰絰父名楚商隱又受知于楚更不避

其家諱何耶程曰

東閣難窺又何從題壁耶有所思非承上

思把酒之時正透下思郎君官貴之日

東閣屬楚非屬絰也曰

官貴猶在絰未相之先若韋平繼拜又不止于官貴矣詩當在

絰爲學士或舍人時作義山自嶺表入朝時也徐曰

楚沒於開成丁巳至大中二年戊辰已十二年尚可舉成數言時絰官

學士亦已貴矣若絰當國則不得云十年且豈僅施行馬哉

浩曰義山於子直既怨之猶不能無望之敢於其宅發狂犯

諱哉諸家之辨已明余更定爲此時途次所作第六句兼志客

程也蓋大中二年絰已充內相故異鄉把盞遠有所思恐其官

已漸貴我還京師尚未得窺舊時之東閣况敢望其援手哉預

爲疑揣不作實事解彌見其佳觀一作詩再可悟矣及三年入

京內寶睽離外猶聯絡屢曾留宿備見詩篇何至不得窺東閣哉本傳所云絢謝不與通亦誤也後人妄撰一宗公案皆不足信故詳引而駁之〔又曰〕韻語陽秋曰絢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絢是不能揆已也論頗平允

搖落

搖落傷年日羈留念遠心水亭吟斷續月幌夢飛

沉

〔文選雪賦〕月承幌而通輝〔莊子〕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投於淵〔後漢書李膺傳〕偃息衡門任其飛沈〔陸雲爲顧

彦先贈婦詩

山海經何曠譬彼飛與沉

古木含風久疎螢怯露深人閑始

遙夜

〔楚詞九辯〕韻妙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應璩詩〕秋日苦短遙夜綿綿

地迥更清砧結

愛曾傷晚

〔秦嘉贈婦詩〕歡會常苦晚

端憂復至今

〔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

暇

未諳滄海路

〔以入海求仙比入朝〕

何處玉山岑

〔謝眺詩〕若遺金門步見就玉

山岑餘見玉山

灘激黃牛暮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

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此巖既高加江湍紆回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按

過下牢次黃牛廟過諸灘及抵秭歸縣界尚見黃牛灘詳放翁入蜀記

雲屯白帝陰

〔郡國記〕公孫述至

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爲白帝城〔通典〕夔州雲安郡奉節縣漢魚復縣地有白帝城

遙知霧灑意

不減欲分襟

謂爾當遙知我相思之苦不減初別也

(浩曰)此寄內詩也。結愛傷晚者久爲屬意而成婚遲也。端憂至今者數年。閑居愁苦赴桂又不久行者居者皆含愁也。未詣二句謂未得入仕中朝而家室聚也。的是此時途次所寄味其意態似小有羈留之况。

(又曰)文集爲李詒孫啓以全力赴

之必故交之深者詒孫會昌五年爲夔州刺史大中一二三年或尚在夔乎

過楚宮

(舊書志)山南東道夔州本巴東郡屬縣有巫山以巫山峽爲名。(水經注)江水又東逕

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北二百步在陽臺古城內卽襄王所遊之地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浮作生盡
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浩曰)自傷獨不得志幾於哀猿之啼矣

深宮

金殿銷香

一作香銷

閉綺櫳玉壺傳點

一作響

咽銅龍

周禮

挈壺氏注曰挈壺水以爲漏。(初學記)殷夔漏刻法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水輿踟躅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躅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李蘭漏刻法以玉壺玉管流珠奔馳行漏狂飈不惜蘿陰薄清露偏

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

屢見

景陽宮裏及時鐘

豈知爲雨爲雲處

一作意

祇有高唐十二峯

按巫山十二峯詩家習見故翁入蜀記曰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當卽十二峯中之朝雲也餘峯名不備引

田曰一彼一此腴枯頓別只有一字寫处偏能含蓄一二點題三謂彼不我憐四謂我猶有戀指昔登第也五謂從桂管湘江而來六謂綴已及時升用七八卽所遇以寄慨與上章託意無殊而吐詞各別真妙於言情者

又曰下半或如浩曰語後情濃是寄內也然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當仍作寄北又曰此時義山於巴蜀間兼有水陸之程玩諸詩

當爐仍是卓文君之寄慨亦通要皆此時作也

夜雨寄北

萬首絕句作夜雨寄內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而此則當以三巴皆可云巴

前後詩會其意也

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浩曰語後情濃是寄內也然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當仍作寄北又曰此時義山於巴蜀間兼有水陸之程玩諸詩細分確指

因書

絕徼南通棧

漢書注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單國志機道千里通於蜀漢按秦機在北劍棧在南

此謂南通劍閣也詳哭蕭侍郎絕徼字不足異杜詩夔府已曰絕塞烏蠻北矣

確指大略嘉陵江畔接近巴山唐爲

巴州利州地江水經此而南趨閬中按地勢雖難

巴州利州地江水經此而南趨閬中按地勢雖難

孤城北枕江

按地勢誤

落天窗

魚靈光殿賦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疎按言其高

朱曰一作錦海

按地勢誤

缸

徐曰杜詩錦石小如錢則可以爲碁矣按川江固多錦石然不聞可爲碁舊本皆作海不可改也

華陽風俗錄鄭縣有鄭池池旁有大竹鄭人剗其節傾春釀于筒閉以藉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達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曰

后蠅等成篇詳

酒

鄭筒生歸話辛苦別夜對凝釭亦寄內詩與上首同次聯旅宿荒涼之景細味詩清實有屬於巴蜀間者而迄無遇合欲歸猶未歸耳下半言辛苦

行役僅爲碁酒之資其何益哉只堪歸而相對

言愁耳其後閬州屢有追慨當於此尋根也

巴江柳

水經江水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注曰巴

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南流歷巴中逕巴郡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

蜀外水也江州縣古巴子之都通典渝州南平郡古巴國謂之三巴引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謂三巴巴縣漢江州縣按唐之

渝州今之重慶府諸水合流於此巴江以地言又以

形言非專以巴水言也凡江水經巴境者固皆可曰
巴江然元和郡縣志云巴江水一名涪陵江是唐人
所習稱者在此也

巴江可惜柳柳色綠侵江好向金鑾殿

兩京記 大明宮紫宸殿

北曰蓬萊殿其西龍首山支隴起平地上有殿名金鑾殿旁坡名金鑾坡五代會要金鑾殿與翰林院相接

移陰

入綺窗

古詩交疏結綺窗左思蜀都賦都護

之堂殿居綺窗暗用獻蜀柳事見垂柳

浩曰二漢書志華陽國志通典諸書古巴子國境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自古言巴在蜀之東偏也唐之梓州厥初亦巴西鄙梓之西北綿州東北閬州皆巴西地然自漢初分置廣漢郡梓潼久屬廣漢至蜀漢又自置梓潼郡故常璩漢中志列梓潼郡於梁州而曰東接巴西南接廣漢蜀志列廣漢郡於益州而曰北接梓潼東接巴郡也其梓潼江涪江水固通巴入漢然卽稱潼江爲巴江則未可矣本集中於梓州則曰巴南也余熟味詩情所云巴江者實有斯時之行役絕非後來東川之幕總以追慨閨中爲隱據也貌似武斷意頗洞微否則何敢妄付哉

初起

想像咸池日欲光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

五更鐘後

更迴腸三年苦霧巴江水

鮑照賦一嚴嚴苦霧

不爲離人照屋

梁見無題
五律

浩曰此將入京謁令狐而作也南史王融傳融詣王僧祐遇沈昭略未相識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首句用此事時令狐猶承恩初爲內相故以初起比之二年者合元年赴桂至此時言之不必拘在巴蜀三年也程氏謂東川流滯之作統觀前後諸篇必不可得

武侯廟古柏

蜀志丞相諸葛亮諡忠武侯成都記先主廟西院卽武侯廟前有雙大

葛柏人云諸手植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闕宮

詩闕宮有恤杜詩先主武侯同闕宮段文昌古柏文武

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

陰成外江畔

寰宇記汶江亦曰外江餘詳病中訪李十將軍

老向惠陵東

蜀志昭烈帝葬惠陵主陵也今有祠存號曰東陵神

陸游跋古柏

圖子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

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

大樹思馮異

見文城舊莊

棠憶召公

詩序甘棠美召公也

葉彫湘燕雨

湘州記零陵山有

石燕遇風雨則飛雨

止還石枝拆

坼同一作折誤

海鵬一作風

屢見拆裂也開也若作折非勁柏矣何曰發古字偏壯

麗玉壘經綸遠

蜀都賦包玉壘而爲宇注曰山在成都西

北岷山界華陽國志玉壘山出壁玉湔水

所出金刀歷數終

漢書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誰將出

師表

程曰出師表乃文選撰此題本傳但云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其第二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按

說見蜀志本傳注

一爲問昭融

道源曰昭融天也程曰本詩昭明有融而組織之

井絡

一章

以類附焉

井絡

蜀志秦宓傳注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曰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賦曰遠則岷

蜀都賦曰上爲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

華陽國志秦以李冰爲蜀守冰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

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

漫誇天設劍爲峯

舊書志劍山卽梁山也其北三十里

有小劍山餘見哭蕭詩

陣圖東聚烟

舊作燕誤江石

舊作口今從戊籜按舊本皆燕江戊籜曰燕

一作烟朱曰燕江無考必變字之訛余以變江字少見亦非鼓吹本有作烟者是也蓋以音訛非以形訛故竟改定水經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注曰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入行行間相去二丈皆圖兵勢行藏之機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荊州圖記八陣圖各高五尺廣十圍甚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

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至冬水退如故桓宣武伐蜀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邊柝西懸

雪嶺松

詳下篇

堪歎

一作笑

故君成杜宇

侍郎

可能先

主是真龍

吳志周瑜曰劉備非久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將來爲報奸

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

華陽國志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人悅之

使使請石牛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按蜀地恃險自古多乘時竊據憲宗時尚有劉闢之亂詩特戒之言先主猶不免與杜宇同悲况公麐輩乎田曰足褫奸雄之魄而冷其覬覦

之心

一何曰一起便破盡全蜀二是門戶三東川四西川四句中包括後人數紙○如此工緻却非補紉義山佳處在議論感慨專以對仗求之只是崑體諸公面目耳

杜

朱曰作辟非

工部蜀中離席

舊書杜甫傳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

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紺魚袋按杜詩年譜代宗廣德二年嚴武復鎮西川表

入幕參軍事永泰元年辭幕歸草堂又離蜀至戎渝忠等州有去蜀五律詩又按唐詩鼓吹注謂懿

宗時東川柳仲郢辟商隱爲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時作故有謂當作辟工部者義既不可通且時與地

皆乖
謬矣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

外使

〔按〕後漢書班超傳注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詳檢史志諸書雪山綿亘遼遠以界華戎而自蜀徼言之

切近松茂維保諸州唐初招撫羌而羈縻之其後皆陷於吐蕃通典曰吐蕃國山有積雪黨項羌漢西羌之別種東界至松州又有居雪山下號雪山黨項者亦爲吐蕃所破而臣屬之故叫蕃南路入寇松維諸處最要衝杜工部詩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又曰松州雪嶺東也互詳述德抒情詩西山的博句下又杜詩已收的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解者謂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州境此皆近松維諸州之雪嶺也其他隨地通稱者不備引

松州猶駐殿前軍

〔通典〕與舊書志

松州交川郡歷代諸羌之城唐置松州有甘松嶺江水所發之源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貞觀初置松州都督府督羈縻州皆招撫黨項羌漸置永徽以後臣叛制置不一〔新書志〕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後故地淪沒詔屯陝州及代宗避吐蕃幸陝觀軍容使魚朝恩舉軍迎扈帝幸其營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後寢盛爲天子禁軍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又自肅宗時置殿前射生左右軍元和中改天威軍八年廢以其兵分隸左右神策矣邊兵多不贍而戍卒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以羸稟賜絲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何日〕此等詩須觀通體荆公只賞文聯猶是皮相

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鑪

仍是卓文君

見寄

〔浩曰〕乍看易解細審則難會也三四若從杜工部時徵之則舊書叶蕃傳代宗寶應二年遣李之芳崔倫使叶蕃至其境而留之廣德二年放李之芳還新書紀廣德元年十二月陷松維二州舊書崔寧傳永泰元年陷西山柘靜等州皆可引證而未能盡符若就義山時言之自太和至大中唐與叶蕃使問不絕而史籍缺略無可詳考矣夫果專論時事則下半何竟不相應凡杜老傷時憂國之篇有如是之安章措句者乎此蓋別有寓意也杜老往來梓閬幸遇嚴公參謀成都義山斯行大有希望於東西川而迄無遇合故三仄承于戈二字略舉軍事言外見旁觀者不得贊畫也其曰世路干戈者兼言人情之爭勝也時必有與之爲難者五六暗喻相背相軋之情非關寫景結則借指其人言竟思據以終老不肯讓入也如此解不特本章線索鉤連且與後之壬申七夕籌筆驛之結聯皆相印合也

〔何曰〕起句尤似杜一則干戈滿路一則人麗酒濃兩路夾寫出惜別如此結構真老杜嫡派也詩至此一切起承轉合之法何足以繩之然離席起蜀中結仍是一絲不走〔按〕何評論詩自妙然亦皮相

夢令狐學士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暉右銀臺路雪

三尺

〔舊書志〕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王者一日萬機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

爲榮例置學士六人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獨承密命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鳳詔裁成

當直歸

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詣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餘見謝往桂林

程曰先寫身世之蒼涼後寫令狐之清貴語最微婉

北禽

爲戀巴江暖

一作好非

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

見哭蕭侍郎

可得值

直吏切

蒼鷹

值如後漢書酷吏傳嗟我樊府君安可更遭值之值戰國策要離之刺慶忌蒼鷹

擊於殿上餘見重有感

石小虛填海

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

鳴自詁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蘆鈎未破

短之分也淮南子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西京雜記陸賈曰乾鵠

知來有乾鵠

見酬令狐見寄

知來有乾鵠

鵠作巢取木杪枝短之分也西京雜記陸賈曰乾鵠

噪而行人至坤雅鵠作巢取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曰乾鵠

何不向雕陵

莊周遊

莊子雕陵之樊睹一異鵠自南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顧而集于栗林周執彈而留之覩一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恍然曰物固相累捐彈而反走知來雕陵合勘方得命意莊子皆言見所利而忘其害也喻己意有所慕而不知人將忌之知來之明不全矣故箋斯集不可不詳引事也

(田曰)意深情苦語厚大異晚唐人
來三四言意在西川而歎人之排擊縱能句謂徒能謁見也五

六頂上致慨結則言其計左矣

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

新書志劍州梓潼

縣有神山(寰宇記)長卿山在梓潼縣治南舊名神山唐明皇幸蜀見有司馬相如讀書之窟因改名(蜀志)譙周巴西西充國人周子熙熙子秀(後漢書志)巴西充國縣分閬中置(通典)閬州閬中郡隋巴西郡唐改閬州果州南充郡隋并入巴西郡唐分置果州屬縣南充西充(按)閬州屬縣南部新政新并皆漢充國縣地劍州之梓潼縣與梓州之爲梓潼郡境相接也此時義山之至成都乃從詩中意逆得之而徘徊於閬果劍梓之間跡更可據若謂後在東川幕使至西川歸而致慨則何必越境至此且在幕尚有數年清態豈可合哉望長卿山不必泥看卽詩中酒鑪之意此章當與後之別嘉陵江水互參閬事在也

梓潼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鑪

蜀記在市橋西卽文

君當鑪滌器處行到巴西覓譙秀

云書隱逸傳譙秀字元彥李雄盜蜀安車徵秀不應桓溫滅蜀上

疏薦之朝廷以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勅所在四時存問

巴西惟是有寒蕪

〔何曰〕傷不遇也相如有監門之薦誰秀有元子之表今不可得矣

〔浩曰〕言至梓潼時所望已虛何更南行訪酒鑪耶及回至巴西而意中所覓亦惟一片寒蕪僕僕往來誠

何謂哉語澹而神味無窮更當於蹤跡外領之也

夜飲

卜夜容衰鬢

〔左傳〕陳公子完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開筵屬異方燭分歌

扇淚雨送酒船香

〔按〕吳志汪弓吳書曰鄭泉性嗜酒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晉書畢卓傳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

味置兩頭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二事相類陸龜蒙酒中諸詠其詠酒船卽指此事也若泛以酒器爲酒船亦可又八王故事陳思王有神思爲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近人注庚子山詩金船代酒卮者引之謂凡用

酒船者本此若朱氏引大業拾遺之酒船必非矣

江海二年

客乾坤百戰場

〔何曰〕如此學杜亦似不病而呻〔按〕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強摹悲壯之鈍漢也

誰能辭酩酊淹臥劇清漳

〔結句全同崇讓東亭
楊曰〕神似少陵

〔浩曰〕起結言雖衰病不辭起而一醉以散愁也五句是桂管歸後時海上邕南兵事未息故借時事以兼慨世途也似巴蜀

歸後還京之前所作
細踪莫考酌附於此

利州江潭作

〔書紀〕武后如意二年加金輪聖神皇
戊籤無作字〔自註〕感孕金輪所〔舊

帝號（舊書士心）利州義成郡屬山南西道（通並）利
州蓋蜀之北境（胡震亨戊鑑）九域志武士護爲利

州都督生后學於其地方輿勝覽其地皇澤寺有武
后真容殿名勝記古利州廢城在今保寧府廣元縣
縣之臨清門川主廟卽唐皇澤寺縣之南有黑龍潭
蓋后母感滌龍而孕也（癸鑑）蜀志則天父士護泊

舟江潭后母感龍交娠后然史不載其事雖建寺賜
真容不聞別有祠設豈后欲諱之耶（按）西陽雜俎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
黑子引之尺餘若胡氏所云余未考證（老學庵筆
記）利州武后

畫像其長十尺

神劍飛來不易銷

（越絕書）風胡子曰劍之威也此亦鐵兵
之神也（晉書張華傳）雙劍化爲雙龍不

備引武后盜帝位誅唐宗室故首以龍劍比之（舊書李淳風傳）
太宗以祕記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密訪淳風淳風
曰其兆已成生陛下宮中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帝曰疑似者盡
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
卽此句意又袁天綱益州人赴召至京經利得相後於幼小時亦見史文

碧潭珍重駐蘭橈

自

攜明月移燈疾

（明月珠也）徐曰楚詞燭龍何照注曰言大
荒西北隅山名不周神龍銜燭照之（按）佛

銜珠爲燈而散鱗錦以交合海賦敘水怪蛟室有雲錦散文於沙

汭之際句用此按上句喻遽移唐室也明月陰象以比后妃下句

自

說海八德經海懷衆珍明月神珠此言自攜明珠以代神燭

（胡震亨曰言龍

言乘時御天而多醜行也雲從龍又行雲爲高唐事胡氏解未全的

河伯軒窗通貝闕

子抱朴子馮

彝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餘詳七月二十八日楚詞九歌河伯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水中水宮

帷箔卷冰綃

冰綃卽鮫綃屢見二句謂江潭祠廟他

一作時燕脯無人寄此

梁四公記歐越羅子春兄弟自云家代與龍爲婚能化惡龍杰公乃令子春兄弟等賈燒燕五百枚入震澤中洞庭山洞穴以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博物志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按漢成帝時童謠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武后嬖張六郎兄弟此影借漢事用龍譬燕肉爲隱語又以羅子春兄弟比二張雨滿空城蕙葉雕

徐曰從前必崇祀至此成荒江廢廟矣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屏碧蘚滋

江淹詩草含碧滋

閨上清淪謫得歸遲

見寓

懷又登真隱訣上清太上宮名玉晨道君所居

春夢

一作猛誤

雨常飄瓦盡日靈

風不滿旗

真誥右英王夫人歌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徐曰祠中樹旗如漢書郊祀志畫旗樹太乙壇

上名靈旗之類紫微詩話東萊公深愛此聯以爲有不盡之意

萼綠華來無定所

見無題

杜蘭香去未移時

五百書曹毗傳一桂陽張碩爲祥女杜蘭香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

杜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濁大小盡沒香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

御覽

引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忽見香乘車山際碩不勝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手排碩凝然山立碩復於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碩於是遂退按集仙錄作洞庭包山張碩何曰乃是聖女祠移別仙鬼廟

不王郎會此通仙籍

登真隱訣三清九宮並有僚屬其高總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輩官位甚多

金根經青宮之上有仙格格上有學仙簿錄領仙玉郎所典也

太真科

太上真人

在五岳華房之內非有仙籍不得聞見丹簡校定名入南宮

按玉郎亦稱侍郎

在仙宮中其秩未尊與仙籍字皆屢見道書此蓋借喻己之初得第也舊注引真詰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太保

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取其與聖女相關然非也

浩曰自巴蜀歸追憶開成二年事全以聖女自況淪謫二字一篇之眼義山自慨由秘省清資而久外斥也三四謂夢想時殷好風難得正頂次句之意五六不第正寫重過實借慨投託無門徒匆匆歸去也七句望入朝仍修好於令狐八句重憶助之登第卽赴興元

問紫芝

原編外集詩離騷朝奉毗之木蘭司馬相如子虛賦桂椒木蘭左思蜀都賦木蘭梗桂之登第卽赴興元而經此廟之年也

木蘭

原編外集詩離騷朝奉毗之木蘭司馬相如子虛賦桂椒木蘭左思蜀都賦木蘭梗桂之登第卽赴興元而經此廟之年也

(按)合楚詞漢書文選諸註木蘭大樹也其皮似椒亦云似桂辛香可食可作面膏藥去皮不死葉似長生冬夏榮滯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爲梅本草曰生零陵山谷及太山圖經曰今湖嶺蜀川諸州皆有之而於韶州種云與桂同是取外皮爲木蘭中肉爲桂心桂中之一種耳蓋木蘭是桂類而劣於桂似卽今所習用之桂皮歟若其花則本草有云粉紅色二三月開李時珍云花內白外紫亦有四季開有紅黃白數色木肌細而心黃大者可爲舟花之時色所言不同矣李衛公平泉草木記有海嶠之木蘭白香山題令狐家木蘭花詩膩如玉指塗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則可爲此篇證也(又按)白香山木蓮樹圖序曰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爲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忠州鳴玉谿生者瓊茂尤異詩曰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又曰紅似燕支膩如粉又曰花房膩似紅蓮朵艷色鮮如紫牡丹宋祁益部方物記木蓮花生峩眉山谷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爲園圃所蒔是則木蓮以遐僻標奇當與木蘭相類而實異乃本草釋名木蘭杜蘭林蘭木蓮黃心其香如蘭其狀如蓮其木心黃是一物而異名也似誤混矣故不憚詳徵之(又按)羣芳譜列木蘭於玉蘭花辛夷之間疑卽與之同類不必過以珍奇目之也譜又以木蓮卽芙蓉則未可信

二月二十二一作二十一十五木蘭開拆初初當

猶誤新病酒

史記信陵君竟病酒而卒

復自似誤

久離居

愁絕更傾國

驚新聞

一作心開遠書紫絲何日障油壁

幾時車

皆見朱槿花

弄粉知

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襯

見又一首

烟態不勝裾

蜂見後桂嶺含芳遠蓮塘屬意疎

江淹西州曲

瑤姬

與神女

水經注巫山者帝女居焉宋玉謂帝之季女名曰瑤姬

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謂靈芝

集仙

傳雲華夫人名瑤姬王母第二十二女嘗游東海過巫山授禹上清靈文理水之策餘詳代元城吳令

長短定何

如神女賦禮不短纖不長登徒子好色賦臣

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徐曰據白香山題詩此篇有託非詠物也

浩曰義山寓

意令狐之作極多此章命意雖難執定木蘭何必令狐家獨有

第以桂嶺二句似從桂管歸京而情意疎淡起句月日似暗記

到京相見非無謂者故通體不盡符而且類列之

又曰蓮

塘南塘此後屢見當是京城南曲江芙蓉池

相近之地也疑令狐有別館在焉互詳後

木蘭花

古今詩話義山遊長安宿旅舍客賦木蘭

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成客盡驚問之始知

是義山一二云陸龜蒙誤按唐詩紀事與詩話同西

谿叢語則云唐末館閣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

貧士登舟作詩云云諸公大驚物色之乃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李躍嵐齊集云是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坐中賦木蘭堂詩故諸本附入集外詩今細玩詩趣必是義山且萬首絕句入義山集並不重見

魯望集因皮陸有宿木蘭院詩致生岐說耳今直采入正集

洞庭波冷曉侵雲

陸龜蒙集作洞庭波浪渺無津西溪叢語作洞庭春水綠於雲今從萬首絕句全唐

詩話雲韻通用本集屢有此例

日日征帆送遠人

一作征誤

幾度

一作曾向

木蘭

舟上望

舟叢語作洲望詩話作過皆非述異記七里洲中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洲中

不知元是

此花身

浩曰詩中須有个人在前賢論之詳矣此在令狐家假物託意之作上二句謂桂管往來久願歸朝也下二句謂曾經遠望不知元是此中舊物比己之素在門館也妙筆運之情味綿遠若江湖散人無此情事矣後人妄生談柄何足據哉

贈句芒神

月令春月其神句芒註曰少皞氏之子日重爲木官疏曰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

角芒

佳期不定春期賒春物夭闊與咨嗟

莊子天而莫之夭闊者而后乃今將圖南願得句芒索青女

三國志袁術欲爲子索呂布今淮南子秋三月青女乃出

以降霜雪注日青

腰玉女主霜雪也

不教容易損年華

徐曰
中一二年春隕霜殺桑詩

書五行志大

當作於是時
按更有借喻

謁山

從來繫日乏長繩

備休奕九曲歌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

水去雲回

恨不勝欲就麻姑買滄海

見海上

一杯春露冷如冰

浩曰當與玉山七律同味謁山者謁令狐也女句身世之流轉無常三句陳情四句相遇冷澹也唐時翰林學士不接賓客義山雖舊交中心已睽遂以體格疎之耳

和孫朴韋蟾孔雀詠

舊書儒學韋表微傳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入全唐詩話韋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

進士登第初爲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按隱桂或作隱珪誤朱曰樊南乙集序一云爲監压尉假京兆參軍時同寮有樂安孫朴京兆韋蟾詩當作於是時按又有寄懷韋蟾詩韋蟾韋

當是兩人未必訛蟾爲蟾也

此去二

一作西誤

梁遠

朱曰三梁在桂管見本集桂州謝上表按曹學佺名勝志陽江源出靈川縣思

磨山流至郭西匯爲澄潭歷西南文昌二石梁東出灘山與灘江合對岸卽桂林城三梁必卽此地理固古今同也

今來

萬里攜西施因網得

嶺表錄異一交趾郡人多養孔雀又

養其雛爲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餘

見秦客被花迷

朱氏補註

列仙傳水經注俱云蕭史事有引秦

人桃花源者非也徐曰蕭史事言能致孔雀不可以秦客代孔

雀也此與一夜秦樓客皆別有出處未詳按謂網得珍禽愛玩

若迷也秦客當是蕭史他詩之吳王苑內花亦正是西施

舌能言名曰鸚鵡南方異物志

可 在 青 鸚 鵡

山海經黃山有鳥焉青羽赤喙人

鸚鵡有青白五色三種

非 羽 碧 野 雞

見寄令狐學士

約 眉 懿

翠 羽

登徒子好色賦眉如翠羽古子夜歌約眉出前窗

刮 膜 目 一 作

想 金 瓔

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膜

涅槃經盲人爲治目故造詣良

醫卽以金鏡抉其眼膜坤雅孔雀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

凋與花萼相榮衰

瘴 氣 籠 飛 遠 繡 花 向 坐 低

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餘詳蜂

孔雀從蠻瘴中

來 輕 於 趙 皇 后

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餘詳蜂

貴 極 楚 懸 黎

戰國策梁策

有懸黎楚有和璞按註云皆美玉名此乃云楚檢阮籍薦盧播

書鄧林昆吾翔鳳所棲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似亦地名豈近楚歟

都 護 稽 羅 慕

漢書宣帝使鄭吉護鄯善以西南道并令護車

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通典

唐永徽中於邊

佳 人 炫 繡

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餘見巴江

柳朱曰有紀聞孔雀其鳴曰都護者非也

音圭神女賦振繡衣被桂裳云晉書夏統傳賈充使妓女之

桂徒服桂獨炫金翠釋名婦人上服謂之桂

埤雅孔雀遇芳

時好景聞絃歌必舒張翹尾盼暎而舞性如忘遇婦女童子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此言養在羅幕中以美衣誘之舞

屏

風臨燭釦

說文釦

金飾器口

捍撥倚香臍

舊書志舊琵琶皆以

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撓琵琶者是也

新書蘇頌傳頌節度劍南

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琵琶捍撥玲瓏鞭箇不肯予

白香山詩珠顆淚霑金捍撥海錄碎事

金捍撥在琵琶面上當絃或

以金塗爲飾所以捍護其撥也

程曰樂曲有孔雀雙雙彈如王建傷韋令孔雀詩舉頭問舊

曲是也

按二句狀雀屏

舊思牽雲葉

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

陸機雲賦金柯分

玉葉散此謂不能乘雲而歸故山

徐曰虞衡志孔雀喜臥沙中自浴故言

恐爲雪泥所汚

按離暖就寒故將有新愁也

新愁待雪泥

古禽經孔雀愛毛

遇雨高止

徐曰虞衡志孔雀喜臥沙中自浴故言

恐爲雪泥所汚

按離暖就寒故將有新愁也

愛堪通夢

古禽經孔雀愛毛

寐

齊書武帝年十三夢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

舊書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家門屏畫二孔雀

唐名畫錄貞元中新羅獻孔雀解舞

德宗詔邊鸞寫貌一正一背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首

地錦

涂君倩詩故留殘粉絮掛

首

曙

著絳簾釘餘見無題二首

排蒼雁

綵絨之類

簾釘鏤白犀

涂君倩詩故留殘粉絮掛

首

霞星斗外涼月露盤西

屢見言時之早暮

炬好休誇舞經寒

紅樓泛喻宮殿

穩穩上丹梯

文選謝靈運擬鄭中集

且少啼紅樓三十級

紅樓泛喻宮殿

穩穩上丹梯

文選謝靈運擬鄭中集

詩躡步陵丹梯注曰丹墀也又曰謂階陛赤色

(浩曰)首二聯言其來自遠方爲人所愛領起全篇次二聯先狀其文采又次二聯重言其遠來貴重又次二聯迴憶在南荒時人皆珍玩卽所謂舊思也又次二聯爲中間之轉捩拍到今來又次二聯言宜置之華麗之地朝夕給賞結謂宜韜文采靜待良遇不特以助孫章時義山方從桂管還京也采色華鮮尤工運掉

碧瓦

碧瓦銜珠樹

(山海經)海外南經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
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一曰其爲樹若彗

紅輪

綸一作結綺寮

(按)徐君清詩樹斜牽錦被風橫入紅輪
庚信詩步搖釵梁動紅輪帔角斜皆非此

光於無雙漢殿鬟

(西京賦)衛后興於鬟髮注曰漢武故事
日衛后子夫得幸頃解上見其美髮悅之

綺寮

(東觀漢記)孝武馬皇后美髮爲四

起大髻尚有餘繞髻三匝復出諸髮

第一楚宮腰

(墨子)荆靈王好小

腰

(後漢書馬廖傳)傳曰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霧唾香難盡

(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平噴則大

者如珠小

珠啼冷易銷歌從雍門學

(列子)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既

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又)韓娥曼聲哀哭

垂涕相對二日不食

娥復爲曼聲長歌一里

老幼喜躍抃舞忘向

之悲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

娥之遺聲句踰已之陳情可歌可泣

酒是蜀城燒

(國史補)酒有劍南

之燒春一句謂詞哀心熱又似從巴蜀來有爲之致書修好者

柳暗將翻巷荷欹正抱橋

鉢轅開道入

辟人開道而歸

金管隔鄰調夢到飛魂急書

成卽席遙河流衝柱

一作轉底柱見上

海沫近槎飄

後漢書杜篤傳海波沫血

吳市齧

蟠螭

一作贊

甲

山海經東山經

深澤其中多蟠螭龜注曰蜀蟠大龜也甲有文彩爾雅十龜二日靈龜注曰文似蟠瑞琨卽今背蟠大龜一名靈蟠能鳴後漢書杜篤傳

甲蟠瑞琨

蟠螭

俗謂之茲夷產

潮循山中廣州巧匠取其甲爲梳篦盃器之屬

說文寶南蠻賦也揚雄蜀都賦東有巴寶綿百百濮應劭風俗通巴有寶人高祖募取寶人定三秦餘屢見

他

巴寶翡翠

時未知意重疊贈嬌饒

一作嬈玉臺新詠

宋子侯有董嬌饒詩

浩曰此在令狐子直家賦也首韻言內相之府文聯言其貴重二三四兩聯似從彼之姿態合到我之陳情大有悲歌修好之

跡但文寫難分統會其意可也或文聯卽義山自負美才三四

聯亦自寫陳情次態也五六兩聯謂令狐歸第隔鄰句蓋屬其代筆送入小齋七聯卽夢爲遠別書被催成之情事八聯以柱

石仙槎比令狐以河流海沫自比衝而轉近而飄接近而仍不

合也九十則謂自桂海巴蜀而回屢有投贈之物初不知

其中心之永睽矣若徒作艷體讀能無使詩魂飲恨哉

知

腸

有懷非惜恨不奈寸腸何卽席迴彌久前時斷固

多熱應翻急燒

(東方朔七諫)心沸熱其若湯史記龜策列傳陽如涫湯涫一作沸

空

一作微

波

(顏氏家訓)墨翟之徒世謂冷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

冷欲徹

點點荷倦程山向背

(湘中記)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望國

闕嵯峨

(晉書)洛中謠遙望魯國鬱嵯峨

故念飛書及新歡借夢過

染筠休伴淚

見潭州見移白菊擬問陽臺事元

城吳年深楚語訛

(國語)有楚語

浩曰亦爲令狐作首二句點題謂固已恨之無奈尚有餘望也三句迴腸此時之餘望四句斷腸前此之積恨也五自言六謂子直一熱一冷冰炭不相入矣七八卽席所見之景九十記遠歸京師之蹟一二謂飛書雖及好事猶虛十三謂桂管之罷我原不甚深惜蓋子直所增怒以此也十四暗指昔年章奏之傳結乃謂彭陽公之厚愛年深多謬誤矣縑不憐父之舊客故遇義山冷落耳曰楚語者得毋暗寓楚之名歟與前燈詩尤爲託意之隱約者非熟通全集無由悟到視湖湘豔情之作語

多近似趣則懸殊又曰毛西河云義山最不足處是半明半暗迷悶不決求其句之通調之浹使人信口了了亦不可得余細讀全集誠有未能遽曉者然毛氏本不求其解耳屈大夫之離騷使前賢不早詮明曷嘗不迷悶哉此篇三韻以前寫題

之貌四韻以後傳題之
神句盡通調盡浹矣

射魚曲

〔史記〕始皇本紀有齋捕巨魚具以連弩射巨魚事

思牢

集皆作思牢他書或作篠箒

弩箭磨青石

〔藝文〕含南方草木狀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粗濶以鎊犀象利勝於鐵出大秦〔按〕唐劉恂嶺表錄

異亦本此語而云可爲錯子錯甲利勝於鐵沈懷遠南越志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異物志曰新州有

篠箒竹太平寰宇記曰賀州箒竹有毒人以爲觸刺虎中之則死蓋交廣間多竹弓矢以施其毒也然皆無思牢之字朱氏舊註引

異物志云南方思牢國產竹卽篠箒余檢異物志未見此語且宋以前志外國者無思牢至楊伯嵒臆乘乃有之未足據也他書弓

此句有直作篠箒者俟再考〔異物志〕夷州土無銅鐵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石弩楷矢之類〔郡國志〕昭州俗以青石爲刀劍如

銅鐵法〔按〕禹貢荊州貢砮砮石中矢鏃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

肅慎國青石爲鏃鏃皆施毒而蘇子瞻石砮記余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劙而其質則石此卽所謂楷矢

石砮尤與此爲切證

繡額蠻渠

一作奴

三虎力

〔禮記〕南蠻雕題交趾〔詩〕有力如虎

尋潮背日伺

一作俟

泅鱗

〔說文〕泅浮行水上也

貝闕夜移鯨失

色前皆見

纖纖粉簾馨香餌

〔廣韻〕簾小竹也句意言釣非謂箭簾

綠鴨迴

塘養龍水

〔遁甲開山圖〕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遣雲陽先生養龍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

含

冰漢語遠於天

含冰似用莊子內熱飲冰漢語似用莊子肩吾聞接輿之言猶河漢而無極也然皆未盡

符俟再考何由迴作金盤死

錢曰義山學杜者也間用長吉體作射魚海上燕臺河陽等詩則不可解飛卿學李者也卽用太白體作湖陰擊甌等詩亦多不可解疑是唐人習尚故爲隱語當時之人自能喻之傳之既久遂莫曉所謂耳

浩曰此論甚妙可使學者勿爲所迷

也然此章尚有可通蓋悲李衛國貶崖州而作首二句謂射魚之具甚利而人甚猛也尋潮暗點潮陽背日謂遠背京華泅鱗渝衛公伺者日夜有人伺察也貝闕夜移謂移崖州而衛公失色自知必死矣纖纖以下費解似謂自有清幽美境可娛此身今則遠不可卽何由歸死於故土平衛公有平泉佳墅而南荒炎熱不可得冰故云第未能字字豁然耳

無題四首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
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

珠被爛齊光此一

麝熏微度繡芙蓉

鮑照詩

楚詞招魂翡翠

劉郎已恨蓬山遠

用漢武求仙事屢見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南

一作風

細雨來

楚詞九歌風颯颯兮木蕭蕭

芙蓉塘外有輕

雷

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音或引魯靈光殿謂簷溜之響者非也

金蟾齧鑠燒香

入

道源曰蟾善閉氣古人用以飾鑠陳帆曰高似孫緯略引此句云是香器其言鑠者蓋有鼻鉤施之於帷幙之中也

玉虎牽絲汲井迴

海錄碎事金蟾鎖飾也玉虎鞭驥也廣韻綆井索樂府淮南王篇金瓶素綆汲

寒賈氏窺簾韓掾少

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賈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壽踰牆而入自是充見女盛自拂拭後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疑壽與女通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宓妃留枕魏王才

又選注記曰魏東阿王求甄逸女旣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

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輶輶將息洛水上忽見女來自云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在我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

含情春曉

一作院誤

晚暫見夜闌干

見謝往桂林

樓響將登怯

簾烘欲過難

按詩卽烘于煁烘燎也而實取照物之義故用之夜闌干近五更入朝時矣樓響簾烘聲光

之盛我往就
見頗自慚爾

多羞釵上燕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
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

至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發匣惟見
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直愧鏡

中鸞屢見歸去橫塘曉一作華星送寶鞍

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此華

星啓明也彼旣入朝我則歸矣

何處哀箏隨急管

禮記絲聲哀說文箏五絲筑身樂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高譚娛心哀箏順耳

鮑照白紵曲催絃急管爲君舞

櫻花永巷垂楊岸

錢曰永長也非宮中之永巷東家

老女嫁不售

登徒子好色賦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
子戰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

敝而不售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極醜無

雙年四十衒嫁不售梁樂府老女不嫁蹋地喚天

白日當天

三月半言遲暮也

溧陽公主年十四

南史梁簡文帝紀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

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按年十四史文未見

清明暖後同牆看歸來展轉到

五更梁間燕子聞長歎

浩曰此四章與昨夜星辰二首判然不同蓋恨令狐縫之不
省陳情也首章首二句謂縫來相見僅有空言去則更絕蹤矣
令狐爲內職故女乍點入朝時也夢爲遠別緊接女句猶下云
隔萬重也著被催成蓋令狐促義山代書而攜入朝文集有上云

緝啓可推類也五六言留宿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故言更隔萬重也若誤認豔體則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來豈尚徒託空言而有夢別催書之情事哉次首二句紀來時也三句取辦香之義四句申汲引之情五句重在豫字謂己之常爲幕官六句重在才字謂幸以才華尚未相絕結則嘆終無實惠也三首上四句言徹夜候見而終不得深浹五六自歎自愧結則言惟遣騎送歸蒙其虛禮而已以上三章未必皆一夕間事蓋類列之耳四章又長言歎息之首言何處告哀固惟有此地耳無鹽自喻溧陽公主比令狐未二句重結歸字聞長歎者只有梁燕令狐之不省言外託出矣載酒園詩話摘書被催成墨未濃及車走雷聲語未通以爲真浪子宰相清狂從事何其妄作解人哉

哀箏

延頸全同鶴

莊子援琴而鼓之一鶴頸雖長斷之則悲史記樂書奏有元鶴二八集廊明再奏延

頸而鳴舒翼而舞阮瑀箏賦曰一箏長六尺

柔腸素怯猿

左思吳都賦搜神記有人得猿子殺郎釋名箏施絃高急箏箏然也此狀箏形與絃又以自喻

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破腸視之寸寸斷裂餘見哭蕭侍郎

釋名箏施絃高急箏箏然也此狀箏形與絃又以自喻

湘波

無限淚蜀魄有餘冤

屢見比所彈之曲又自喻昔遊

輕幘長無道

潘岳藉田賦幕點以雲布

微風生於輕幘

哀箏不出門何由問香炷

見海賦上謠翠幕

自黃昏

藉田賦翠幕點以雲布

浩曰卽何處哀箏之意也首句望之深次句愁之切三四自桂管蜀中來也五六言舍此更無他路故惟在爾門告哀七八言辦香何在徒又獨宿而已如此悟透詩之微妙乃出余初定爲東川悼亡則情味大減矣

槿花二首

禮記仲夏之月木堇榮

按前朱槿花在嶺南作味此用意是還京後作矣

御覽引南方草木

狀交趾蜜香樹其花

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俞公金期牋曰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大木木花爲雞舌香本草圖經或謂與丁香同種花實叢生其中心最大者爲雞舌擊破則順理而解爲兩向如雞舌此乃是母丁香似近之也餘見寓懷朱曰燕體比條之輕雞香比色之豔

燕體傷風力

用飛燕事詳見蜂

雞香積露文

廣韻殷啼笑兩難分江總南越木槿賦

按

啼粧梁賦

冀婦紅妝蕩子家若持花並笑宜笑不勝花按

槿花甚豔風露損之致色態有殊矣用意頌曲

殷切鮮

廣韻殷啼笑兩難分江總南越木槿賦

按

啼粧梁賦

見聖女祠

雲中亦有君

楚詞九歌雲中君

三清與仙島

見何事

亦離羣

浩曰第三聯同李花詩此題只作槿花疑其兼詠白色者故用月雲也月中雲中皆不忌人之得入何三清仙島必以屏棄他人爲快耶此其寓意矣然究無定解結句亦字又複

珠館薰燃久

陸倕詩當衢啓珠館道書每有朱館之字朱珠通用

玉房梳掃餘

一漢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梳掃婦人梳粧之謂也

燒蘭才

一作纔

作燭

一招魂蘭膏明燭

花

蘭

襞錦不成書

見無題五律

本以亭亭遠翻嫌孤疎

見杏花首

迴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

上四句正賦朝榮五六虛狀情態七八則暮落也較上首

顯明

浩曰：木庵謂當有託興是也。首章起聯以風露比摧斥之者三四謂一人嫌疑便苦周旋不易三清仙島似比內職次章似

卽留宿代書之情事五六言爾之遠我非可反咎我疎結則一寸相思一寸灰之意

卽日

一作目誤

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棋何人書破蒲

葵扇

說文：櫻，栟櫛櫛也。玉篇：櫻，櫛也。一名蒲葵。續晉陽秋謝安鄉

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謂

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一中者捉之。士庶競慕增價十倍。虞和論書表：義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

一枚直二十許錢。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王云：但言

王

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人競市去嫗復以十數扇請書王笑不

答。姚寬曰：是二事偶誤用。徐曰：二事合用。

記著

一作得

南塘移樹時

南塘在京城南杜詩遊何

將軍山林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許渾題韋曲野老村舍詩。背嶺枕南塘。數家村落長。

浩曰曰面曲池則在京之作矣南塘移樹記一時之蹟也更取紫雲新苑移花處證之似暗寓令狐綯之移宅在大中三年漸貴時也以下每書晉昌矣穿鑿之譏吾所不辭耳

促漏

促漏遙鐘動靜聞報章重疊杳

一作字

難分舞鸞鏡

匣收殘黛

黛說文作臘畫眉也楚詞大招粉白黛黑又青色直眉餘屢見

睡鴨香爐換

夕熏

香譜塗金爲狻猊麒麟鳬之狀空其中以然香

歸去定

一作豈

知還向月夢

來何處更爲雲

皆屢見

南塘漸暖蒲堪結

說文蒲草可以作席

續述征記烏常沉湖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兩兩鴛鴦護

水紋

浩曰徐氏以寄意令狐則文句指屢啓陳情或屢爲屬草也三四夜宿五謂歸惟獨處六謂更何他求結則望其終能歡好也或作摹繪豔情看亦得高棟以爲宮怨似而非矣

如有

原編集外詩

如有瑤臺客

詳後相難復索歸舊本皆作相難梁費果陽春發和氣詩拂袖當留客相逢

莫相難難去聲而平聲亦可通也初疑當作歡非也

芭蕉開綠扇菡萏薦紅衣浦

外傳光遠烟中結響微良宵一寸豔

舊本皆作豔朱氏作焰然豔光

彩也不必定作焰回首是重幃

姚曰五六用洛神賦語與李夫人事景五六言來而相語也用事不必泥蓋又借豔情寓慨

浩曰三四夏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

一無戲贈因字

英華題作西掖玩月四字以此爲注他本題皆如此舊書大中三年綯拜中書舍人漢書注正殿之旁有東西掖門如人臂掖故名初學記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錢曰意是于謁而曰戲贈諱之也

昨夜玉輪明傳聞近太清涼波衝碧瓦

漢書禮樂志月穆穆

以金曉暉落金莖

廣韻暉日月旁氣也餘屢見

露索秦宮井

朱氏引楊慎丹鉛曹植錄古人殿閣簷棲

述行賦灌子身於秦井乃謂溫泉也此自謂宮中井耳

風絃漢殿箏

朱氏引楊慎丹鉛錄古人殿閣簷棲

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叶宮商何曰汲之使出縱之使高只在一舉手耳暗起結句

幾時縣

朱氏引楊慎丹鉛錄古人殿閣簷棲

竹頌

漢書縣竹擬薦子虛名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文選注一翰曰揚
雄嘗作縣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似相如之文莊
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卽召見拜黃門侍郎史記司馬相如
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
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揚雄答劉歆書雄先作縣
邸銘王仲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楊莊誦之於成帝雄遂以
此得外見雄爲郎之歲得觀書于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
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朱曰雄答歆書不及縣竹頌翰注不知
何本五臣注極爲東坡所譏然有可采者如此事義山亦引用之
矣按雄答歆書宋洪容齋辨其反覆牴牾必漢魏之際好事者
爲之也然李善注文選已引用之矣善注亦不及縣竹頌則何歟

昨夜

不辭鶼鷀年芳見崇讓東亭醉後但惜流塵暗燭房昨夜
西池涼露滿桂花吹斷月中香

浩曰上二句謂並不敢有遲暮之怨但恨心
跡不白耳語愈哀矣下二句人間天上之慨

杜司勳

舊新書傳杜牧字牧之宰相佑之孫從郁
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歷黃池
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

外郎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
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

何曰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義山本自傷春傷別乃彌有感於司勳也

楊曰推重樊川正自作聲價浩曰傷春謂宦

途傷別謂遠去餘詳下篇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陵

一作秋誤詩

按戊籤作杜陵他

本作杜秋朱氏曰一作陵誤今細味詩情必杜陵是也牧之集新轉南曹未敘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見志起聯云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又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舊新書傳牧之善屬文嘗自負經緯才略居下位心常不樂今考大中二三年牧之仍職史館轉歷南曹可冀內擢而又出刺江鄉自有失意之歎樂遊原在杜陵汝句時地皆合一首詩必指此也若杜秋娘詩旣無清秋之景又久在入爲司勳之前與通章都無貫注其何謂哉

前身應是梁江揔名揔還曾字揔持

南史江揔字

揔持程曰揔入陳入隋唐詩多屬之於梁杜詩亦云遠愧梁江揔殊不可解徐曰以揔得名於梁也

心鐵已從

千鎧利

吳越春秋闔閭請千將鑄作名劍三月不成千將妻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莫耶乃投於爐中遂以

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莊子兵莫懨于志鎧鄧爲下新序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舊書傳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言戎胡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孫武十三篇行於代新書傳牧咎長慶以來措置無術復失山東嫌不當位而言故作罪言及劉稹拒命牧復移書於德裕諸軍道絳而入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節度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澤潞平略如牧策句所謂心鐵利也

鬢絲休歎雪霜垂

牧之詩前年鬢生雪今年
鬢帶霜鬢絲字杜集中屢見

漢

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原注時杜奉詔撰
章碑通鑑大中三年

年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士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遺愛碑以記之餘見交城舊莊

姚曰前從名字比擬後從姓比擬詩格絕奇總見文章必傳世浩曰通篇自取機勢別成一格也牧之奇才偉抱迴翔

郡守抑鬱不平此二章深惜之而慰之也下半言武功之奏既與有謀畫文章之傳又與古爭烈不朽固自有在矣晚唐之初牧之義山體格不同而文采相敵觀樊南乙集序可知故曰人間惟有杜司勳也惟旣轉南曹何以仍稱司勳豈以新轉未敘故耶乙集序亦稱司勳也余舊所箋者謬甚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馮已蒼曰）次句畢世接不出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
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

勤爲探看

屢見

（浩曰）首言相晤爲難光陰易過次言己之愁思畢生以之終不忍絕五言惟愁歲不我與六謂長此孤冷之態未句則謂未審其意旨究何如也此投諸詩寓意率相類

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有感

鄭亞責授循州卒於官無年月

大約不久而卒也舊書志左右散騎常侍正三品亞必刎加此史略之耳

飢烏翻樹晚雞啼泣過秋原沒馬泥二紀征南恩
與舊此時丹旐玉山西

（王良送葬詩）丹旐書空位漢書志藍田縣山出美玉寰宇記藍

田山一
名玉山

（浩曰）追數樊南生十六時約二紀矣鄭與李本皆滎陽人淺解固相合也然義山與亞似非舊交在桂幕止年餘於有感字無可深長思者余竊以爲別有深感也舊新書傳李德裕在翰林鄭亞以文章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爲從事德裕於長慶二

年觀察浙西凡在浙西者八年亞之赴辟未知何年至此時要與二紀之數相符矣此征南指德裕也亞坐德裕黨貶而死則以死報其恩舊矣題所以云有感也此解似幻而實摯詩味倍長矣

野菊

又見孫逖集題作詠樓前海石榴誤

苦竹園南椒塢邊

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頤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恒

居其中一郡號爲高士薦

一作薦謝靈運山居賦竹則四苦齊味注曰青苦白苦紫苦黃苦竹苦椒辛皆喻愁恨

微香

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
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雲一作新苑移花處

按舊新書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令曰紫微令後復舊故舍人皆稱紫微此作紫微似更明

微切作紫雲取霄路

不取霜栽近御筵

神仙之義亦合

楊曰與九日篇同旨清樽相伴卽曾共山公把酒時也不取霜栽卽不學漢臣裁苜蓿也追思其父深怨其子浩曰絕非詠石榴有目共曉近人毛西河唐七律選屬之孫逖而述張南士之論以證之此欺人之談耳紫雲新苑移花者綱官中書舍人已移居晉昌坊也義山此日獨至楚之舊居而溯昔年清樽相伴之事正在於此也其爲大中三年移居似確

漫成五章

沈宋裁辭矜變律

〔新書文藝傳〕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

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號爲沈宋又贊曰〕陳隋風流浮靡相務至沈宋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

王楊落筆得良朋

〔新書傳〕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四傑當時自謂宗師妙

〔莊子〕有大宗師篇〔漢書藝文志〕儒家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日惟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

〔舊書文苑傳〕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時人謂之李杜

集仙殿與金鑾殿

〔舊書張說傳〕昭皇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賢殿

〔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殿因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餘屢見

署雞

〔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新書文藝杜甫傳〕天寶十三載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二篇帝奇之使待制集

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太子白傳〕白至長安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鞚力士取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按〕白爲妃所沮而甫爲右拾遺以上疏救房琯出外罰離流落非有人譏之也詩言集仙金鑾李杜不得久居而以詩鳴彼紛紛不如李杜者反得以文學侍從吟咏其間則似蒼蠅之惑署雞矣義取鳴聲

非關譏口

生兒古有孫征虜

(按)吳志袁術表孫堅破虜將軍曹公表策討逆將軍表權討虜將軍注引吳歷曰

曹公出濡須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

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以討虜爲征虜豈哉謗聲假借耶嫁

女今無王右軍

(晉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

佳然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佳

婿耶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後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問琴書終一世

(晉書)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後稱病去郡於父母

墓前自誓朝廷亦不復徵

何如旗蓋仰三分

見覽

代北偏師銜使節

(新書志)代州鴈門郡有大同軍天安軍又有代北軍(通鑑注)代北諸軍徑嶺以

北諸軍也

關東(一作中非)裨將建行臺

(關東其地甚廣古稱山東者皆可曰關東此則指河東)

(溫嶠傳)嶠乃立行臺新書志邊要之地置

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有行臺有大行臺

不妨常日饒輕

薄且喜臨戎用草萊

(抱朴子)招孫吳於草萊

郭令素心非贖武

(新書傳)乾元元年郭子儀進中書令子儀有單騎與回紇盟事又吐蕃請和

得子儀載書而定詳史書可爲非贖武之證

韓公本意在和戎

(舊書傳)神龍初張仁愿爲朔

方總管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度山牧景龍二年累封韓國公

兩都耆舊偏垂

一作皆非

唐時京師爲西都河南爲東都然邊事與河南無涉當兼言太原北都

臨中原見朔

風淚

〔浩曰〕論詩談兵語絕不符楊致軒謂是歷敘生平而作午橋本之已略得其用意而未能全合愚爲之細參蓋寶義山自敘一生淪落之歎必先解明末二章而前三章了然一串矣四章代北二句專爲石雄發以見李衛公之善任人也舊新書及通鑑曰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曾爲璧州刺史以王智興訛奏長流白州太和中黨項寇河西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軍使劉沔爲裨將會昌初回鶻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犯雲朔北川詔移沔河東節度沔以太原之師屯雲州雄受沔之教自選勁騎三千月暗發馬邑直犯烏介牙追擊之遂迎公主還正代北之地故曰代北偏師也河東道諸州皆關東也雄起自偏裨以功授天德防禦副使遷河中尹晉絳行營節度則建行臺矣振武軍在單于東都護府天德軍在豐州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皆關內道之邊與河東道之邊倚角以禦北狄雄之立功實在關東舊本皆作東朱氏作中誤也潞之役雄功最多二句蓋統指破回紇平昭義之事其後又移河陽鳳翔兩鎮而王宰者智興之子數沮陷之會德裕罷相因代歸雄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德裕所薦僅除龍武統軍失勢快快聞德裕貶發疾而卒雄本系寒又召自流所黨人旣排擯於德裕罷相之後必早輕薄於德裕委任之時故曰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也其時名將劉石並稱然沔不可云草萊且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故武宗李相於諸將中最賞識者惟雄也雄爲黨人排擯義山受黨人之累故特爲之鳴不平

而致慨於衛國也朱氏引王忠嗣李靖以疏代北二句事雖相類而語不可合且前時戰功甚多何獨舉之至或云王茂元則尤不足辨矣五章詠河湟收復之事而悼衛公也通鑑會昌四年以回紇微弱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勵兵以俟其時會昌一品集所謂令代北諸軍撥從排比也時劉濬爲巡邊使其賜詔曰緣邊諸鎮各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密爲制置勿顯事機是衛公已大有收復之謀其異議者必曰佳兵黷武故借郭張以白之觀會昌初天德軍使田牛請擊沒斯及赤心內附之衆德裕獨謂當遣使鎮撫賜以糧食懷柔得宜彼必感恩此亦足見非黷武而在和戎之大指矣及大中三年收復河湟未始非切會昌之餘威而衛公則已疊貶將死也吐蕃傳云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莫不歡呼忭舞爭冠帶於康衢河湟在京都西北今旣來歸則中原見朔風矣曰垂老者喜今日而追痛前此也時以憲宗常有志復河湟加順憲二廟尊號而武宗李相之功無一人言之者此義山所爲感慨出之也又曰義山始受知彭陽習爲章奏自幸師承可恃致身亨衢豈知後爲其子所棄哉徒以章奏之學操筆事人故曰惟觀對屬能非校文品之高下深歎此外之無能得益也義山自負才華不得內用而綱以淺陋之胸居文學禁密之職豈非蒼蠅之亂晨雞耶此首二兩章爲令狐父子言之也夫義山之一生淪落以見棄於楚之子綱也其見棄者以其骨於茂元也第三首爲五篇之關鍵孫仲謀比茂元兩世節鎮著有戰功王右軍自比下二句似內悔又似解嘲愁憤固無如何矣余前所箋有誤也茂元將材衛國所任用者故四五兩章則大白衛國任將運籌之勳而恨讒口之無良以衛國之相業石雄之戰功尚遭排斥更何有於他

人哉此五篇之線索而羲山一生與
緊之篇章也其體格則全仿老杜

贈庾十二朱版

〔自註〕時庾在翰林朱書版也。一作上似非。

〔朱曰〕舊唐書大

中二年九月以起居郎庾道蔚充翰林學士疑卽此人〔按〕禮記造受命於君前書笏周禮天官司書疏曰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今手版此朱版似朱色之版或可以朱書之版也

徐氏謂是手

版不必拘定

固漆投膠不可開

〔古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贈君珍重抵瓊

瑰

〔詩〕何以贈之瓊瑰玉珮〔說文〕瓊赤玉〔又〕火齊玫瑰也以比朱版

君王曉坐金鑾殿

只待相如草詔來

〔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以安辨博善爲文辭每爲報書及賜譽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乃遣〔翰林志〕學士於禁中草詔雖宸翰所揮亦資檢討謂之視草

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

〔抱朴子〕黃帝東到青邱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

〔源〕佛有寶燈之名神仙無此號然佛亦稱金仙故可通用

〔按〕佛經屢稱仙人則古仙佛同稱也

雲漿未

飲結成冰

〔漢武故事〕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玉津金漿其水藥有五雲之漿

如何雪月

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拾遺記 崑崙山傍有瑤臺
十一名廣千步皆五色玉爲

臺基

浩曰 新書傳綱爲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綱至皆驚可爲此首句類證也時蓋元夕在綱家候其歸而飲宴故言候之久而酒已成冰當此寒宵何尚不卽歸乎卽下章之昨日也紫府字屢見古書今所弓以見內職之意

昨日

昨日紫姑神去也

見聖女祠

今朝青鳥使來賅

屢見

未容

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

梁簡文帝當蟾曲五正團圓流光滿上蘭

二八月輪蟾影破

謝靈運怨曉月賦照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春秋演孔圖蟾蜍月精也

十三絃柱鴈行斜

急就篇注十二通典絃柱擬十二月清樂箏並十

他樂皆十二梁王臺
卿筆詩促調移輕柱

平明鐘後更何事笑倚牆邊作一

匡梅樹花

陸日

一夜之間百感交集及至平明自覺無謂末句淡語自深

浩曰 更字滲極味乃不窮詩爲元夕次日作三句憶忽

勿往還四句數勸聚甚少五取破鏡之義六指哀筆之謂皆互見爲令狐所賦諸詩中結則極狀無聊也考其元宵在京之跡則大中四年

子直晉昌李花

戊籤題下有得分字三字朱曰

長安志曰令狐楚宅在開化坊而

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以此詩考之晉昌乃

綯之居也徐曰當是綯又移居也朱曰長安圖自

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進亦作晉

朱泚傳姚令言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按長安志進

昌坊女南安興坊叛臣朱泚宅又女南通善坊又女

南通濟坊山南節度令狐楚家廟此坊南街抵城之

南面而綯宅未載然詩必可據集中橫塘蓮塘芙蓉塘外南塘等字必皆指綯所居者豈又有別館歟無

可再

考

吳館何時慰

御覽引越絕書吳人於硯石山置館娃宮

吳都賦注曰揚雄方言吳有館娃宮

臺幾夜熏綃輕誰解卷

暗爲分項綃輕卽飾

西施以羅縠之義

香異自

先聞

香異似用韓壽事上用秦臺亦胥事也

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

此聯全同槿花詩惟改寧字爲誰又與誰字複不知何以致此

樽前見飄蕩愁極客襟

分

李花

李徑獨來數愁情相與懸

一作憐非

自明無月夜強笑

欲風天減粉與園籜分香沾

一作活非

諸蓮

道源曰李開

彷彿其徐妃久已嫁

南史梁元帝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通季江每歎曰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初

妃嫁夕車至西州雪霰交下惟廉皆白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猶自玉爲鉢

借取猶尚多情之意用事

隱曲每如此

浩曰此章全以自傷第二句一篇之主也無月夜欲風天境象可慨矣獨明以標秀強笑以混俗也五六言才華沾丐他人

徐妃已嫁者借比己之久薄於令孤而屢至他人幕府也猶自玉爲鉢謂猶粧飾容貌以悅之也愁情懸懸終何依託歟

又曰或以徐妃久嫁比己之登第已久也猶自玉爲鉢猶爲人製應試之文當與後之柳下暗記同看然上說於味較長

訪人不遇留別館

才調集作留題別館

卿卿不惜瑣窗春

世說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

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

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云書庚徵傳王衍不與散交散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散曰卿自君我我

自卿卿我家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此兼用之微以體託意

去作長楸走馬

身

曹植名都篇
走馬長楸間

閒倚繡簾吹柳絮日高深院斷無

人

浩曰此必至令狐家未得見而留待也卿惟可施於令孤他人不得有此情款解者謂友人貯嬌之處非矣下二句以怨女自此極寫久候無聊蓋左右使令之人亦冷落之耳

一片

一片非烟隔九枝

見寓懷

蓬鸞仙仗儼雲旗天泉水

暖龍吟細

晉書禮志三月三日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鄭中記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

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露畹春多鳳舞遲榆莢散來星斗轉

春秋運斗樞一玉衡星散爲榆元命苞三月榆莢落又用天上白榆之義見聖女祠

桂花尋去月輪

移人間桑海朝朝變

見屢

莫遣佳期更後期

楚詞與佳人期今

張夕

浩曰戊籤玉山一片兩章同編而曰似爲津要之力能薦士者詠非情詞也愚謂總望令狐身居內職日侍龍光而肯垂念

故知急爲援手皆在屢啓陳情之時姚云恐遭逢之遲暮得之矣

寄懷韋蟾

懷二字

謝家離別正淒涼少傅臨岐賭佩囊

晉書謝幼度少好佩紫羅香

囊叔父安石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按謝安石進拜太保贈太傅無少傅之階世說亦無此稱似小誤却憶短亭回首處夜來烟雨滿池塘

句中暗寓鴛鴦豈韋有豔情而禁絕之邪

白雲夫舊居

平生誤識白雲夫再到仙簷憶酒壚

世說王濬冲經黃公酒壚顧

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此壚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絏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牆柳一作

外萬株人絕跡夕陽惟照欲棲鳥

徐曰藝文志令狐楚表奏十卷注曰自稱白雲孺子表奏集此白雲夫當是楚夫者尊稱也誤識卽早知今日繫人心悔不當初不相識之類深感之之詞也浩曰徐箋妙矣此固非道家者流也憶酒壚當與九日野菊同看

驕兒詩

或謂宜作嬌兒固有典杜詩有驕兒惡臥之句詩正極形驕字

袞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

〔蔡寬夫詩話〕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我死得爲爾子足矣

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白老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袞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之句不知卽此子否乎後何其無聞也〔田曰〕此真無稽之言〔按後人又有以薛逢子廷珪見舊新書傳北夢瑣言者而以爲義山子更謬甚也〕

文葆未周暉

〔史記趙世家〕公孫杵白程嬰謀取他

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廣韻〕暉周年子也固已知六七四歲知姓名眼不視識非梨栗

〔陶潛責子〕

詩一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

交朋頗窺觀謂是丹穴物

〔爾雅〕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

前朝尚器

一作氣

貌流品方第一

〔南史王僧綽傳〕究識流品〔晉書衛玠傳〕時中興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

史謝晦傳晦美風姿博贍多通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宋武帝前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不然神

仙姿不爾燕鶴骨

〔朱曰〕燕頸鶴步皆貴人風骨〔後漢書〕班超燕頸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按〕以鶴比人如嵇紹野鶴南史劉歆如雲中白鶴之類屢見此謂骨相如鶴矣再考證

慰衰朽質

〔田曰〕不自信正是自矜

青春妍和月朋戲渾甥姪繞

堂復穿林沸若金鼎溢門有長者來

〔漢書〕陳平家貧負郭以席爲

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

造次請先出客前問所須含意不吐實

歸來學客面闌

韋委切

敗秉爺笏

國語闌明與之言注曰
闌闢也道源曰敗其門

而入秉爺笏
以學客面也

或諱張飛胡

按南史劉胡本以面幼黑似胡
故名幼胡及長單名胡焉張飛胡

義同俗稱黑張
飛也舊註誤

或笑鄧艾吃

世說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豪鷹毛剗

化

反劣

良直反何曰讀若翕力魯靈光殿賦

剗劣峻釐

猛馬氣佶僕

離直反詩馬旣佶箋曰佶

壯健之貌僕字玉篇云廟主也

本作栗此云佶僕未檢何本

截得青貧簫

吳都賦引樂府雜則貧簫林簫

騎走恣唐突

竹馬見後漢書郭伋傳又杜夷幽求新書

歲有鳩車之樂後漢書桓帝

紀及所唐突壓溺物故

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鴟

御覽引樂府雜錄曰弄參軍始因

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穢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衣
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
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幹是以陸鴻漸撰詞云
韶州參軍蓋由此又引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
數百疋下獄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着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爲
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藪單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
輩中以爲笑按參軍固卽漢時公府掾之職然其名始於漢魏
之際至晉置官非和帝時已有也樂府雜錄正辨明之而其初似
由以後趙事訛爲後漢也文獻通考引之以誤也爲誠也而注家
皆以爲始後漢故特詳之朱曰五代史吳世家楊隆演幼儒不

能自持徐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鶴衣髽髻爲蒼鵠按朱氏引此極是蓋參軍是主軍謂蒼鵠可撲狐則與詩意背矣

又復紗燈旁稽首禮夜佛仰鞭胥蛛網俯首飲花蜜欲爭蛱蝶輕未謝柳

絮疾階前逢阿姊六甲頗輸失

禮記九年教之數日注曰朔望與六甲也

齊書顧歡年六十七歲畫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按畫字誤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可證此畫字凝去聲

走弄香奩拔脫金屈戌

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此謂

奩具之鉢索姊所輸物而拔脫之

抱持多反倒

一作側誤尚書胤征傳曰顛覆言反倒正義曰人當堅立今乃反倒

威怒不可律曲躬牽窗網

楚詞招魂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唾拭琴漆

廣韻略音客唾聲也索輸物來自覺乏趣乃牽網拭琴

有時看臨書

挺立不動膝

宣和書譜御府所藏李商隱書一正書月賦行書四六藁草元王惲玉堂嘉話李陽冰篆

請爺書春勝春勝宜春日芭蕉斜卷箋辛夷低過古錦請裁衣玉軸亦欲乞

以箋筆請書宜春也以上見不徒好弄實有慧心按舊書柳公權傳宣宗召昇殿御前書宦官捧硯過筆過筆蓋古語也

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顛頓欲四十無肉畏蚤

虱

〔南史文學傳〕十彬仕不遂著蚤虱等賦大有指斥序曰蚤蟲

〔按〕隱用此事畏蚤蟲喻畏人黃誦也

義山時年約三十八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

〔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乙科二十人爲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新書選舉志〕經策全通爲

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

穰苴司馬法

〔史記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穰苴兵法附穰苴於其中號曰

馬兵法

〔史記留侯世家〕老子出一編書曰讀

黃石卽我矣視其便爲帝王師不假暇非更纖悉

〔田曰〕憤激語

〔書乃太公兵法也〕中含數意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

〔指項羽及回紇遺種事詳史書〕

誅赦兩

未成將養如痼疾

〔漢書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失今不治必爲痼疾

兒當速

成大探雞入虎窟

〔後漢書劉陶傳〕陛下不悟而令虎豹窟於魔場〔班超傳〕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當爲萬戶侯

〔見韓同新居〕

勿守一經袞

〔漢書韋賢傳〕帙同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

滿籯不如一經說文袞書衣也〔後漢書楊厚傳〕吾繕袞中

有先祖所傳秘記〔晉經簿曰〕盛書有刺青繅袞布袞絹袞

〔胡震亨曰〕俚而能雅曲盡兒態惜結處迂纏不已反不如王川寄抱孫篇以一兩語謔送爲斬截耳

〔田曰〕寫得色色可

人不知因兒有詩抑借發詩興
全仿左太冲嬌女詩而後幅綴以感慨

(浩曰)

珍倣宋版印

王谿生詩箋註卷之四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受業

汪雲銘箴三
丁元采受五

參校

對雪二首

自注

時欲之東

徐曰

此將往徐州時

也偶成轉韻詩曰挺身東望心眼開乙集序十月尚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惶闕判官奏入幕則

正對雪時矣按徐箋似確盧宏正鎮徐州辟義山

爲判官詳年譜

時大中四年

寒一作爽誤氣先侵玉女扉

見和友人戲贈

清光旋透

一作遶

省郎

閨雪

漢書南粵傳

令諸校屯豫章梅領待命

白帖

大庾嶺上梅

南枝落北枝開

元和郡縣志

韶州始興縣大庾嶺本名塞上漢伐南越有監軍姓庾城于此號衆軍皆受庾節度故名大庾五嶺

中此最在東

故一名東嶠

柳絮章臺街裏飛

見回中牡丹

欲舞定隨曹植

馬

曹植有白馬篇

有情應濕謝莊衣

宋書符瑞志

大明五年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

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于是公卿並作花雪詩王阮亭曰一句雖非上乘語然尚不失雅馴墨客揮犀載羅可句云斜侵潘岳鬚橫上馬良眉則晚唐五季惡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

龍山萬里無多遠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龍山餘見漫成三首

留待行人二月歸

以慰閨人故聊訂歸期

珍倣宋版印

旋撲珠簾

一作樓

過粉牆輕於柳絮重於霜已隨江

令誇瓊樹

見後

又入盧家妬玉堂

按古樂府有二云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

欲試梅粧

雜五行書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

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花粧是也

何曰

連宵達曉關河凍合東西路

腸斷斑駒送陸郎

樂府神絃歌

明下童曲曰走馬上箭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陳孔驕

孔驕褚白陸郎乘班駒徘徊射堂頭望門不欲歸

按清商曲吳

聲歌有神絃歌十一曲此爲十也時代未細詳而後人或附在晉時陳孔陸郎未可確指舊注引之而所解則誤故

特詳之爾雅蒼白雜毛駒說文

駒蒼黑雜毛

何曰細看其層次集中最卑之格

浩曰用意婉轉是別

閨人之作首篇起句卽指閨閣文句自比三四詠雪習用之語

五謂又欲出遊六謂終宜還朝下以歸期不遠慰之蓋未知府公相遇何如也文作全與閨中夾寫中四句皆狀其美貌不可

以盧家三字謂借點徐慕結言閨人爲之腸斷從對面着筆倍覺生動讀者弗以堆垛沒其旨趣焉

東下三旬苦於風土馬上戲作

爾雅風而雨土爲霾此

蓋日苦烈風揚塵而作

路繞函關東復東

潘岳關中記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餘詳荆山按函谷關本東移河

南穀城縣穀城卽新安今出關而東復東謂赴徐也

身騎征馬逐驚蓬天池遼闊

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

屢見

題漢祖廟

後漢書注高祖廟在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

乘運應須宅八荒

淮南子四海之外八澤八水曰池無水曰隍

君王自起新豐後

見行次昭應縣

項羽何曾在故鄉

史記項羽下相人也又曰項王見秦宮室殘破又心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繡夜行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何曰宅八荒者可以自起新豐縣池隍者終不能故鄉畫錦形容最妙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迴

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盛德在木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

宮中行

樂有新梅沉香甲

夾一作前去

爲庭燎

宋書范曄和香方序棗膏昏鈍甲

煎淺俗南州異物志沉水香出日南先斫壞樹著地外皮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置水中不沉浮與水面平者名棧香其最小粗白者名繫香又甲香螺屬也大者如甌面圓殼有刺可合衆香燒之皆使益芳獨燒則鳴一名玉谿生詩箋註

流螺

〔按〕本草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蓋黏則爲脂散則爲粉故又曰甲煎粉也通作夾牋義同紀聞貞觀時除夜太宗延蕭后同觀燈問曰隋主何如答曰

隋主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

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過二百餘石

作壽杯

〔初學記〕引拾遺記王母薦穆王琬液清觴〔按〕拾遺記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即此〔十洲記〕瀛洲有玉

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之令人長生〔南岳夫人傳〕夫人在王屋山王子喬等降夫人設瓊蘇綠酒

疑是月

〔見〕屢遠聞鼉鼓欲驚雷〔詩〕鼉鼓逢逢疊疊奏公

王液瓊蘇

傾城客

〔詳後華清宮〕〔神女賦〕高唐之客

不踏金蓮不肯來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鑿

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餘見前

〔程曰〕通鑑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晦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

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胡三省注曰守歲之宴古

無之梁庾肩吾除夕應令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

已然隋煬帝云云據此則唐時除夜宴樂蓋本於隋故借隋以

紀事耶〔浩曰〕有寓意故用事不專隋也中書學士皆得與

守歲之宴此如令狐之承渥寵也新梅借寓新參鹽梅之任三

句正點隋宮四句上壽天子守歲事也五六言露盤鼓漏皆在

殿廷以深侍宮中故曰遙望遠聞也昭陽第一喻禮絕百僚步

踏金蓮借金蓮華炬爲言此時子直初相蓋大中四年除

夕也義山已在徐幕遙聞而賦之首曰消息乃雙翻字法

讀任彥昇碑

〔南史〕任昉字彥昇能屬文當時無輩尤長爲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齊

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梁武帝霸府初開以爲驃騎
記室參軍武宗踐阼歷官御史中丞祕書監出爲新
安太守卒

任昉當年有美名可憐才調最縱橫梁臺初建應
惆悵

宮

〔晉書成帝紀〕咸和五年造新宮始鑿苑城七年遷於新

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按〕南朝每以一朝之興爲某臺建梁臺建之字史甚多

不得蕭公作騎兵

〔南史〕武帝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射也至

是引昉符

昔言焉

〔浩曰〕義門評云中書堂裏坐將軍也奈何他不得此溫飛卿嘲令狐縑者縑固短於文學所謂燮理之餘時宜覽古者也程氏因以梁臺初建比縑初爲相余檢唐闕史路舍人友盧給事一條云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所狀盧之俊邁頗近粗豪義山與盧舊交盧初開幕府被其辟命故以寄慨情味乃極真切必非例刺令狐也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舊書志〕南道徐州彭河

城郡武寧軍節度使治所管徐泗濠宿四州〔舊書傳〕盧宏正字子強

沛國東風吹大澤

〔漢書高帝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地理志〕沛郡〔後漢書郡國志〕沛國〔漢

書〕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

視則見交龍於上遂產高祖〔又〕高祖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

徑高祖拔劍斬蛇有一老姥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亦帝子斬之

蒲青柳碧春一色

我來不見隆準人

〔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瀝酒空餘廟中客

肆不可入

見故驛迎弔桂府

玉中仍是青琅玕

〔禹貢〕琪琳琅玕傳曰琅玕石

葉

〔戰國策〕養由基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新書藝文志〕馬幼昌穿楊集四卷注曰判目是唐人每以比文戰〔唐

撫言〕同華解最推利市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聞者皆寂去惟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客皆縱觀盧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既而試登山采珠賦公大伏其精當遂奪盧解元則宏正之雄於文亦可見矣

戰功高後數

文章憐我秋齋夢蝴蝶

見七夕偶題

詰曰天

舊本皆作元近刊本作九今改

正門傳奏章

史記天官書蒼帝行德天明爲之開以京城言非專宸居也此必誤天作元後又訛九

耳故竟

正之高車大馬來煌煌路逢鄒枚不暇揖臘月

大雪過大梁

一通典汴州陳留郡今理浚儀開封二縣戰國時魏惠王自安邑徙居大梁卽今浚儀縣按

此紀所經之地也時方得侍御史名稍高矣故踴躍言之自來諸箋無不以武威將軍爲王茂元穿楊謂其善射戰功謂討劉稹憐我句謂妻以女於是支離膠轢大不可通夫長篇起承離合皆有線索沛國四句敘到徐也征東四句同舍相留也下文憶昔入句追敘己與盧往日情款也無緣中間夾入王茂元幕事況未點明盧公追敘於何伏脈蓋此八句正點盧公奏請入幕也武威將軍比盧蓋節鎮稱將軍如祭令狐相公尚曰將軍樽旁矣穿楊句美其少年登第也舊傳云討劉稹時宰臣議奏命宏正爲邢洛磁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誅乃令宏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戰功當指此非指徐州有銀刀都前後屢逐主帥宏正去其首惡軍旅無譁也莊生夢蝶乃變幻境象羲山赴桂管不久卽歸去住無端渾如一夢其奏入幕在十月故先言秋時之冷落下文赴辟昭桂十餘句皆以此先逗消息也詰日二句指奏辟而車騎甚都少遲出京故臘月過梁汴州在京東徐州又在汴東路乃經過若云赴忠武幕則在汴西何反越其境哉以上敘明來幕下乃層層追敘以作波瀾而燕昭四句兜轉文勢騰踔大是奇觀通首不涉茂元一字也惟是以武威稱盧未知向謂要不必泥看憶昔公爲會昌宰

會昌卽昭應之舊名詳行文昭應詩朱

日據此盧嘗令
會昌史略之耳

我時入謁虛懷待衆中賞我賦高

唐

舊本作堂近刊本作唐然必用高唐與屈宋相合或謂如樂府相和歌辭置酒高堂上者非也高唐亦是諷諫不嫌太豔

迴看屈宋由

通猶

年

一作輩

事武皇爲鐵冠

舊新書志法冠

額在書閣臥枕芸香春夜闌

此義山重入秘省時也按祕閣與柏臺相對故曰歷

廳以請新書宏正傳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杜牧之集有陪昭應盧郎中在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罷府周歲公宰昭應故在淮南之題考舊書紀太和四年九月傳師由江西觀察改宣歙七年四月入爲吏部侍郎九年四月卒牛僧孺傳太和六年十二月出鎮淮南凡在淮南者六年則杜之在淮南與盧之宰昭應皆在八年也舊傳云宏正入朝爲侍御史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故解者多以鐵冠爲侍御史今據牧之詩已稱昭應郎中而職官志會昌爲京縣與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品則必由郎中出宰昭應入爲中丞方與官階合豈至會昌初反止爲六品之侍御哉必奉使命時例加御史中丞而遂爲之也宏正或約義山入幕同行故曰請相所難時義山重入祕省不久明年赴辟下昭桂

謂赴桂管集白香山

年譜

活看詳東郊慟哭辭兄弟韓公堆上跋馬時

集韓公堆

堆在藍橋驛南商州北長安志韓公堆驛在藍田縣南通鑑注跋馬勒馬使迴轉也

迴望秦川樹如

齊

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按此爲移家關中稱樊南生之證蓋赴桂時仍從永樂移來也餘詳

文集卷一之首

梁戴嵩詩今上關山望長安樹如齊

一作釣

猿失羣暗寓夫婦離別之况

湘妃廟下已

一作春盡

舊書紀是年閏三月

虞帝城前初日曛

見奉使江陵春盡至湖南夏時

謝遊橋

上澄江館

按上句已至桂林矣此橋當在其境未詳舊注皆誤南史謝靈運宥徙廣州而靈運好遊山水疑其曾

至桂林有遺跡也

下望山城如一彈

庾信哀江南賦一地惟黑子城猶譚九

鷗鴟聲

苦曉驚眠朱槿花嬌晚相伴頃之失職辭南風破

秋一荆有呂氏春

帆壞漿荆江中

詳見前詩

斬蛟破

一作壁不無意

飲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返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飲

飛攘臂祛衣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任以執珪

博物志

澹臺子羽齋子金之璧濟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以璧三投於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意取荆江乃二事合用

平生自許非忽忽歸來寂寞靈臺下

後漢書第五倫少子頡

三輔決錄注曰頡爲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此謂寓居非謂國子博士也

徐府罷歸始爲博士也

著破藍衫出無馬

藍衫猶青袍

天官補

吏府中趨

古樂府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謂歸朝尉轂至

玉骨瘦來無一

把手封狴牢屯制囚

新書志法曹掌鞠獄麗法督盜賊時所署當爲法曹參軍

直廳

印鎖黃昏愁平明赤帖使修表

京兆尹令典牋奏皆詳於年譜中

上

賀嫖姚收賊州

乙集序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爲章賀事詳舊書紀月李玭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得長樂州而益

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事詳舊書紀境上憩青霞九曲之房又青要帝君紫雲爲屋青霞爲城字屢見道書

舊山萬仞青霞外

雲笈十籤王東遊碧水豪林之謂天

紫雲爲屋青霞爲城字屢見道書

望見扶桑出東海

謂天壇山

見畫松詩

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時聞

有燕昭臺

屢見田曰一縱一收攬入本題

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

王粲從軍樂

王粲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不賦淵明歸去來

晉書

陶潛傳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彭門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恩若

山重

時義山爲判官軍職也句中暗以自寓以下指四同舍

廷評日下握靈蛇

漢書

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階諸傳中幕官每帶試大理評事銜

曹植與楊德祖書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注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

書記眠時

吞綵鳳

（五音書）羅含字君章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

中因驚起自此後藻思日新（按）御覽於鳥卵門引幽

明錄與羅含傳皆作夢得一鳥卵

五色雜耀因取名之小有不同

君本楚詞何甥生非謝舅當世才

（南史宋武帝紀）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謝舅當用謝

中必有爲甥舅者故云

傾倒開見我生麤疎不足數

（吳志魯肅傳）張昭訾毀之云年少麤疎未可用

安蓋安有甥羊曇也同舍

青袍白簡風流極碧沼紅蓮

皆屢見

梁父哀吟鶻鵠舞

（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晉書）王導辟謝尚爲掾導謂曰聞君能作

鶻鵠舞一座傾想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

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憐狂來筆力如牛弩

弩亦以筋角爲之故古曰角弩亦曰犀弩玉海云唐時西蜀有八牛弩而

江淮弩士號精兵見唐書傳中江翼每作一戈如百鈞弩

（錢曰）極寫得遇知己之樂借酒祝公

千萬年吾徒禮分常周旋收旗臥鼓相天子

（晉書王鑒

傳）卷甲韜旗（後漢書隗囂傳）還師振旅橐弓臥鼓

相門出相光青史

（史記孟嘗君傳）將門

必有將相門必有相語亦屢見（按）新書表四房盧氏大房二房三房皆有宰相宏正系四房未有相故以頌之（錢曰）贈同舍而以祝府主終以見知之感同也（戊籤）曰末疊用一二句轉韻以急節終之

（魏志傳注阮陳諸人不甚見用

韋仲將云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粗疎

〔田曰〕一篇皆爲盧宏正發緯以平生所歷傲岸激昂儒酸一洗〔錢氏審體選本曰〕此律詩也題曰轉韻自明其爲律也唐人律詩有仄韻者有轉韻者有通篇無對偶者其聲調皆今體故皆名律詩前人論之甚詳今雜於歌行中蓋不得已而從俗其說不可不辨〔浩曰〕既轉韻則非律詩此篇音節殊類高岑其曰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者蓋語多豪邁頗覺自誇製題亦寓得意之能實古體也否則燕臺河陽諸篇獨非轉韻乎何木庵不謂是律哉順序中變化開展語無隱晦詞必鮮妍神來妙境本集中少有匹者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錢曰〕樞言疑草閣主人字〔程曰〕管子

〔有樞言篇似取以名閣以運
籌帷幄自許〕〔按〕錢說是

君家在河北我家在山西

〔按〕義山先世本隴西也漢書趙充國傳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山西謂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諸郡漢時所爲六郡良家子者皆其地虞胡傳關東出相關西出將關東西卽山東西宋王伯厚地理通釋秦漢稱山東山西南山北皆指太行非華山蓋秦在山西以太行山言而六郡之稱山西則又以秦隴諸山言漢書注曰隴坻卽隴山隴西郡在隴之西可類推矣二句謂各支派否則如史文所云義山懷州人反爲河北道矣朱氏以寓居永樂爲山西此古山東之地也尤誤

百歲本無業

〔一作異誤〕〔史記酈生傳〕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

陰陰

仙李枝

一神仙傳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爲姓二句謂無恒產而寶貴胄

尚書文與武戰

罷幕府開

尚書謂盧宏正卽戰功高後數文章之意

君從渭南至

新書志北府渭南縣

此亦以官所言我自仙遊來

長安志按遊宮志引尹先生內傳周康王時

縣有老

爲大夫領散關長得遇老君其後先生白日上昇於此縣界有老子墓有廟有尹舊宅有廟縣地多以仙名餘別詳義山由

老

出赴平昔苦南北動成雲雨乖徐辟

顏延之詩朋好雲雨乖

逮今及

兩攜手對若牀下鞶

同鞋夜歸碣石館朝上黃金臺

皆屢見謂同在幕我有苦寒調

子夜警歌誰知苦寒調共作白雪絃

君抱陽春才

年顏各少壯髮綠齒尚齊

以今所定年譜大中五年爲三十九歲尚可稱少壯若如舊譜則漸老矣義山先時已悲白髮

而此言少壯者所遇稍足樂也

我雖不能飲君時醉如泥

見昭州政靜籌畫簡退食多相攜掃掠走馬路整頓

射雉翳

後漢書仇覽傳盧落整頓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琅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爲

茅障以自翳用雉矢射之文選射雉賦注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按茂陵文固陽太平御覽引之作茂陵人周陽

春風

二三月柳密鶯正啼清河在門外上與浮雲齊

徐州

臨水韓昌黎詩所謂汎泗交流郡城
角也又有雉帶箭詩亦可與此互證

欹冠調玉琴彈作松

風哀

樂府詩集琴集曰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

又彈明君怨

樂府詩集琴曲有昭君怨石崇

王明君辭序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明君

一去怨不迴感激坐

一作臥非

者泣起

視雁行低翻憂龍山雪却雜胡沙飛

從琴及雁遞生情景

仲容

銅琵琶

晉書阮咸字仲容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通典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

蜀人於古墓中得銅者時莫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爲之聲甚清雅竹林七賢圖阮咸與此類同因名曰阮咸項直聲淒淒

樂府雜錄琵琶有直項者曲謂之阮咸

項者此亦蒙上引入線索細妙

金捍撥

見詠孔雀

畫爲承

一作水誤

露雞

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露雞

君時臥

棖觸

謝惠連祭冥漠君文以物棖撥之注曰說文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棖此謂指琵琶勸客彈以佐酒

上譚琴是實事此琵琶是虛事

勸客白玉盃苦云年光疾不飲將安

歸我賞此言是因循未能諧

應上不能飲

君言中聖人

魏略徐邈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偶醉言耳

坐臥莫我違榆莢亂不整楊花飛相隨

上有白日照下有東風吹青樓有美人顏色如玫瑰

歌聲入青雲所痛無良媒

詩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

道高門結重關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來少年苦不久顧慕良難哉

賦嵇康琴賦徘徊

顧慕謂所思難合而年華易逝極宜少愁而多飲也

徒令真珠弔

一作脣徐曰真珠淚也弔臟也淚出痛

腸之意按說文廣韻集韻諸書臍房脂切牛百葉也一曰鳥臍脭脭充脂切烏胃也一曰五臟總名臍同臍又臍齋亦作臍臍是臍亦同也又據周禮醢入脾析之注是臍與脾亦通也脣正韻音陞陞脣胃脘也義亦相類徐氏之解似之余則謂真珠弔如胸有

慧珠之意下句裏爲潤濕

裏入珊瑚腮

俗頤字江總詩盈盈扇掩珊瑚脣上數

句真美人香草之思君言以下皆彼所言相勸慰者青樓美人其人以比義山

君今日少安聽我

苦吟詩古詩何人作老大猶

一作

傷悲

古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傷悲四句義山答詞言老大猶將傷悲可不及時努力耶

田曰敘述易見以善用韻遂使聲色俱古中有開宋人粗莽爲得意者何曰氣味逼古後幅純乎漢魏樂府浩曰義山在徐幕心事稍樂故有此種之作音節古雅情景瀟洒神味綿渺離合承引極細極自然五古中上乘也不得其解何從研

咀今而後讀此詩者意何如歟

越燕二首

本草注
燕胸斑黑聲大者越

上國社方見

〔左傳〕鄭子曰元
鳥氏司分者也

此鄉秋不歸爲矜皇

后舞

〔用飛燕事
詳後蜂〕

猶著羽人衣

〔拾遺記〕周昭王晝而假寐忽

文杏好

〔長門賦〕飾文杏以爲梁
中梁上作巢胡燕多在檐下作巢此句正勾清越燕

拂水斜紋亂銜花片影微盧家

試近莫愁飛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

侯〔盧家蘭室桂爲梁
中有鬱金蘇合香〕

將泥紅蓼岸

〔爾雅〕薔虞蓼注曰澤蓼〔詩周頌〕以薅荼蓼毛傳曰蓼水草也〔爾雅〕翼蓼有紫赤青等種

舊痕去應逢阿母

〔原注〕樂府詩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阿母長相見〔朱曰〕今本作黃姑織女

來莫害王孫

〔漢書〕成帝時童謡曰燕飛來啄王孫

記取丹山鳳

〔屢見今爲〕

百鳥尊

〔家語〕子夏曰羽蟲二物而被擯在外七句方是借點盧氏次首三四謂地雖易而職

百鳥尊

〔家語〕子夏曰羽蟲二物而被擯在外七句方是借點盧氏次首三四謂地雖易而職

〔浩曰〕在徐幕作題取燕巢於幕之義首章次聯言因恃才傲

則同五六言去宜至我閨中來則莫爲我害義山本
王孫也時令狐陶已拜平章禮絕百僚故結句云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吳越春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撫攬長吟悲鳴

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

所謂屢啓陳情而不之省也寫得沉痛如許〔錢曰〕傳神空際

超超薄宦梗猶泛

〔戰國策〕蘇子曰士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

氾濫無所止故園蕪已平

〔陶潛傳〕弱年薄宦〔又曰〕田園將蕪忽空庭正蕪沒又日

詎念漂搖嗟木梗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此章無可徵實味其

意致當在斯時

辛未七夕

大中五年辛未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
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
接過來遲古有伺織女度河事〔崔實四民月令〕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如地河之波輝輝有光耀五色以此爲應豈能無意酬烏鵲〔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惟與蜘蛛乞巧

絲見七夕偶題墳橋之功最多豈得反厚於蜘蛛耶時在徐幕必有借慨

迎寄韓魯

誤似當州作果

按舊新書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

同年

境以降突厥置魯麗含塞依契諸州謂之六胡州寶應後分合廢置不一開元二十六年於此置宥州寶應後廢元和時又置爲吐蕃所破長慶四年復置復置者止宥州而吐蕃傳長慶元年以壯騎屯魯州者仍其地之舊名耳且與詩之興元百牢絕不相涉必誤也愚玩史鑑疑王贊宏由果州刺史爲興元副使充行營兵馬使而韓瞻或代刺果州故行程必過百牢關果魯音近而訛也臆測頗似而難遽定是年春盧

宏正卒義山還京其迎寄之跡未能細核

積雨晚騷騷

張衡賦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相思正鬱陶不知

人萬里時有燕雙高寇盜纏三蜀

舊本皆作三輔今改定自注時興元賊

起三川兵出漢書百官表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一二輔通典唐開元中以近畿之州同華岐蒲爲四輔按蒲州屬河東道

同華鳳翔爲關內道之三輔新書封敖傳節度興元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贊捕平之通鑑大中五年十月蓬果

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贊宏充三川行營兵馬使六年二月討平之時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

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煩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賊投弓列拜

珍倣宋版印

請降潼歸館而費宏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二省注）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三川東西川及山南西道（按）此事舊書失載新傳略甚也雞山之名不一舊書溫造傳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禱雞翁山祈晴卽時開霽文宗詔封雞翁山爲侯寰宇記山在褒城縣北入斜谷二十里則非此山也寰宇記云蓬州蓬山縣西南六十里石雞翁山有石如雞又果州有石如雞母二山相對去五里蓬果羣盜所依阻者必此山也蓬果屬興元故曰興元賊起與梓州成都所管邊境連接故寇掠三川出兵致討也小賊卽平何至擾動三輔哉或疑入擾鳳翔寶雞之境故曰纏三輔然以注之三川證句之三輔必不然矣余故以爲三蜀之訛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常璩蜀志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又巴志板楯蠻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舊書李晟傳三川震恐又曰從晟言三蜀可坐致也三蜀本非廣指三川而以三蜀稱三川史文習見所訂必不誤矣

莓苔滑百牢

（通典）

漢中府西縣隋置關在縣西南今名百牢關（元和郡縣志）百牢關自京師趣劍南達淮左皆由此餘詳分水嶺聖朝推

衛霍

一作索衛霍漢書衛青霍去病也二句似言主將成功佐理之人歸至曹司亦增光耀矣衛索晉書尚書令衛瓘尚

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則以矣其文采歸後自有清華之境意亦可通玩曰仙曹似衛索較是或如頗牧出自禁署之意則衛霍是也

歸日動仙曹

（浩曰）味詩語似朝命韓瞻往佐討賊故前半言正爾相思不知有此遠行五紀時事六想程途結則祝其還朝送行常法

詠懷寄祕閣舊僚

二十六

止二
十四

韻舊本皆作二十六似

誤然細玩通篇多是詠懷而寄舊僚太略似牀下隱何卑下再得兩韻轉捩奮跡句接更融和頗疑脫二

韻故未改從實數（通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又有御史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

閣後漢桓帝始置秘書監（文選）陸士衡詩絜身躋秘閣又表云身登三閣（晉官品令）秘書郎掌中外

三閣經書覆校
殘闕正定脫誤

年鬢日堪悲

南史蕭子範到府牋雖佩恩寵還羞年鬢

衡茅益自嗤攻文

枯若木

陸機文賦兀若枯木

處世鈍如槌

五言書祖納傳鍾雅曰君汝穎之士

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

敢忘垂堂戒

見故番禺侯記索隱垂邊也

近堂邊恐其墮墜

寧將暗室欺

舊注引梁簡文帝紀弗欺暗室豈况三光又宋書阮長之傳

一生不侮暗室皆非初出處也

毛詩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日而蒸盡縮屋而繼之按古所謂顏子縮屋稱貞也而事文類聚不欺閭室一條引史記云云卽此事豈古書以此爲不欺暗室耶采之以俟再考懸頭曾苦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好學時欲寢寐奮志懸頭屋梁以自課

崔

鴻前秦錄姜宇字子居每夜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

折臂反成醫

左傳齊高殼日二折肱知爲

良醫楚河惜誦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僕御嫌夫懦

新序楚白公之難有莊善者將往

死之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將赴之比去餐則失七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

曰仁者之勇也二事相類詩蓋明己之好義

晉書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

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武帝見濟

曰卿家癡叔死未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

幼女漫憂葵

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我憂魯君老太子少也婦曰此魯

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我家繫馬於園馬失踐我園葵使我終歲不厭葵味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微弱亂將及人

遇炙誰先噉

晉書王羲之傳年十三謁周顥顥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敢啞先割啞義之於是始

知逢壅卽更便

一作吹

楚詞九章徵熱羹而吹鑿兮六帖傅奕曰徵熱沸羹者吹冷壅

同畫餅

魏志明帝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士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面貌乏凝脂

世說王右

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古管

文章若管窺

晉書王獻之傳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圖形翻類狗

見上

杜僕

入夢肯非罷

楚詞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

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餘見上杜僕射

自哂成書籠

已見奉使江陵又見新書

文藝傳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

終當呴酒卮

晉書劉伶求酒於妻妻涕泣諫曰君飲酒太

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

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乃引酒御內魄然復醉集韻祝或作呴

嬾霑襟上血

詩鼠思泣血餘見

任宏羞鐸鏡中絲

通俗文拔滅髮鬚謂之鐸史有齊高帝拔白髮擲鏡鐸事

農尉

方喻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馬融櫓蒲賦知排五木散九齒

方喻

五書葛洪傳洪少好學性寡欲不知甚局幾道櫓蒲齒名此聯謂委心任運不與人角勝負

事神徒惕慮

佞佛愧虛辭

見奉使江陵曲藝垂麟角抱朴子佞人積其功勤契闊勞藝性篤行真

心無怨貳萬夫中有一爲多矣爲者如牛毛僨者如麟角

困學紀聞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虎皮

見送劉五經

乘軒寧見寵左傳一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危也猶燕之巢於幕上禮俗拘嵇喜

五書阮籍傳能爲青眼對之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齋酒挾琴造焉

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

五書嵇康傳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北堂書鈔嵇喜集云晉武

爲撫軍妙選官屬以惠爲功曹句取爲幕職喜惠同侯王忻戴

達

〔廣韻〕忻同欣〔玉篇〕訢與欣通〔集韻〕訢又僖上聲亦喜也
〔晉書隱逸傳〕戴達字安道誰國人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徙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不就乃逃於吳後王珣請徵爲祭酒不至後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

詹事王珣疏薦參皇太子僚侍郎曰達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北堂書鈔〕王珣啓戴達爲國

子祭酒云前國子博士戴達綽有遠概堪發胄子之蒙句取爲博士〔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途窮

〔漢書杜欽傳〕皆結舌杜口句當用〔晉書〕阮嗣宗口不減否人物鍾會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醉獲免餘見

〔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馮驩彈其劍而歌曰無立錐之地至

〔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長鉗歸來乎食無魚〔晉書〕王徽之字子猷爲車騎桓沖騎兵石靜勝但擣〔支頤〕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

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句暗用此事〔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

〔莊子〕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呂氏春秋〕無立錐之地至

貧也此聯謂徒充幕客不得仕於天朝至

〔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柏臺成口號〔六典〕御史臺曰柏臺義山得寄祿

〔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之侍御史故曰口號〔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芸閣暫肩隨〔禮記〕五年以長則肩

與祕省對也悔逐遷鶯伴誰觀擇風時〔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導爲揚州辟從事亦因御史臺

月日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顥遇之和方擇風夷然不動顥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句謂心事

無人能察〔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易〕大畜卦何天之衢亨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

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阮籍傳〕鄰家少婦有美色嘗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不自嫌其夫亦不疑眠字似兼用此然不必牀下隱何卑

用事未詳〔按〕唐撫言無官受黜條云王右丞維待詔金鑾殿一日召孟浩然商較風雅

忽遇上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上命吟詩念北闕休上書四句放歸南山新書采入傳文源師引註此句不知義山用事必不古今夾雜意境亦不類况本不足信乎後漢書梁松候馬援疾獨拜牀下援不答仇覽入太學同郡符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郭林宗與融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敷服下牀爲拜晉書夏統責諸人迎女巫章丹陳珠奢淫亂禮遂隱牀上被髮而臥諸事皆不可符余前注亦謬

奮跡登宏閣

一作閣〔史記平津侯傳〕對策擢第一拜爲博士後

爲丞相餘見哭蕭侍郎此指舊僚

摧心對董帷

〔漢書〕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此自謂

校讐如有暇

〔劉向別傳〕讐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

怨家相對曰讐持本人一人讀折若

松竹一相思

〔何曰〕要以歲寒之意

〔浩曰〕此爲博士時作也〔集序云在國子監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爲文章與詩中諸句皆符其中於入幕情事三致意焉者蓋桂管則遭貶徐州則府公卒皆有憂危故有僕御巢幕等句柏臺四句乃專指徐方也第又以述懷訴恨之辭前後錯入其中讀者易致淆亂耳

房中曲

〔漢書禮樂志〕高祖有房中詞武帝時有房中歌皆本周房中樂此則以言悼亡也集中

悼亡詩
始此

薔薇泣幽素翠帶花錢小嬌郎癡若雲抱日西簾
曉日幼不知哀高始寤枕是龍宮石龍宮有龍女故泛言寶石耳割得秋波色
玉簟失柔膚但見蒙羅碧覩枕而如見明眸見被而難尋玉體王氏色美而必尤豔於目
以後屢言之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

瑟長於人

大中七年乙集序云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則悼亡定在五年也他詩云補葉翻時則當在秋深矣此云前

年指四年也春字不必泥歸來謂自徐歸也回中壯

丹詩已云錦瑟意王氏妙擅絲聲故屢以致慨

今日澗底

松左思詩鬱鬱澗底

松比己之不得志明日山頭蘖古子夜歌高山種芙蓉

衡悲愁到天地一作翻相看不相識

古樂府天地合乃行役天池海也於義亦通然天地似暗承上潤底山頭何曰最古

宿晉昌亭聞驚禽

羈緒鰥鰥夜景侵

釋名愁惄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字從魚魚目恒不寐

高窗不

掩見驚禽飛

英華作行

來曲渚烟方合過盡南塘樹更

深

曲渚南塘以晉昌近地言

胡馬嘶和榆塞笛

史記秦却匈奴樹榆爲塞漢書衛青西定

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名或謂之榆中

楚猿吟雜斷

水經注湘水又北

洲餘詳故番禺侯

對橘

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

本字見左傳審之戰

心

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

本草猿居

在林木掛結並同絃

田曰一詩之情生於首四字三四寫夜亦見可驚之地正自無限下半見失意者更有猿馬人世苦境只禽也耶却放自己在外更慘浩曰田評真解頤矣首

壬申七夕

大中六年壬申

已駕七香車

魏武帝與楊彪書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憲七香車二乘隋書禮儀志引此事謂牛駕之

蓋擯車也

心心待曉霞

江總詩心心不相照望望何由知

風輕惟響珮月

舊

作日何義門校改

薄不嫣花桂嫩傳香遠榆高送影斜

詳海客追慨前遊之

五成都過卜肆

見崔氏

曾妒識靈槎

見聖女祠

浩曰時當已承東川之辟矣首聯暗寓已承辟命只待啓行三四比雖將行役未甚光華結則撫今追昔而言又將入蜀也

柳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遊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

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

田曰不堪積愁又不堪追往陽斷一物矣

浩曰初承東川命假物寓姓而言哀也意最深婉上痛不得久官京師下慨又欲遠行東川之辟在七月正清秋時斜陽喻遲暮蟬喻高吟言沉淪遲暮豈肯尚爲人書記耶尋乃改判上軍若僅以先榮後悴解之淺矣此種入神之作既以事徵尤以情會妙不可窮也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

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朱曰王十一必茂元之子徐

文集有茂元子侍御瓘本集有王十三分司校書王十二豈卽侍御歟按悼亡日近王氏之卒

初亡時期近也非

謝傅門庭舊末行

云晉書謝道韞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

今

朝歌管屬檀郎

臆乘古之以郎稱者潘岳曰潘郎檀郎又以奴得名者潘岳曰檀奴按朱氏引李賀詩檀郎謝女眠何處又趙嘏詩謝家聯句待檀郎唐人慣以檀郎稱婿也徐氏謂指畏之其殆然乎

簾垂地欲拂塵時簾竟牀

潘岳悼亡詩展轉昧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

悲

嵇氏幼男猶可憫

晉書嵇康傳與山巨源書曰女年十二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

左家嬌女豈能忘

左思嬌女詩左家有嬌女皎皎頽白皙目粲如畫按織一作紝姊一作姊蕙一作惠是姊妹二人此卽上河東公啓所謂眷言息閑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

伯喈之女也

愁

一作秋

霖腹疾俱難遣

河魚腹疾奈何

萬里西

風夜正長

何曰西風加萬里夜長加正字極寫鰥鰥不寐之情

錢曰平平寫去淒斷欲絕唐以後無此風格矣

壬申閨秋題贈烏鵲

通鑑日錄大中六年閨七月

繞樹無依月正高

魏武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淚濺雲袍

魏武都鄴

幾年始得逢秋閨兩度墳河莫告

勞

按乙集序七月河東公奏爲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蓋判官視掌書記稍高義山於徐幕已爲判官此時必至東都懇仰再爲奏請而改故下二句借言機緣難遇莫憚

兩次陳請也否則奏充書記而私自移易必然矣上二句則兼失偶言之其深處真不可輕測

夜冷吟

一作

樹繞池寬月影多村砧塢笛隔風蘿

馬融長笛賦序
融獨臥郿縣平

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

西亭翠被餘香薄

何遜嘲劉孝綽詩
玉釧遠猶憐翠被香

一夜將愁向敗荷

西亭

此夜西亭月正圓疎簾相伴宿風煙梧桐莫更翻
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

鶴警露故二云

徐曰崇讓宅有東亭西亭此與上章皆悼亡作
在東都宿崇讓宅作當以謁謝仲郢而來也仍卽還京而冬間

浩曰皆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

陳帆曰鳳尾羅鳳文羅也黃庭經序盟
以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一尺一作匹

帖一鳳文蟬翼並羅名庚信謝賛卓袍

羅啓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

碧文圓頂夜深縫

妍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
開百闔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盲四隅上下以便移
置義山殆指此按姚說近是古所謂青廬也但此頂上句謂羅帳

城河內

詩 車走雷聲語未通

見前無題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

消息石榴紅

石榴酒可喻合歡見惱韓同年孔紹安事可喻京宦見回中牡丹

斑駔只繫

垂楊岸

見堯雪

何處西南待

任誤一作

好風

見李肱畫松詩

是夢

屢見

小姑居處本無郎

原注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樂府神絃歌青溪小姑曲開

門白水側近橋梁采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劉敬叔異苑青溪小姑蒋侯第二妹也

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

風波不信菱枝弱

清狂

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

慧曰清狂如今白癡也

浩曰將赴東川往別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也首作起二句衾帳之具三句自慚四句令狐乍歸尚未相見五六喻心跡

不明而歡會絕望七八言將遠行垂楊岸寓柳姓西南指蜀地文章上半言不寐凝思惟有寂寥之况往事難尋空齋無侶五謂菱枝本弱那禁風波屢吹慨今也六謂桂枝之香誰從月露折贈遡舊也惟其懷此深恩故雖相思無益終抱癡情耳此種真沉淪悲憤一字一淚之篇乃不解者引入歧途粗解者未披重霧可慨久矣

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辭

(登徒子好色賦) 登徒子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

與出入後宮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章華大夫曰蓋徒以微辭相感動却

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

疑

屢見全從杜詩

玉一
章化出

(楊曰此爲無題作解)

(浩曰屢啓不省故曰夢覺遲猶云

喚他不醒也不得已而托爲無題人必疑其好色豈知皆苦衷

血淚乎子載而下紛紛箋釋猶半在夢境中玉溪有知尤當悲

咤矣此與中路因循之章一前一後皆爲生平大端自後乃真

絕望無題之篇少矣北夢瑣言有宰相怙權一條專詆令狐絰

言其尤忌勝己者以商隱溫岐羅隱三才子之怨望卽知絰之

遺賢也是則絰不第怒義山之背恩耳

(又曰余嘗謂韓致光香奩詩當以賈生憂國阮籍途窮之意讀之其他詩云謀身

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乃一腔熱血也旣以所丁不辰

轉喉觸忌壯志文心皆難發露於是托爲艷體以消無聊之況

其思錄舊詩淒然有感二云緝綴小詩鈔卷裏尋思閑事到心頭

自吟自泣無人會陽斷蓬山第一流固已道破苦心後人信口

薄之或且以爲和凝之作可怪矣義山所遭之時大勝於致光而人品則大不如致光至於托事言哀纏綿悽楚一而已矣義

山詩法冬郎幼必師承香奩寄恨彷彿無題皆楚騷之苗裔也

余編義山詩而後之讀者果取史書文集事會其通語抉其隱

當知確不
可易耳

晉昌晚歸馬上贈

原編集外詩

西北朝天路登臨思上才城閑烟草徧村暗雨雲
迴人豈無端別猿應有意哀征南予更遠吟斷望
鄉臺

(寰宇記) 益州記二云昇遷亭夾路有二臺一名望鄉臺在成都縣北九里(按)水經注升遷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故他書於橋於亭多作昇仙其實當爲升遷

(浩曰) 程氏謂自綺處歸馬上贈別友人之作是赴東川幕府時也似之矣西北朝天者友人自東南來也三四寫晚歸似兼言將歸東南楚鄉下半相別而言我將西南行矣友人似亦爲令狐所薄五六澹語却沉痛結三字統指蜀中不必泥臺在西

也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舊書志) 劍南道梓州梓

潼郡東川節度使治所管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等州(本傳)柳仲郢鎮東川辟爲判官餘詳年譜

佳兆聯翩遇鳳凰

(左傳) 鄭子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此曰聯翩則婚期

不相遠豈遲至河陽時哉

雕文羽帳紫金牀

(昭明太子詩) 羽帳鬱金牀洞冥記神明臺有金牀象

席

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

(南史劉獻傳)

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樹謂兄子弇曰吾不及見此實爾其勿言及秋而亡

烏鵲失棲常不定又欲

遠行鴛鴦何事自相將之指畏

京華庸蜀三千里

(尚書牧誓)庸蜀

送到咸陽見夕陽

(錢曰盡而言有窮)

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

(程曰鄭州獻詩之從叔舍人襄也)

(按近似未可定)

莫歎萬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悵望何況百牢

(程曰文集代絳郡公啟某本洛下諸生言君將歸關洛而望武關猶不免悵望况我之度百牢而客蜀歟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散關屢見按赴桂赴徐閨)

人固在今則失偶而出遊
也非謂乍悼亡卽赴辟

劍外從軍遠舊鴛機

劍閣之外

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

籌筆驛

(一統志)保寧府廣元縣北八十里有籌筆驛蜀相諸葛亮出師嘗駐於此唐李義山詩

云全蜀藝文志利州碑目舊有李義山碑在籌筆驛
因兵火不存按今之廣元縣唐利州益昌郡綿谷
也

魚一作猿猶疑畏簡書

詩畏此簡書傳曰戒命也

風雲長爲護儲

胥

揚雄長楊賦木擁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

徒令

上將揮神筆

世說晉文王固讓九錫司空鄭沖就阮籍爲文敦喻宿醉扶起書札爲之時人以爲神筆字

車

蜀志鄧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詣軍壘門芟解縛焚櫬後主舉

見終見降王走傳一作副誤

傳若今之驛古者以

車

詣軍壘門芟解縛焚櫬後主舉

家東遷至洛陽潘岳西征賦作降王於道左

史記田橫傳高帝赦齊王田橫罪田橫迺乘傳詣洛陽游俠傳條侯乘傳車將

至河南漢書注傳若今之驛古者以

車謂之傳車後人單置馬謂之傳驛

管樂有才真

一作終非

忝

蜀志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謂爲信然

關張無命

欲一作復何如

蜀志先主與羽飛恩若兄弟先主定益州羽督

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乃遣人勸孫權羈羈其後羽引軍還權據江陵遣將逆擊羽斬之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之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蜀志楊戲傳關張赳赳隕身匡國

年錦里經祠廟

見武侯廟古柏

梁父吟成恨有餘

見偶成轉韻白虎通梁

甫者泰山旁山名（西溪叢語）文選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注曰言王者有德則封泰山泰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諸葛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按）所傳武侯梁父吟專詠齊晏嬰以二桃殺三十事有云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似歎蘊文武之才而恐爲人所斥也前遊不得志當亦有讒之者

范元實詩眼（文章貴向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易見余行蜀道遇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魚鳥云云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云云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不及也（何曰）議論固高尤在抑揚頓挫處使人一唱三歎轉有餘味（楊曰）沉鬱頓挫絕似少陵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自注）此情別寄（通典）秦州上邽縣潘

家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中江（寰宇記）源出秦州嘉陵谷因名（廣元縣志）南去有塗喜驛今廢（按）香山酬元九東川路詩中有嘉陵縣望驛臺卽望喜驛也蜀王錄云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驛入漢川矣自西南來始臨嘉陵頗有山川景致

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

（見梓潼長卿山舊書志注）閬州

水迂曲經郡二
面故曰閬中

若到閬州一作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

中誤

樓

(地形志)閬中居蜀漢之半當東道要衝(通典)今郡城卽古閬中城名曰高城前臨閬水却據連岡(按)嘉陵江自昭化廣元間又東南入蒼溪縣界此驛舊蹟正當其地又東南歷閬中南部皆唐閬州之境自此歷唐之果州至渝州入大江滔滔東下而赴海矣詩以東流赴海喻彼之無情更有高樓喻己之悵望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帶月碧於藍

(徐日杜詩嘉陵江色何所似)

石黛碧玉相因依義山亦云然當是川水之最清者

今朝相送東流後由

猶同

自驅

車更向南

梓州在閬

(浩曰)此情別寄者以今東川之行追慕前此巴蜀之役也江水於此東流我更驅車南向昔行旣屬徒勞今此亦非得意言外寄慨無窮也惜前後細蹤無可殫索耳

張惡子廟

(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梓潼縣張蛋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

(按)今瑣言刊本無此條爾雅跋蛋注曰蝮屬大眼

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蛋子跌音迭蛋烏落切華陽國志梓潼縣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土拽蛇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是其初皆因拔蛇之所而後乃不一其說也

蜀與惡音相類惡古文作亞史記盧綰孫他之封亞
谷侯漢書作惡谷皆烏落切非衣駕切午橋引語林
宋人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以爲漢條侯印
古亞惡二字通用而謂此亦張亞子其說非也梓潼
之神後益靈應近代則附之以文昌之星崇之以帝
君之號世所傳化書雖不敢盡信而靈奇不測超越
常理羈民廣教功斯爲大矣朱曰案圖志神之墓
在梓潼縣東二十里其廟先號九曲蓋梓潼水來朝
九折而去後號七曲四川通志五婦山七曲山皆在梓潼縣北二山相接

下馬捧椒漿

楚詞奠桂酒兮椒漿

迎神白玉堂

見對雪徐曰梓潼灌口射洪號爲

三神宋井度有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見對雪徐曰梓潼灌口射洪號爲

蜀三神祠錄一神人謂之曰君蜀還秦秦無主其在君平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祀之梓潼化書第七十五化云往關中與姚萇爲友久之予厭處凡世歸蜀峯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予予假以鐵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萇疑予予爲之一磨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壩是也後萇以苻堅死卽帝位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

兄僕射相公

舊新書傳杜悰字永裕宰相佑之孫式方之少予以門蔭三遷太

子司議郎尚憲宗女岐陽公主會昌中由淮南節度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稹平進左僕射未幾出

爲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罷爲東都分司踰歲起爲留守復節度西川召爲右僕射進同平章事初加司空繼加司徒後加太傅封邠國公按二書悰傳年月皆不細考宰相表悰由淮南入相在會昌四年閏七月罷相在五年五月其移鎮西川則在大中二年二月見通鑑考異中三年十月始奏取維州又舊書紀及白敏中傳李回于大中元年八月節度西川二年正月左遷湖南觀察敏中於五年出鎮邠寧七年移西川節度然則悰淘於二年二月由東川移西川而七年始移淮南故柳仲郢六年鎮東川其子柳珪被悰辟聘也悰之再鎮西川則在大中十二年間仲郢已罷梓府矣又考薛逢有送西川杜司空赴鎮詩是大中末由東都留守復鎮西川時也又有送司徒相公赴闕詩是懿宗咸通二年二月又從西川入相時也悰由留守加司空再鎮成都加司徒其加太傅封邠國則在咸通再相之時故此題只稱僕射相公也合而訂之凡舊書傳止一書鎮西川不書再鎮又不書復移鎮淮南而舊紀與通鑑書敏中於大中六年四月調西川朱氏譜此詩於大中末再鎮西川之時徐箋文集謂柳珪之辟在仲郢咸通初鎮興元時事一一皆誤也又按文集獻相國京兆公啓余初誤爲杜悰而以詩中早歲乖投刺爲疑今知啓乃上韋悰也此二篇余初誤爲大中二年義山蜀遊時作時未悼亡故於悼傷句誤引懷舊賦戴侯楊君以比王茂元之卒後從成都文類得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知義山有奉使西川決獄一

事而此箋乃能改定其曰有客四句是以鄰封使客
驛路相迎灼然明白矣悰於七年移淮南義山六年

冬抵東川當卽赴西
川而來春返梓也

帝作黃金闕

周禮正月之吉縣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
闕也史記高祖紀蕭丞相營未央宮立東闕

北闕按宮闕習言金闕史記封禪書三神山在渤海中黃金銀
爲宮闕神異經西北荒有金闕中有金階入兩闕中名天門皆借

耳證仙開白玉京

見杏花又五星經天

有人扶太極惟

嶽降元精

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後漢書郎顗傳元精所生王之後臣

耿賈官勳大

後漢書

書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左將軍膠東侯賈復並圖畫南宮雲臺

荀陳地望清

後漢書荀淑頬川

首旅常懸祖德

書君牙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春官之屬司常掌

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舊書傳杜佑相德順憲二宗封岐國公撰通典二百卷

甲令著嘉聲

晏子春秋

經出宣尼壁

見贈劉五經書留晏子楹

晏子春秋

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楹也語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道碑文

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按竊字似誤舊書傳式方明練鍾律有所考定家財鉅萬別野爲城南之最與時賢遊樂而有節累官至桂管觀察以上謂其承祖父家學）

武鄉谷在南

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見春秋僖二十八年

武鄉傳陣法

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十

昔流王澤

澤竭而詩不作

由來仗國楨

詩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九

河方

舊皆作分必誤今以意改定

合沓

書傳河水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平原北是也

崢嶸

禹貢注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三門山是也

得主勞三顧

蜀志諸葛亮傳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驚人肯再鳴

見送李碧虛天共千牛

轉黃道日同行

漢書天文志光道晉書志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

外半在赤道內新書傳會昌初悰節度淮南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閲良家有姿相者悰皆不從帝以悰有大臣體乃罷所進伎有意倚悰爲相踰年召爲平章（何曰）一鳴驚人指此事也

後飲曹參酒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欲有言者輒飲以醇酒

先和傳說

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悰自淮南入爲尚書僕射領鹽鐵轉運使尋爲相仍判度支事故有後先二語傳表小疎此可

正即時賢路闢

董仲舒詣公孫宏記室書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

此夜泰階平

漢書注二黃帝泰階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餘詳送李千牛

願保

無疆福將圖不朽名

左傳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

率身期濟世

叩額慮興兵感念殼屍露

左傳晉敗秦師二殼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

而還

咨嗟趙卒坑

見送李千牛

儻令安隱忍何以贊貞

明道貞明者也惡草雖當路

左傳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寒松

實挺生人言真可畏

詩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公意本無爭

此段暗伏罷相

之由按唐書通鑑昭義叛時破科斗寨焚掠小寨一十七明年正月楊弁又亂朝議鼎沸言宜罷兵七月悰爲相八月郭誼殺劉稹李德裕言宜弁誼等悰以饋運不繼誼等可赦帝專倚德裕故不聽既斬誼等又悉誅昭義將士之同惡者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亦不聽王元達殺昭義屬城二十餘人衆懼復閉城自守蓋當時皆以殺降爲非潞之役惟李衛公一心佐理此外皆異議之人也叩額慮興兵正指饋運不繼懼更激亂殼屍句指官軍之被焚殺者趙卒坑指殺諸降人皆實切晉地惡草指李衛公舊書畢誠傳云武宗朝李德裕專政出杜悰節度東蜀悰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惟誠無所顧忌德裕怒之固已明書其事可與本傳互參矣下首慷慨

資元老數聯與此同意

故事留臺閣

後漢書左雄傳左雄多所匡肅章表奏議

臺閣以爲故事

新書藝文志故事類有杜悰事跡一卷

前驅且旆旌芙蓉王儉府

珍倣宋版印

楊柳亞夫營

(漢書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

清嘯頻疎俗

(異苑)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

清謂之嘯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

嘯清萬靈授職

(漢書揚雄傳)

遐方疎俗

(按)此疎俗是祛俗之

意高談屢析醒

(風賦)清清冷

遇庭多令子

(新書傳)悰子裔休述休

孺乞墅有名甥

(晉書)謝安與玄圍碁賭別墅玄不勝安

顧甥羊曇曰以乞汝

(廣韻)乞與人物也

詔應聞命西山莫敢驚

皆見送從翁東川

寄辭收的博

(新書)韋臯

命將分出西山靈闕破俄和通

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

端坐掃櫈槍

(見送李千牛)舊書李德裕杜悰

(傳)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悉坦謀以城降卽古西戎地也南界

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

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河隴陷蕃此

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設計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萬計

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送款德裕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牛

僧孺與德裕不協乃詔德裕勒還其城悉怛謀一部之人贊普皆

加虐刑至大中時悰鎮西川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

(按)此事大可鋪張第以既痛訊衛公不得不輕約其詞實詩人

之紾繆也雅宴初無倦

(傳)云悰每荒

酒宴適而已

長歌底有情檻危春

水暖樓迴雪峰晴

(時令)初春是

移席牽絳蔓迴

舞

英

說文緗帛淺黃色也絳大赤也

誰知杜武庫

晉書杜預拜度支尚書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

稱美號曰杜武庫
言其無所不有

只見謝宣城

見和韋潘前輩二句謂蘊抱難窺而風流易挹兼寓不得

在朝而出爲外鎮也

有客趨高義於今滯下鄉

春秋時列國有上鄉

下鄉左傳王以上鄉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陪臣敢辭受下鄉之禮而還故以比己爲幕僚

登門慚後

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號曰登龍門

至

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號曰登龍門

置驛恐虛迎

見南山北歸

自是

依劉表

見安帝城樓

安能比老彭

錢曰是何言歟按孔子事古人人習用不避

雕龍

心已切

史記談天衍雕龍奭注曰騶鳩修行之文飾若雕

鏤龍文北史魏劉勰撰文心雕龍

畫虎意

何成

後漢書馬援誠兄子書效季良不得陷爲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豈省

一作有非

曾黔突

按文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班固答賓戲孔

不喫墨突不黔文選注引文子也而淮南子修務篇孔

徒勞不倚衡

程曰漢書袁盎傳

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新論亦云仲尼恓恓突不暇黔則皆可互言之也

按騎衡喻在幕遇憂危不字活看非用論語也

乘時乖巧宦

史記汲黯傳黯姑姁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漢書無水經注引之

作立不倚衡

占象合艱貞

始字他書引之多止作姑子御覽引史記曰司馬安是其姊長子安得古本史記校定之歟

〔易〕明夷廢弃一作忘

淹中學

弃古棄字爾雅以音節當作弃

史記正義按七

利艱貞

○

錄云古儀禮出魯

淹中淹中里名

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鄉

豈其鄉溝洫志注

谷口在今雲陽縣

詩見王十二兄

自保揚雄論曰鄭子真不謗

與畏之相訪

樹立馬遷輕

漢書司馬遷傳

特以爲智窮

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

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紺趾丹觜綠衣翠衿

虞人於隴坻又曰

兮紫莖此謂懷才感遇之

慨歸期過舊歲旅夢繞殘更

上云春水雪峯合之此句蓋

冬抵西蜀而遂至度歲矣

弱植叨華族

左傳子產如陳歸告大夫曰其君弱植

晉書王遐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卿字屢見

門倚外兄

儀禮姑之子注曰外兄弟也

按李翲所撰鄭州李則墓誌云府君次女婿杜式方外兄之稱似因是

矣舊書本傳祖備非

則也其爲從祖歟

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

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則也其爲從祖歟

言有杜邠公不恤親戚一條云其諸院姊妹寄寓貧困者未嘗

拯濟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又云時號悰爲

禿角屋甘食鬻位未嘗延接寒素今玩登門漸後至早歲乖投

欲陳勞者曲

文選謝混詩信此勞者歌善曰韓詩序伐木廢朋

衰

刺史義山昔未相洽前此巴蜀間遊已成虛望今因上達寄制
隣道憲銜於是禮展郊迎情聯中表豈真意相關哉長篇疊贈
醜詆名臣妾希汲引可謂無聊之謬算矣舊傳
采瑣言而脫去未字反若嘗延接寒素者誤也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

千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於辭顧惟疎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一章獻上亦詩人詠歎

不足之義也

家擅無雙譽

後漢書荀爽傳頽川爲之

朝居第一功見韓碑

四時當首夏

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

入節應條風

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東北

滌濯臨清濟

韓子清濟濁河足以爲限

巉巖倚碧嵩高

鮑壺冰皎潔

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王珮玉丁東

原註要注云漢末喪亂

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故云按魏志王粲傳注引之今補正韻府羣玉丁當珮聲或謂丁東詩緝

謂丁東卽當也

處劇張京兆

漢書張敞拜膠東相自謂治劇

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入守京

北尹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抱鼓希鳴市無偷盜

舊書傳

太和六年悰轉京北尹

通經戴侍中

後漢書

戴

憑字文仲年十六郡舉明經後拜侍中正日朝賀帝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

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百官士心侍中比二千石注曰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

上殿稱制在尚書令僕射下

將星臨迴夜

史記天官書中宮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

一曰上將二曰

次將又南宮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

又北宮河鼓詳七夕偶題

卿月麗層穹

書洪範

下

卿士惟月

令銷秦盜

見行文

高談破宋鼙

左傳申舟以孟諸之役

傳太和七年悰節度鳳翔隴右丁內艱八年起復節度忠武軍朱曰

京兆鳳翔秦地也陳許宋地也

也

山竹

古詩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

竹

譜魯郡鄒山有條質特堅潤宜爲笙管

拂霧嶧陽桐

禹貢嶧陽孤桐傳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舊書傳

開成

初悰入爲工部尚書屬岐陽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李珏曰近

日駢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半爲此也乃

下詔令行杖周永爲通制此聯暗敘其事以笙琴比夫婦孤竹孤

桐喻喪偶故下接知退

太平廣記

引前定錄云懿安皇后宣宗

幽崩悰懿安子婿也悰在西川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

故事賴宰相馬植萬端營救事遂寢此大中

二年事也若果有之則敘尚主宜隱約矣

乾

樂道乾知退

易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當官蹇匪躬

易蹇卦王臣

服箱

青海馬

詩一曉彼牽牛不以服箱餘見詠史

入北渭川熊

史記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能非

羆非龍非鶡伯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固是符真宰

莊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讓化工

謂深契宸衷久宜爲相

鳳池春漱灔

云晉書荀勗守中書監久專管機事及守尚書

令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約法

見故番禺侯又史記曹相國世家

百姓歌之曰蕭何爲

見故番禺侯又史記曹相國世家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願守三章

見太原同院崔侍御

期

一作期嘗誤

九譯通

史記大宛傳重九譯致殊俗

薰琴調大舜

見詠史

寶瑟和神農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行觸寶瑟淮南子神農初作瑟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

慷慨

慨資元老

詩方叔元老周旋值狡童

詩彼狡童兮餘見南山趙行軍指劉楨事

慷慨

尼羞問陳魏絳喜和戎

左傳魏絳告晉侯

日和戎有五利焉

款款欲除

蠹

周禮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書達黑之韓非子有五蠹篇言人主宜除之

所求因渭濁

詩涇以渭濁箋二云涇水以有渭故見後漢書黨錮傳贊渭以涇濁注曰

四聰

所求因渭濁

後漢書黨錮傳贊渭以涇濁注曰

渭以涇濁乃顯其清按渭水本清水經注渭水又東得白渠口渠爲趙國白公奏穿引涇水起谷口出鄭渠南而漸由東南以入於渭歌辭所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者也渭之水濁其以是歟因者任其自然卽川澤納汙之義

安

肯與雷同

《曲禮》毋雷同以上四聯謂論澤潞事與德裕不協乃罷相之由也詳上篇

調鼎

謂將居首輔

君恩忽賜弓

詩序

形弓天子以賜有功諸侯也一書文侯之命形弓一盧弓一

開吳相上下

《文選》晉張悛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此指昔鎮

淮南吳楚之地

全蜀占西東

詳題下

銳卒魚懸餌

軍識軍無財則士不來故香餌之

下必有懸魚

《左思詩》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

豪胥鳥在籠疲民呼杜母

後漢

書杜詩爲南陽太守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詰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鄰國仰羊公

晉書羊祜傳

都督荊州諸軍事與吳人開市大信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置驛推東道

東道見奉使江陵餘

安禪合北宗

《張纘南征賦》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

安禪

舊書方伎傳

僧神秀與慧能師事

宏忍宏忍卒神秀居荊州南陽山慧能住韶州廣果寺天下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嘉賓增重

老子

上士聞道勤而行

價

劉峻廣絕交論顧盼增其重價

上士悟真空

之佛說海入德經

吾道

微妙經典淵奧上士得之徐曰悰其學佛者歟按此慰其不得久居相位也而全蜀藝文志碑目有如舜禪師碑銘在金堂龍

槐院唐杜悰撰似可劖證

晉書王道傳庚亮以望重地逼

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汙人此句非指德裕時德裕已貶死矣當別指朝貴

樽開見孔融

(後漢書孔融傳)及退閉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煙飛愁舞罷塵

起定一作惜歌終

(劉向別錄)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能動梁塵(通典)

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

岸柳兼池綠園花映燭紅未曾周顙醉

(晉書周顙傳)補史部尚書

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爲護軍將軍紀瞻置酒請顙及王導等顙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

(世說)周伯仁過江積年恒

大飲酒嘗經二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蓋迴護之詞

轉覺季心恭

(漢書)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按)謂其

不以耽飲失禮

蓋迴護之詞

繫滯喧人望便蕃屬聖衷

(左傳)便蕃

左右亦是帥

從(按)詩作平平傳引

之作便蕃注曰數也

天書何日降庭燎幾時烘

(詩小雅)有

祝其入朝

(見奉使江陵)

今晨幸發蒙

(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

遠途哀跋鼈

(荀子)跬步不休跋鼈千里

初六發蒙

(易蒙卦)

薄藝獎雕蟲

(揚子

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事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爲隗築宮而師之

前修有

薦雄

(離騷)謇吾法夫前修兮餘見西按玩月終須煩刻畫

(五言書周顙傳)庚亮

樂廣顙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按)刻畫雕飾之義故以言被人賞遇

聊擬更磨礪

(漢書枚乘傳)磨

玉谿生詩箋註

卷四

珍倣宋版印

礪 磬嶺晴留雪

指雪嶺

江岸多楓非指深秋霜葉也

江在東略舉

營巢憐越燕

謂在幕也見

詠懷寄祕閣

裂帛待燕鴻

見卽日又

江淹恨賦

鞠獄而論得非申復臺中候其回牒數

曹植詩轉蓬離

自苦誠先蘖

古子夜歌

黃蘖向春生

苦心隨日長

本根飄颻隨長風

容華雖少健

思緒卽悲翁

漢饒歌鼓吹曲有思悲翁

感激淮山館

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神仙傳入公詣淮南王門王迎登思仙之臺日夕朝拜暫得淹留之跡不可以上句謂移淮南

待公三入相

荀子楚相孫叔敖曰吾二相楚而心益卑體愈恭

職源云唐宰相有再入三入四入五入者此用典致頌不必泥看悰後於咸通初乃再入耳

不祚始無窮

刊本有此篇在前上篇在後者誤

田曰激圓如弄丸脫手濺珠走荷錢曰二詩以全力赴之者也莊重典雅不減少陵而變化不逮才之不可強如是

浩曰逐句細箋方知

左宜右有才力博大

韓冬郎卽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

徐一作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

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

外

(新書傳)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昭宗時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進承旨爲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

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紀事曰)偓小字冬郎字致堯今曰致光誤矣自號玉山樵人(按吳融集亦作韓致光史文必不誤也朱箋本作余方唐音戊

籤與席氏從宋刊本皆作徐方似句義較是

當酌移前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

山路離鳳清於老鳳聲

(晉書)陸雲幼時閔鴻奇之
日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劍棧風檣各苦辛

(郭璞江賦)舳艤相屬萬里連
檣餘見吳蕭侍郎又見因書

別時冬

一作冰今
從籤戊雪到時春

秋潦冬雪見
馬融長笛賦

爲憑何遜休聯句

見漫

瘦盡東陽姓沈人

(自注)沈東陽約嘗謂
何遜曰吾每讀卿詩

成三首何集亦有
與他人聯句者

瘦盡東陽姓沈人

(自注)沈東陽約嘗謂
何遜曰吾每讀卿詩

日三復終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按)終
未能到與史文小異約於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

(浩曰)箋之難定在徐余二字與劍棧風檣四字若云在徐幕
作則大中四年臘月大雪過大梁與此別時到時正合然以劍
棧指迎寄韓瞻之時則年已不符合意亦微背而義山赴徐非水
程則風檣何屬也若云在梓幕作則劍棧自謂風檣似謂韓有

水程之役頗通但散關遇雪抵梓赴蜀皆在歲前且失偶未久於寄韓情緒何不更含感悼故兩難細合也無可定編聊附於此不知何說近之

柳

爲有橋邊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後庭玉樹承

恩澤

(二輔黃圖)甘泉宮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

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相傳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文選甘泉賦注)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

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御覽)引唐書雲陽縣界多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餘見陳後宮

不信年華有斷腸

浩曰寓柳姓也寄人幕下風光皆屬他人敢妄叨耶何故交之不相憐也

三月十日

一作三日誤

流杯亭

舊註引巴州嚴武所制流觴亭地已不合或引

他處尤誤流杯亭是處必有此必在東川也徐曰詩有子規且木蘭蜀中尤盛得之矣

身屬中軍少得歸

乙集序云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閱數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卽此句意

木蘭花盡失春期

見前

偷隨柳絮到城外

經神農本草柳花

名柳絮行過水西聞子規

本草釋名子規其鳴若

日不如歸去餘見木蘭花

西溪

四川通志 西溪在潼川府西門外 胡震亨曰
樊南集謝河東公和詩啓指此詩也 朱曰 有引

放翁筆記華州鄭縣
之西溪亭者謬也

悵望西溪水潺湲

一作潺潺

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

夕陽多色染妖韶

一作柳

陸機七徵

舒光含窈窕蘿

方言 美狀爲窕美心爲窈

詩

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爲

河

朱曰 從到海以其有朝宗之義莫爲河以其隔牛女之會

鳳女彈瑤瑟

見

龍孫撼

玉珂

龍孫龍駒也餘詳淚

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鳳女龍孫並非泛設謂昔

年客中憶在京妻子尚得好好的妻亡子幼夢亦多愁矣言外含悲隱而不露

寄消息今則

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

庚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望中頻

遣客心驚巴雷隱隱千山外更作章臺走馬聲

見回

中牡丹無題四首

浩曰 走馬章臺乃官於京師者也今雷在巴山聲偏相類益驚遠客之心矣意曲而摯○或前遊巴蜀時作用意亦同

細雨成詠獻尚書河東公

原編集外詩河東柳氏郡望也仲郢封

河東男見舊書大中十一年紀仲郢字諭蒙見舊書傳

灑砌聽來響卷簾看已迷江間風暫定雲外日應
西句稍落蝶粉斑融燕泥飄萍初過沼重柳
更緣堤必擬和殘漏寧無晦暝聲半將花漠漠全
共草萋萋猿別方長嘯

見失猿謂遠客也

烏驚始獨棲

謂失偶

府公能入

一作入非詠

金華志沈約守東陽作入詩題於元暢樓後人因更爲入詠樓韻府六朝王府

臣僚稱其主爲府公唐幕僚稱節度爲府公蓋沿上六朝之舊按後漢書諸曹掾屬皆曰公府掾是以稱府公非始六朝也

聊

且續新題

着題之作頗近帖體

屬疾

義山在東川往往因愁致疾屢見於詩屬疾者以疾暫假也亦曰移疾先後史文中極多漢書公孫宏移病免歸師古曰移書言

病也其義亦相類然免歸與暫假有殊

許靖猶羈宦

蜀志許靖字文休因劉璋招入蜀爲巴郡廣漢太守先生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及即尊號策靖

安仁復悼亡

潘岳集悼亡詩三首又賦此謂復遇妻亡之日

茲辰聊屬

司徒

因妻亡日
疾托言疾也

何日免殊方秋蝶無端麗寒花更不作

暫香

寒花只暫香杜詩薄遊成句

多情真命薄容易卽迴腸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乙集序〕大中十七年十月

宏農楊本勝始來軍中〔舊書楊漢公傳〕子籌範皆

登進士累辟使府〔新書宰相世系表〕籌字本勝監

察御史題曰長安詩曰寄人知仍寄家關中矣

聞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

〔陶潛詩〕嬌兒索父啼漸

大則知思父遠遊傷母早背故啼應數或疑之者誤也

長貧學恐遲寄人龍種瘦山

本宗室

失母鳳雛癡見韓冬郎詩

語罷休邊角角畫角也謂晚角將罷

青燈

兩鬢絲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

見送從翁東川素女所鼓本五十絃本集又云兩打湘靈五十絃則是言瑟之泛例耳余初疑合兩瑟言之者尚誤也或謂以二十五絃爲五十取斷絃之義者亦誤

一絃一柱思華年

楊曰琴瑟喻夫婦冠以錦者言貴重華美非荆釵布裙之匹也五十絃五十柱合之得百數思華年者猶云百歲偕老也〔按〕楊玉谿生詩箋註

說似精而實非也言瑟而曰錦瑟寶瑟猶言琴而曰玉琴瑤琴亦泛例耳有絃必有柱今者撫其絃柱而數年華之倏過思舊而神傷也便是下文追憶二莊生曉夢迷蝴蝶見七夕偶題取物字前人每以求深失之莊生曉夢迷蝴蝶見七夕偶題取物

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義山之用古頗有旁射者託物寓哀滄海月明珠有淚身在蜀中

月盛虛餘見回中藍田日暖玉生烟

錄異傳吳王夫差小女曰玉悅童子韓重許

爲之妻王怒不與玉結氣而死後玉梳妝忽見王云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因學紀聞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義山句本此按非取此意也蓋下半重致其撫今追昔之痛五句美其明眸六句美其容色乃所謂追憶也木庵謂是哭之葬之則接第七句必不融洽矣

此情可待成追

憶只一作是當時已惘然惘然緊應無端二字無端者不知物必不堅牢耳已覺如夢如迷早知

胡震亨曰宋人網素雜記以適怨清和爲解分配中間四句托蘇黃問答以實之固非卽紀事以爲令狐楚之青衣名錦瑟

又有謂義山莊事楚必綴之青衣皆妄爲之說者也朱曰此與錦瑟長於人同意非賦錦瑟也浩曰此悼亡詩定論也以首二字爲題集中甚多何足泥也余爲逐句箋定情味彌出矣許彦周詩話適怨清和一作感怨清和云令狐楚侍人能彈

此四曲皆妄說耳近人著柳南隨筆云義門謂是玉谿自題其集以開卷此又非義門之說而訛承者

何曰首借素女鼓瑟事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連悲其遽化異物腹連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按

粗可解亦

江上憶嚴五廣休

一本入集外詩

征南幕下帶長刀夢筆深藏五色毫

見牴丹

逢著澄

江不敢詠

見和韋潘前輩

鎮西留與謝功曹

南齊書謝朓文章清麗遷隨王子

隆鎮西功曹子隆在荊州朓被賞愛不捨日夕

浩曰上二句言無暇爲詩則江上者當爲東川判上軍不暇筆硯之時也但以嚴五蹤跡未詳詩意未能全會耳

李夫人三首

事見漢宮絕句潘岳悼亡詩獨無李氏靈髣鬱爾容題取此意

一帶不結心

梁武帝詩綺帶夢爲同心髻

兩股方安髻

炙轂子漢有同心

髻慙愧白茅人月沒教星替

如文子老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讀曲歌月沒

星不亮持底明儂緒漢書武帝拜樂大爲五利將軍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按一致李夫人者爲齊人少翁拜文成將軍與五利等耳夫人已死月沒也刻石似之教星替也尚書緯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將封諸侯各

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唐時藩鎮猶古封建故
又暗以白茅人比仲郢耳五利文成不足泥也

剩結茱萸枝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出爲扶風人

〔記〕費長房謂汝南桓景九月九日汝家有災
宜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此禍可消

〔續齊諧記〕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

一童子執絲囊承柏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日

〔爾雅〕荷芙蓉渠其實蓮其中的中薏

獨自有波光

〔招魂〕唉光眇視日曾波些

多擘秋蓮的

蠻絲繫條脫

〔詳中元作條脫卽臂釧〕妍眼和香屑

〔朱曰〕香屑百和香屑也

守誤宮不惜鑄南人

〔史記封禪書〕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
然居室帷中漢書注壽宮奉神之宮也

〔楚詞〕蹇將澹兮壽宮塞將澹兮壽宮

〔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妙麗善舞少
其形於甘泉餘見漢宮

〔朱曰〕鑄南人無解或南金之訛言不
惜金鑄其像也此解似之

柔腸早被秋眸割

清澄有餘幽素香鰥

魚渴鳳真珠房不知瘦骨類冰井

〔文選〕江淹擬曹植詩從容冰井臺善曰

〔鄴中記銅雀臺北則冰井臺按藏冰井室卽詩云凌陰也〕

更許夜簾通曉霜土花漠

碧漠誤

雲茫茫黃河欲盡天蒼蒼

〔一作蒼黃姚曰拾遺記李少君使

人至闔海求得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置輕紗幙裏宛若生時此詩似用其事〔按〕姚說是矣蓋首四句謂狀其形而一睹妍眼終非向日明眸便令我腸斷也清澄二句冷靜之態鰣魚渴鳳明點悼亡不知二句言瘦骨業已如冰況加以霜寒乎結乃碧落黃泉不可復接之意

〔浩曰〕三首爲悼亡蓋借古以寓哀義山赴蜀後河東公賜以樂籍張懿仙上啓力辭正此時也首章言一帶不能同心兩股方能成髻單棲者固當求偶其如月光已沒終非星所能替乎次作舉茱萸之可以囊盛蓮葩之皆在房中而歎獨此波光斷不能盛之使長留以申明星難替月之義三章上四句又申明波光不可復得而深致其哀故一曰妍眼一曰秋眸蓋婦人之美莫先於目義山妻以此擅秀於斯更信〔又曰〕錢曰樊紹述園池記元人以分其句讀爲能事其說有三究不知樊之句讀何如而昌黎銘樊美其文從字順則知元人直爲樊所欺兼爲韓所欺也此等詩亦園池記也何可爲其所愚愚謂錢說固快然甘爲古人所愚正讀古一法此三首一經拈出未爲絕奧餘詩或有當闕疑者

卽日

一歲林花卽日休江間一作門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
〔田曰一謂未全愁〔按〕如日未盡愁〔錢曰〕閑冷處偏搜得到宋人之工全在此

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

何曰言并使我
不得稍淹留也

金鞍忽散銀壺滴

一作漏

更醉誰家白玉

鉢

見無題二首。何曰風光易過不醉無以
遺愁然使我更醉誰家乎無聊之甚也。

何曰一歲之花遽休一日之景遽暮金鞍忽散惆
悵獨歸泥醉無從排悶不得其強裁詩歌與泣俱矣。

春日

欲入盧家白玉堂

見對雪

新春催破舞衣裳蝶銜花

一作紅心蝶銜粉共助青樓一日忙

浩曰酷寫女郎春遊情態其寓意則與下章
同首句借喻玉堂蝶蜂共助比代爲詩啓也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

一以歸官舍二字爲注

春詠敢輕裁銜辭入半杯

姚曰古人作詩未有不從苦
心得者敢字最妙次句何等細

心靜氣

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寡和真徒爾

宋玉對楚王問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殷憂動卽來從詩得何報惟看

一作感

二毛

催

左傳不禽一毛潘岳秋興賦

浩曰徐氏以江亭爲曲江之亭柳路爲柳銜之路余初以結
句似在壯年遂從其說今乃悟其謬也義山官京師爲祕省郎

京北掾國子博士三者無論祕省在皇城之內卽京掾學博亦無可循路吟歸官舍之事此蓋猶柳下暗記之作循柳路者循其意指也故曰藏梅寡和結句定作看字從詩何報惟看白髮催增非乍驚斑鬢也首聯便寫居人幕下之慨通篇情味酸而矣旨

柳下暗記

後漢書 應奉少聰明
凡所經歷莫不暗記

無奈巴南柳

梓州在巴南華陽國志巴西郡南接梓潼

千條傍吹臺水經注陳留風

俗傳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俗謂之蒲關澤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卽阮嗣宗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亦宋王安在哉元和郡縣志吹臺俗號繁臺

柳壁入都應舉義山代之作啓詳文集故作此暗記之吹臺爲梁王之蹟暗以鄒枚自比言其泥我揮毫也黃映白卽妃青儼白之意謂四六文也杏花媒謂將藉以得第玉泉子載楊希古事有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可爲此二章的證

夜出西溪

東府憂春盡

按晉書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此孝武帝時也又曰道子爲長夜之飲政

委世子元顯加元顯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此安帝時也元經安帝義熙十一年冬十月城東府薛氏傳曰城東府者何尚書府也自道子元顯分東府西府掌其事至劉裕因之居東府此句借謂東川使府

西溪許日曛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柳好休傷

別

寓柳姓謂
且可久留

松高

莫出羣

自軍書

雖倚馬

漢書息夫躬
謂軍書交馳

而輜輶
世說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

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輒筆能成七紙

猶未當能

文

言我豈僅軍
書見才者歟

寓興

薄宦仍多病

從知竟遠遊

竟字悲痛

談諧叨客禮

陶潛詩
談諧終

日夕休游接冥搜

天台山賦序
冥搜餘見朱槿花

遠寄

樹好頻移榻

雲奇

不下樓

豈關無景物

自是有鄉愁

假日

離騷

聊假日以娛

樂此謂休假之日

素琴絃斷酒缾空

倚坐欹眠日已中

誰向劉靈

一作一
伶

天幕內

劉伶酒德頌證

皇甫湜醉賦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文苑英華辨

榮緒晉書

劉靈字伯倫顏延之五君詠文中子

語林並作靈而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

更當陶令北

窗風

見自

(浩曰) 正以閑適寫寂寥當在東川病假時作

題僧壁

義山好佛在東川時於常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瓶石壁五間金字勒妙法蓮華經七卷

見文集詩爲是時所作玩結語
蓋久不得志因悟一切皆空矣

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結願重

(因果經) 苦薩昔以頭目髓腦

以施於人爲求無上正真之道(又)有來從我乞求頭目腦髓(菩薩本行經)佛言我昔於閻浮提作國王剜身出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作千燈炷語婆羅門請說經法求無上道

大去便應欺粟顆

(維摩經) 若苦

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佛藏經曰)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按一句意類此俟再考所本或引一粒粟中藏世界乃呂洞賓見黃龍超慧禪師時語在唐末年矣)

小來兼

可 恐

一作

隱針鋒

(維摩經) 舉恆河沙無量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束葉而無所燒(大般涅槃經)諸佛其身殊大

所坐之處如一針鋒多衆圍繞不相障礙(徐曰二句卽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義)

蚌胎未滿思新桂

(呂氏春秋) 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摯擊今本作虧餘見鏡檻

琥珀初

成憶舊松

(博物志) 仙傳曰松脂淪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千年化爲琥珀

(戊鑑) 舊松前生新桂來生

信貝多真實語

(阿難問事經) 佛言至真而信者少(楞嚴經) 樞皮貝葉書寫此咒餘詳安平公詩(金剛般若經)

若經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

三生同聽一樓鐘

老志一經魏書釋

法華經如所說者皆是真實
旨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未來當今三世報因經

歸依一佛即是三世諸佛以佛無異故法華經推鐘告四方誰

有大法者一樓鐘取覽悟之義按金石錄唐四證臺記一作四證堂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七年十一月考其時正在東川亦見宋王象之所考潼川府碑記中碑記又曰道興觀碑道士胡君新井碣銘並見李義山集更有彌勒院碑李商隱書而懷安軍碑記爲八戒和尚謝復三學山精舍表李商隱譏皆見全蜀藝文志愚意金石錄所云無姓名者當卽義山自書也錄又云義山又有佛頌廣明元年十月吳華篆書又按雲笈七籤胡尊師名宗居梓州紫極宮梓之連帥及幕下如周相公李義山畢加敬致禮蓋義山在梓好釋道之教藉以遺懷也

七夕

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

事文類聚作道

鵲飛迴爭將

世上無期別

漢費鳳碑庚信詩一別會無期共此無期別

換得年年一度

來

述異記天河之東有美麗女人乃天帝之子機杼女工年年勞役織成雲霧綃縫之衣辛苦殊無懽悅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之夫胥自後竟廢織紝之功貪懽不歸帝怒責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此篇亦悼亡作年已漸久故

此酌編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
人間路有潼

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

〔漢書地理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反〔水經注〕馳水一名五婦水亦曰潼水也〔通典〕梓潼郡左帶涪水右挾中江水陸衝要〔按

渡梓潼江又渡涪江乃女梓州也玉壘山在成都此邇昔年至巴蜀途次曾身親此江流之險亦暗寓人心險於山川也西川終無屬望如山最深不得入矣此之謂寫意

日向花間留返照，遲暮雲從城上

結層陰

羈愁之痛

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浩曰〕黯然神傷情味獨絕〔又曰〕甚似前遊巴蜀時所作擬編北禽五律之下惟三年字更不比夜飲之江海三年客可通融也故不得已編此爲撫今追昔之慨

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原編〕集外詩〔舊書傳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

〔元和四年進士第太和中累遷給事中至會昌四年誅劉稹檢校兵部尚書昭義節度使大中初移宣武加司空四年入爲太子少師進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六年復檢校司空尹太原節度河東九年召爲尚

書左僕射十一年檢校司徒同平章事節度山南西道入爲太子太師卒年八十七

隋艦臨淮甸

煬帝早渡淮詩淮甸未分色浹漭共晨暉餘詳隋宮

唐旗出井陘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平日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卽井陘口元和郡縣志井陘今亦名土門按隋大業十三年唐高祖留守太原舉義旗斷鼈搭四

柱

列子女媧氏斷鼈足以立四極

卓馬濟三靈

道源曰卓馬猶立馬也真誥卓雲虛之駿祖

業隆盤古

述異記盤古氏死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天地萬物之祖也以比高祖

孫謀復大庭

莊子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史氏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以比宣宗

從來

師傑俊

傑非

可以煥丹青

漢書蘇武傳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

以燭鹽鐵論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按唐人多用鹽鐵論意

舊族開東岳

新書表盧氏出自

自姜姓食采於盧濟北盧縣是也因以爲氏

雄圖奮北溟

見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

林樂伴鳳凰聽

見鈞天此則承上句又如鳳鳴朝陽之義舊書傳鈞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

是知酣戰仍揮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爲之退二舍

降妖亦

鬪霆

北史齊薛孤延傳神武嘗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令延觀之延案猶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竚及馬鑾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

新書傳劉楨平以鈞節度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楨將白惟信

率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鈞至高平惟信獻款曰不卽降者畏石尚書耳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送惟信至闕餘衆悉原按舊書及通鑑李德裕言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必雄也及劉稹誅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以應謠言降妖指降潞人亦翻霆又指石雄也詔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卒素騎不欲去酒酣反攻城鈞奔潞城大將李文矩諭叛兵衆乃悔服迎鈞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於太平驛酣戰仍揮日則指此事也鈞曾出奔故上句隱約

將軍功不伐

一書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

叔舅德惟馨

禮記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舅一書明德惟馨父異姓謂之叔舅

塞誰生事

漢書匈奴傳漢遣高車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兵出朔方雞鹿塞後漢書竇憲將萬騎出朔方雞鹿塞注曰閼駢十二州志麻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

漢書陳湯傳貢禹爭谷口送車子子往必爲國取悔生事

擬填滄海鳥

見北禽

不暫停

埤雅古之烽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風吹不斜故曰狼堠

狼烟

敢競太陽螢

云晉博咸螢火賦當朝陽而戢景進不競於天光一句喻虜之蠢動

內草纔傳

內草內前茅已勒銘

左傳前茅慮無注曰軍行前有斥堠蹠伏見行次昭應縣

那勞出師表

見武侯廟

盡入大荒經

山海經有大德水榮長帶

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黑龍荒東南西北經此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功

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餘見行次昭應縣

臣表黃河如帶文選陸士衡詩巨海猶榮帶

陰山繚繞一作畫屏

史記秦始皇本紀北據河爲塞

並陰山至遼東通典瀚海都護府改安北大都護府有陰山餘詳贈契苾云都賦繚以周牆

只一作憂非

綮肯

莊子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瓠乎

未嘗而況大瓠乎

周禮內饔辨腥臊

上大韻正賦鎮太原通鑑大中六年六月河東節度使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以太子少師盧

鈞節度河東鈞奏度支郎中韋苗爲副使苗偏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禁唐民毋入虜境侵掠由是雜虜遂安生事指李業前茅指韋苗而言中其機要遂不逞動也

保佐資沖漠扶持在杳冥乃心防

暗室華髮稱明廷

追頌爲太子少師且言宜在朝寧

按甲神初靜漢書

傳一不如

按甲休兵鳴鼙日復今從戊籩

思醉一作

欲醒禮記鼓鼙之聲謹君子聽鼓

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謂在外鎮暗寓不得志

義之當妙選

自注小弟義叟早蒙眷以嘉端潘岳懷舊

賦一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餘見漫成五章

孝若近歸寧

自注三十五丈明府高科來歸膝下云自書

夏侯湛字孝若文選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朔平原厭次人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師言歸定省

月色來侵幌詩成有看

一作

轉櫺美其才之捷也詩成而月僅轉窗櫺

羅含黃菊宅菊見柳惲白蘋汀孤見寄

見酬令狐見寄神物龜酬孔晉書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建興中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

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山童子藥

〔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身輕生羽翼不飲一作不飢

南

〔述異記〕相州棲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九十年不飢

〔魏文帝詩云云卽此〕

極老人星

〔史記天官書〕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

日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神仙感應傳〕唐相國盧鈞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羸瘠不耐見入

忽有王山人踰垣而入曰公位極人臣而壽不永故相救耳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約五日疾當愈後三年當再相遇在夏之初公自是疾愈明年還京夏四月山人尋至

自此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可令一道上於萬山頂候此時

君節制漢上當有月華相授自是公便蕃貴盛後鎮漢南及期命道士牛知微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以十

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煉世限既畢佇還蓬宮耳忽不見〔按〕傳云會昌初鈞爲襄州節度卽漢南也舊新書傳言初刺

常州拜華州防禦使無刺均州事豈史之疎耶恐難深信

自頃徒窺管祕閣

〔見詠懷〕

挈瓶

〔左傳〕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注曰挈瓶汲者喻小智

〔晉書張憑傳〕侯芭常從

劉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

還得叩元局

〔漢書揚雄傳〕侯芭常從

見喜雪二句比王山人

西

遑叩局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論林劉真長桓宣武共聽講禮記

桓曰時有入心處便咫尺元門

尚書故實盧鈞好道與賓友話

言必及神仙之事

按義山亦好道

之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

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按人喜令豎子殺一雁而烹

益幕中雖策畫劍外且伶俜

見贈送劉五經

本作悵悵行忘止

詩碩人悵悵

鰥鰥臥不瞑身應瘠於魯

左傳何必淚欲溢爲榮

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

瘠魯以肥杞

左傳昔夏之方有德

鼎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史記本紀秦二世

舜飯土簋啜土形雖盈門之養不穀於此

按韓非子堯有天下

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韓詩外傳舜飯盆無羶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形鉶型字皆同瓦器也

公平來入相皇

一作王

欲駕云亭

漢書郊祀志無懷氏

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晉灼曰云云在蒙陰縣故

城東北下有一云亭

地理志泰山郡鉅平縣有亭亭山祠

浩曰舊傳云九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後輩子弟多至台司雖

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墅或累日

一歸宰臣令狐绹惡之乃罷僕射仍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物

議罪绹弄權事在此時寄詩之後錢夕公引此以證黃菊白蘋

略寫其閒適怡神耳溢爲榮三字止是用典不得以爲梓州府

西山南極之句非矣題書寄太原結句祝其來入蓋時方在鎮

略寫其閒適怡神耳溢爲榮三字止是用典不得以爲梓州府

罷居榮陽
時作也

憶梅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華寒梅最堪恨長

一作常誤作

去年花

姚曰自不能去
却恨寒梅妙絕

浩曰梅寒大堪恨忍令我定定天涯恨之故憶之與下章意同姚氏不可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爲濕最高

花最高花所
指顯然

田曰一氣渾成如是卽佳楊
日意極悲詬極艷不可多得

二月二日

按文昌雜錄唐時節物二月二日有迎富貴果子而全蜀藝文志成都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至宋張詠乃與賓僚乘綵舫數十艘號小遊江則唐時梓州當亦爲踏青節也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

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

〔何曰〕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却使人不覺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萬里憶歸元亮井

〔晉書〕陶潛字元亮〔陶集歸田園詩〕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枝二年

從事亞夫營

〔見上杜僕射〕此寓柳姓

新灘

春誤一作莫悟〔誤一作訝一作怪〕

遊

人意更作風簷雨夜

一作夜雨一作雨後

聲

〔悟字入微我方借此遣恨乃新灘莫悟而更作

〔風雨淒其之態以動我愁真令人驅愁無地矣作誤作訝似皆淺也〕

〔何曰〕此等詩神似老杜處在作用不在氣體也同一江上行也耳目所接萬物皆春不覺引動歸思及憶歸未歸則江上灘聲頓有淒涼風雨之意字字化工

西溪

近郭西溪好誰堪共酒壺苦吟防柳惲

〔南史〕柳惲字文暢少工

篇什爲詩日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餘見酬令狐見寄

多淚怯楊朱

〔見離席苦〕

吟多淚皆與病夫不宜故不與共也柳仲郢父子皆工詩文而楊本勝賢而文懶索其所作四六此其借指歟

野鶴隨

君子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寒松揖大夫

〔見畫松〕

天涯長

一作

病意岑寂勝歡娛

（田曰）自不欲人共非無人共也傲情可想勝字更傲（程曰）仲郢因禮不薄義山情好亦深大抵自慨因人作遠遊故不覺滿目悲生事耳

題白石蓮華寄楚公

（道源曰）續高僧傳楚南閩人也武宗廢教深竄山谷

大中時出隨黃檗山禪師昭宗聞其道化賜鹿皮衣五事卒年七十（程曰）古人稱僧如晉之竺法深

稱深公宋之惠遠稱遠公唐之齊已稱已公率舉下一字不聞上一字此非楚南（徐曰）武宗廢教在會

昌六年去昭宗龍紀初四十五年楚南年止七十計義山時南尚少而詩云西山老病僧其非楚南可

知（浩曰）二說皆精核新書藝文志明言楚南昭宗大順中人也源師所注釋子多誤是不可解

白石蓮華誰所共供

（共卽供卽）

六時長捧佛前燈

（魏書釋老子志六時禮

拜（道源曰）鑿白石爲蓮花臺捧燈佛前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

僧大海龍宮無限地

（按尚書考靈曜已有卯金赤符藏龍吐珠之語鄭氏注曰祕藏也珠寶

物喻道也至佛家每謂經典爲法海藏譬如大海是衆寶藏也亦曰龍藏（佛說法海經）大海之中神龍所居諸龍妙德難量能造天宮品物之類無不仰之吾僧法亦復如是（纂靈記）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卽今所傳華嚴經也（庚信碑文）龍藏之所不盡

諸天雁塔幾多層

（道源

珍倣宋版印

曰佛書有三界諸天自欲界以上皆曰諸天（西域記）昔有比邱見羣雁飛翔思曰若得此雁可充飲食忽有一雁投下自頌佛謂比邱此雁王也不可食之乃瘞而立塔袁曰言道之廣遠崇高

謾通誇鷲子真羅漢

因果

經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爲第一世尊爲舍利弗廣說四諦卽得阿羅漢果（法華經音釋）舍利弗此云鷲子連母爲名其母名舍利眼如鷲鷲身形美好弟卽子也（四十一章經）阿羅漢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修行本起經得一心者萬邪滅矣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

不會牛車是上乘

妙法蓮華經長者諸子於火宅中戀著戲處無求出意

長者設方便言羊車鹿車牛車在門外可以遊戲隨汝所欲皆當與汝諸子爭出火宅白父願時賜與爾時長者各賜一大車珍奇雜寶而莊嚴之駕以白牛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佛告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火宅爲說三乘聲聞乘如求羊車辟支佛乘如求鹿車佛乘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如求牛車如來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魏書釋老志）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一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

（浩曰在東川作也西山隨處可稱而自東川則尤確下半喻職官之多階品之積乃我不得効用朝家而惟寄身使府譬之說法徒數小乘耳義山斯時因病耽禪可於言外參悟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原編集外

詩

聞駐行春旆

後漢書許荆傳謝夷吾傳皆有行春字

中途賞物華緣憂武

昌柳

晉書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

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施惶怖謝罪

遂憶洛陽花

羣芳譜唐宋時洛陽牡丹之花爲天

以其好花有京洛之遺風焉

陸游天彭牡丹譜

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

在蜀天彭爲第一

嵇鶴元無對下冠故竟名洛陽花又天彭號小西京

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

嵇有子八人並有才稱時人謂八龍仲郢子珪璧弘史皆有傳

新書藝文志柳玭有柳氏訓序一卷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

荀龍不在誇

後漢族祖孝標稱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餘見送從翁東川嵇鶴月比仲郢

荀龍比諸子謂仲郢風度高邁時無匹者有子皆賢勝於

荀氏而諸子文采皆爲父所壓也柳氏最修禮法此稍及之

荀龍比諸子謂仲郢風度高邁時無匹者有子皆賢勝於

荀氏而諸子文采皆爲父所壓也柳氏最修禮法此稍及之

荀龍不在誇

嵇鶴元無對

嵇鶴元無對

紗鎖門金了鳥展幃玉鴉義

何曰了鳥卽屈戌今北
方語猶然鴉義吳語也合

用南北方言
按又疊韻舞妙從兼楚

史記留侯世家
上曰爲我楚舞

歌能莫雜巴

見喜車而歸此指必投潘岳果

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嘗挾彈出洛陽
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繫繞投之以果滿

柳氏諸子字多改爲操字又魏了翁云魏晉間避曹操諱
改爲摻故好奇作此耳詳見聽鼓此句自謂誰摻禰衡搗

按摻戊籤作操非祇刻誤蓋因天中記云吳淑校理古樂府有摻

一寸傳杯此夕賒刻燭當時忝

梁簡文帝有詠武陵王左右伍嵩傳杯詩

可憐漳浦臥

見崇讓東

亭愁緒獨亂非如麻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徐曰南潭卽南江文苑英華有宋之間梓潼南江泛舟序云儀
舟於江潭蓋梓州遊宴之所按今英華作王勃又

有宴梓州南亭詩序作盧照隣起云梓

馬卿聊應召用雪賦見送從翁謝傅已登山

見彭陽公薨後又見贈趙協律歌

發百花外樂調深竹間鷁舟榮遠岸

見屢魚鑰啓重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

關見屢覲鸞蝶如相引烟蘿不暇攀佳人啓玉齒

莊子吾君未

嘗啓齒郭璞遊仙詩靈妃顧吾笑粲然啓玉齒

王傳衛侯入逆於

者領之而已

註曰

謂搖其頭楚辭招魂美人既醉朱顏酡此

上客領朱顏

漢書五行

明者領之而已

註曰

還山簡事卽見前古人每謂醉者爲倒載如嶺表錄異曰廣州酒賤晚市散男兒女人倒載者日有三二十輩

肯念沉痾士

漢書五行

志病貌

異曰

有二十輩

春深脫衣

原編集外詩酒酣更衣之意見漢書竇嬰傳

睥睨江鴉集

釋名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亦曰女牆

堂皇海燕

過

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汪曰堂無四壁曰皇

減衣憐蕙若

楚詞嫉賢兮謂蕙若其自前世之

不可佩南都賦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

展帳一作障

動烟波

按史記高祖本紀復留止張飲三日註

曰張帷帳也步障字已見前朱槿花或取中庭障日之用

亦通此句作帳作障皆可而飲帳尤合展帳如動烟波也

日烈

憂花其風長奈柳何陳遵容易學身世醉時多

漢書

陳遵字孟公放縱不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又曰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闢明取客車轄投井中

浩曰是醡飲之作一二時地三四候暖飲酣醒出題字五六對景感懷佳在尚未說明直至結句以醉時多三字振起全篇

題亦不露飲席字蓋其意有所不快也

有懷在蒙飛卿

〔原編〕集外詩

〔舊書傳〕溫庭筠
本名岐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研席

尤長於詩賦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按〕
飛卿咸通中事與義山無涉矣故不錄北夢瑣言曰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
作筠字在蒙無考〕

薄宦頻移疾

〔見屬〕

當年久索居

〔禮記〕吾離羣而
索居亦已久矣

哀同

庾開府

〔庚信傳〕仕周爲開府
儀同三司餘見宋玉

瘦極沈尚書

〔見奉使江陵
二句自敘〕

城綠新陰遠江清返照虛

〔寫景中喻二人新
入幕而遠不相照〕

所思惟

翰墨

〔魏文帝典論〕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

從古待雙魚

〔見〕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朱曰〕著明爲會昌進
士盧獻卿著明有愍征

賦可空圖注之其後述云盧君以讒擯致憤於累子
百言故此首句云然〔按〕新書藝文志盧獻卿愍征

賦一卷而司空圖一鳴集明言會昌中進士盧獻卿
著明也注愍征賦述一篇有云愍去郢以抽毫悽征

秦而寓旨又後述一篇云著明幸於奔黜而能以愍
征爭勦千載之下且凡稟精英之氣智謀超出羣輩

一日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然則
據權而蔽善者得不以此危慮哉蓋著明不遇亦權

貴斥之而表聖目睹白馬清流之禍故借以發慨耳
〔本事詩〕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作愍征賦數

千言時人以爲哀江南之亞連不中策薄遊衡湘至
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惟四鄰扶疎
繞臺樹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沒郴守
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夢

昔歎讏銷骨

史記張儀傳衆口鑠金積毀鉛骨

今傷淚滿膺空餘雙

玉劍

說苑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按玉具劍習見之事漢書匈奴傳注曰標首鐸衛盡用玉爲之也此指

其遺物耳徐氏謂暗用延陵掛劍徐君墓事雙者喻己與飛卿非然也

無復一壺冰

屢見

江勢

翻銀漢

一作礫誤釋名小石曰礫何足以言江勢

天文露玉繩

屢見

何因攜庾

信同去哭徐陵

南史傳徐陵字孝穆博涉史籍自梁入陳累官至王左僕射太子少傅國家大手筆必命

草之其文緝裁巧密多有新意餘見宋玉徐庾自古並稱攜哭字不必更有典

浩曰新書藝文志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漢上題襟集十卷而王仁裕玉堂閒話則曰三卷成式從事襄陽徐商幕與溫庭筠崔皎余知章蟾周絲等唱和詩什及往來簡牘也皆不及義山乃他書又有謂柯古罷刺江州居襄陽與溫李唱和之作今考舊新書傳徐商之鎮襄陽在大中之季時義山在東川故有寄飛卿詩義山自梓還京不經襄陽則題襟自當無與若段之刺江州則爲咸通初尤不相涉矣因溫李並稱傳者誤牽引耳

梓州罷吟寄同舍

大中十年徵柳仲郢入朝詳年譜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

一漢書霍去病傳爲票姚校尉

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頗妙羊召反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朱曰後人多從服音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此則謂婦人珠履

我爲分行近翠翹

是互文法

楚雨

含情皆有托漳濱多

一作臥

病竟無憊

接上言同舍各有所歡我獨以病無

香染未銷

燕臺指幕府衣香見牡丹言我惟懷府公之德別無閒情牽繞也舊書仲郢傳三爲大鎮廐無名馬衣不

薰香此用典
固不拘耳

浩曰玩題中寄字及第六句則府未罷時義山已因病別居矣樂營置酒一章可互證也此因同舍有所戀戀故調之

飲席戲贈同舍

當是

洞中屐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

官妓豈長戀故人人每自迷耳

珠樹重行憐翡翠

左田心吳都賦翡翠列巢於重行餘見碧瓦

玉樓雙舞羨

鷗雞

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鷗雞舞於蘭渚謝惠連雪賦對庭鷗之雙舞漢書

上林賦注昆雞似鶴黃白色餘詳

後九宮蘭迴舊樂緣屏

一作屏緣綠椒綴新香和壁泥

一作西京雜記

溫室以板塗壁〔漢官儀〕皇后稱板房取其實蔓延外以板塗亦取其溫〔世說〕石季倫以板爲泥〔蜀都賦注〕岷山特多藥草其板尤好雖詩意不唱盡陽關

一作關山無限疊

〔東坡志林〕舊傳陽關二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又是四疊皆非是偶讀樂天對酒詩云聽唱陽關第四聲自注云勸君更盡一盃酒是首句不疊審矣

半杯松葉凍頰黎

〔庾信詩〕方欣松葉酒

〔天竺記〕大雪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惟頰

黎寶生高峯難得〔元中記〕大秦國有五色頰黎紅色最貴此謂酒杯

〔陸曰〕此必同舍戀其所歡不能別去戲贈是詩也〔浩曰〕陸已悟到余更定爲梓州府罷作耳次聯憐翡翠羨鷄雞數人之不如物也五六則因舊新相代居處重葺真欲留無計矣結則歌殘酒冷黯然魂銷也

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

新人橋上著春衫

〔春衫卽青袍〕言將至也

舊主江邊側帽簷

〔見病陶潛閒

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

一時銜

〔徐曰〕按後漢書

情賦願在裳而爲帶束窮窪之纖身二句從此化出

〔後漢書〕輿服志諸侯王赤綬新書車服志有雁銜綬帶鵠銜綬帶詩固借

耳言

浩曰官妓送舊迎新故以兩從事爲言玩從事江邊之字必與上章全作正見不是花迷之意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舊書志山南西道梁州

興元府餘見南山北歸題下舊書紀大中三年正月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傳其先渤海蓨人武宗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宣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四年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新書傳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爲太常卿按文集有爲渤海公高元裕舉代狀而舊書紀有大中二年七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爲吏部尚書余初遂以此題必亦爲高元裕但舊新書元裕傳止書山南東道不書西道文苑英華有杜牧撰元裕除吏部尚書制時當大中六年由山南東道重拜天官而追敘官資初無興元之蹟則紀文前山南西道必有錯誤不可據而此篇情味於封敖特爲親切故改定焉

樓上春雲水底天五雲章色破巴牋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五雲之

物辨吉凶孫氏瑞應圖五色氤氲謂之慶雲書史會要封敖屬辭美贍而字亦美麗柳五音書王恭美姿儀人多愛麗見灌濯如春月柳從事人人庾杲蓮見六曲

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

去聲

夜珠圓深慚走馬金牛

路驥和陳王白玉篇

朱子建集無之疑逸

本作白馬篇用曹子建詩按宋本

余未見樂府詩集曹植白馬篇宋袁淑以下效之共十一首多言邊塞征戰之事而袁淑之篇言才賢從外來長安羣公競致書幣而一諾許人無慚俠烈也豈爲此所託意乎且當作玉闕疑

浩曰金牛爲秦蜀孔道在興元之西南興元非此時所經故云寄也玩首聯與六句蓋春正宴飲賦詩義山途次聞之發興

屬和也次句美原唱三四明牛賓佐之盛當以公讐故列敘之結乃自言身在官程僅可寄和其非義山自爲行役可知否則

何難糾道修謁哉又曰此章殊費考核由於是朝簡籍散亂也舊書紀傳大中元年王起卒於興元鎮三年正月封敖出

鎮中間更不書何人鎮興元也三年十一月紀書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下詔褒美經年爲兩所

壞又令封敖修斜谷舊路東川當爲山南之誤唐會要亦載此事而曰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鄭涯云云至四年六

月中書門下請詔封敖修斜谷舊路通鑑於三年之末書山南

西道節度鄭涯奏取扶州是則封敖之前鄭涯實鎮之而封非

於三年春初至興元也後至十一年八月紀云以守散騎常侍渤海郡開國伯封敖爲太常卿九月盧鈞爲山南西道節度十

月以山南西道節度蔣係權知刑部尚書合之蔣係傳是盧鈞之前蔣寶代封出鎮而封之入朝守常侍又無細年月可考也封在鎮頗久節使每加常侍余以仲郢內徵義山隨之入朝故有金牛走馬之跡若當走柳幕時時令不符大中三年春初封

若已抵鎮其時義山自巴蜀入京亦可
有此作然情事必不可合故定編此

鄂杜馬上念漢書

一云五陵懷古
漢書注
杜屬京兆
鄂屬扶風

世上蒼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惟射獵與罷得乾

坤

漢書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尤樂鄂杜之間率常在

下杜邑王廢迎之下杜邑王舍卽皇帝位

下杜邑王廢迎之下杜邑王舍卽皇帝位

渭水天開苑

漢書紀宣帝神爵二年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元帝初元年孝

西北杜陵宣皇帝葬杜陵

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元帝初元年孝

咸陽地獻原

漢書外戚傳孝元傅

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昭儀哀帝祖母也產男

爲定陶恭王稱定陶太后王薨子代爲王成帝徵王立爲太子卽位尊爲皇太太后弟子喜大司馬封高武侯晏亦大司馬封孔鄉

侯商封汝昌侯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尊爲帝太后兩兄忠明以

帝舅封陽安侯封忠子滿平周侯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

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又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

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之又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皆免官爵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

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復請徙歸定陶冢次掘平其故冢按宣帝末至哀帝四十餘年矣戾太子傳曰宣帝卽位有司議尊祖之

義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後有

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蓋追尊之事實始於此至傳而尤甚故云然也

〔范元實詩眼〕予舊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予讀義山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何曰人間謂舊勞於外興罷謂險

阻備嘗如是而起踐帝位宜有深仁厚德以綿無疆之祚乃王伯雜用竟致再世之後冢嗣屢絕丁傅華軒而王氏得以乘之

豈非昧於貽厥哉〔浩曰〕范氏祇空言耳何氏亦未盡詩旨也蓋唐宣宗入纂大統與漢宣相類魏志紀與晉書志曰魏明

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廟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既尊恭

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

禍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妾建非正之號以于正

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誅之無赦今宣宗卽位既尊母鄭氏

爲皇后其年十一月享太廟其穆宗室文曰皇兄太常博士閔慶之奏禮有尊尊而不敘親親祝文稱弟未當請改爲廟皇

帝從之至三年十二月以河湟收復追尊順憲謚號而穆敬文

武四宗未之及至十年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文武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

還代宗以下廟議不決而止人以是薄景讓事見舊紀通鑑又大中六年勅賜元舅右衛大將軍鄭光雲陽寧縣兩莊皆令免稅宰相諫稅不宜免亦見通鑑詩意精切

隱約非詳爲梳剔殊難會也此大中末年作

留贈畏之三首

〔朱曰〕原注時將赴職梓潼遇韓朝迴
第二首選入才調集注云

遇韓朝迴
（浩曰）原註必有誤第一首第三首並非朝迴第一首並非將赴梓潼也第二首似遇韓朝

迴而以艷情寄意原注中爲後人妄添上大字又移於首章題下耳安得古本校正之歟

清時無事奏明光

（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建禮門內（又）郎握蘭含香奏事（二輔）

（舊事）桂宮內有明光
（殿餘詳行至昭應縣）不遣當關報早霜
（見富平）少侯

中禁詞

臣尋引領

（蔡邕獨斷）天子所居明閣
（有禁稱禁中此以內相望之）

左川歸客自迴

腸

（東川郎）郎君下筆驚鸚鵡
（見撰彭陽誌文）

侍女吹笙弄鳳

凰

（屢見又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後漢書矯慎傳）有騎龍弄鳳之字卽謂弄玉也

空記

大羅天上事

（葛洪枕中記）元都玉京十寶山迴

（一天名曰大羅在元都玉京之上紫微金闕七寶騫樹麒麟師子化生其中三世天尊治在其內按之上互異不足校

衆

仙同日詠霓裳

（鄭嶧津陽明詩注）葉法善引上入月宮上苦淒冷不能久留歸于天半尚聞仙樂及歸

且記憶其半遂于笛月中寫之會西梁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述所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唐逸史）羅公遠嘗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舞于廣庭間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記其音調而還明日召樂工作是曲（按）諸書所記各有小異（文獻通考）唐明皇朝有大羅天曲茅山道士李會元作（新書禮樂志）文宗詔太常卿

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霓裳羽衣舞曲〔選舉志〕太和八年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唐摭言〕開成二年

高侍郎鍇〔舊書高鍇傳〕主文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自太和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

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所試似勝去年乃以

錯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朱曰〕或疑義山畏之皆李肱榜

進士但本集於李肱不云同年〔按〕鍇自太和九年至開成三年

榜出凡貢舉三年也畫松詩不稱同年或在未第時但摭言專紀

科第類事何以不書李肱事也〔摭言又云高侍郎鍇第一榜之明

年裴思謙以仇軍容一緘求得魏峩容齋隨筆亦云鍇第二年知

舉事似開成二年榜元是裴而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皆云思謙開

成三年登上第則二年榜元是李肱也唐時秋命主司明春放榜

雲溪友議固云元年秋復司貢籍則榜開於二年也且當合考存疑耳

〔浩曰〕此東川歸後作也若如舊注則赴職時方自秦入蜀何

云歸客一可疑也前已有留別之作此又云留贈二可疑也韓

果朝廻首二句措詞反背三可疑也前云劍棧風檣各苦辛與

此大異四可疑也前云冬郎十歲裁詩與此下筆之句相似而

不同此時當漸長矣五可疑也余故以爲東川府罷義山必回

京乃至鄭州〔東觀奏記〕夏侯孜爲右相以虞部郎中韓瞻

聲績不立改鳳州刺史〔舊書紀〕大中十二年五月夏侯孜同

平章事則義山東川回京韓實爲郎中篇中事跡相符情味斯

矣出

待得郎來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見〕屢五更又欲

向何處騎馬出門烏夜啼

謂夜深醉歸五更又入朝矣此乃留贈之作也

集評云一 是贈同年所以意深味旨俗本作無題誤按默庵誤矣作無題而意有所託乃妙本集之例皆然也以入朝爲向何處亦惟作無題庶免語病然則古本才調集作無題而下注遇韓朝迴以疏之若作留贈畏之則可不注矣趙氏刊萬首絕句作無題二首可

以互證

戶外重陰黯不開含羞迎夜復臨臺瀟湘浪上有

烟景

指竹簾猶云水文簾也

安得好風吹汝來

若曰安得吹來而並宿言情乎其非朝迴

然顯

楊曰此二首當更有題

浩曰題既當作無題則並非爲畏之發也同年僚婿必不淡漠至此上首是去而留宿以候及

入朝時終不得見下首是傍晚又往謁也惟子直之家情事宜然緝於十三年始罷相義山自東川歸時必往相見豈怨恨之深并其題而亦削之歟此解深入義山心坎當與訪人不遇之作同悟庶爲得其真矣

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

見早訪招國李十將軍

潘岳無妻客爲愁新人來坐舊粧樓春風猶自疑
聯句雪絮相和飛不休

用謝道韞事屢見上二追昔下二撫今

長亭歲盡雪如波此去秦關路幾多惟有夢中相
近分臥來無睡欲如何

浩曰先是義山成婚必借居南園此日春風日歲盡則非赴東川時明矣必東川歸後追悼之作原編留贈畏之之上是同情事也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宋敏求
春明退

朝錄一上元燃燈或二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唐以前歲不常設徐曰舊書紀於睿宗先天二年玄宗開元二十八年皆書上元觀燈後至文宗開成四年書正月丁卯夜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諸公主等畢會是則自祿山亂後此舉無聞至文帝始再行義山所以有中興之感也按紀文只書其最盛者每歲習見之事何煩屢書非直至開成始再行也開成時不可言中興且其時義山固在京也初疑會昌中武功平定故有慶賀之舉史偶不書時退居永樂故曰身逐鄉人然舊書紀通鑑宣宗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迄於唐士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三州七郡乃得收復以云中興於斯爲合文集上相國汝南公啓於大中朝云慶屬中興矣則身閑者必東川歸後病還鄭州時也鄉人亦似鄭州較親切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

溢誤

通衢身閑不

覩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

詳聖女祠〔田〕不爲誤觀燈期悲身閑也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

閣同迴此徘徊先知風起

月含暈

〔周王褒〕關山月詩風多暈欲生〔廣韻〕月暈則多風

尚自露寒花未開

蝙拂簾旌終展轉

簾旌簾端施帛也〔南史〕柳世隆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

鼠翻牕網小驚猜

心有追憶動成疑似

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

猶歌夜起

一作來樂府解題起夜來其辭

意猶念疇昔思君之來也

〔何曰〕此悼亡之詩情深一往

〔浩曰〕何說是也戊籤疑私侍侍婢之流誤矣昔年自徐還京冬卽赴梓則此正月崇讓宅

必東川歸後也

贈田叟

〔雲公雜記〕沅湘間多山農家植粟岡阜欲

〔廣韻〕畬式草切燒榛種田〔農書〕荆楚多畬田先縱火卽布種於其間所收必倍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荷蓀衰翁似有情相逢攜手繞村行燒畬曉映遠

山色

〔廣韻〕滬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脈竭復滬旁山滬燒火燎草

山界也

伐樹暝傳深谷聲鷗鳥忘機翻浹洽

莊子一
海上有

人曰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令取來鷗鳥舞而不下

交親得路昧平生

（錢曰信口說出妙二句緊接

在突

撫躬道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

交親之得

路者（新書文姦臣傳）（通鑑）明皇欲廣求天下之士命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斥其姦惡言草野未知禁忌恐汙聖聽乃令郡縣精切試練送省委尚書試問御史中丞監總遂無一中程者此暗用其意言躬懷直道感激不平彼妬賢嫉能妄謂在野無賢安得不令我驚心哉語似晦而意甚悲略以野字映帶

田叟耳舊解皆謬此似桂管歸途作移漢南書事上

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

獨孤雲李定言見本集當卽其

人（舊書鄭餘慶傳）餘慶之孫茂休開成二年進士第累官至秘書監（曹確傳）開成二年進士第至咸通五年同平章事當亦卽其人

昔歲陪遊舊跡多風光今日兩蹉跎不因醉本蘭

亭在兼忘當年舊永和

見送裴十四（何延之蘭亭記）王右軍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

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被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按）更書二句一本作醒後連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唐時登第後例於曲江遊讌故以爲喻

浩曰初定閑居永樂時作不如大
中末病還鄭州年深詩味更深也

珍倣宋版印

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

南塘與前諸詩之南塘異

卷

簾飛燕還拂水開戶暗蟲猶打窗

何曰簾已卷而飛燕拂水不入戶已開

而暗蟲打窗不休是多病晏起卽目事亦言第因其第次也

北史儒林

釋名書稱題審諦其名號也

李興業傳愛好墳籍躬加題帖仍斟昨夜未開缸

一作誰瓦同言

人爲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見贈任秀才

陸曰起言病體煩躁日想秋涼豈知卷簾開戶仍然夏令又病後善忘故書須再閱病後量減故酒多未開一升二升五六已開劍南門庭唐人雖中晚餘韻猶沾溉不少浩曰集中言病多矣此章情味必廢罷還鄭州時方合詩格亦是老境故以爲編年之末

補遺

辛亥季冬

詠三學山

按見萬花谷續集潼川路懷安軍題詠云出李義山在金堂縣余昔閱此書忽而

不察今以大兒應榴錄得因加審定必本集所遺無疑也補編年詩後當附題僧壁下法苑珠林簡州

金水縣北三學山舊屬益州元和郡縣志簡州管

縣三陽安金水平泉金水縣有金堂山漢州管

金堂以界連金堂山故名元豐九域志乾德五年

以簡州金水縣置懷安軍又以漢州金堂縣隸軍明一統志

三學山在金堂縣東北一十里上有法

海普濟廣濟三寺翻譯名義集三學法世尊立教

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二者禪定三者智慧

五色玻璃

一作白晝寒

〔按〕玉篇廣韻玻瓈玉也西國寶翻

然有赤有白愚檢前後漢書西域罽賓國大秦國多奇寶中有流離註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蓋自

然之物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皆銷治石汁衆藥灌而爲之虛脆非真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琉璃乃美於

西方來者是皆云琉璃不云玻瓈元中記則云大秦國有五色頗黎藝文類聚引十洲記方丈山上有瑠璃宮太平御覽引十洲記

崑崙山上有紅碧頗黎色七寶堂雖佛書七寶中二者並列疑古時總爲一類此謂殿宇高嚴明淨

當年佛腳

印旛一作檀

〔法苑珠林〕漢州三學山寺唐開皇十二年寺東

壁有佛跡見長尺八寸闊七寸〔又〕栴檀香竹法

真曰栴檀出外國愈益期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栴檀

譯名義集華嚴云摩羅那山出栴檀香山峯狀如牛頭此峯中生栴檀樹故曰牛頭栴檀〔明一統志〕三學山有佛跡

石理溫潤非世間追琢所能〔按〕開皇是隋似唐字誤

萬絲織

出三衣妙

〔大方等陀羅尼經〕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衣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弟子趣道場時當著一

服常隨逐身尺寸不離第三服者具於俗服將至道場常用坐起其名如是修諸淨行具於三衣圓覺經三一曰僧伽梨卽大衣也二曰鬱多羅僧卽七條也三曰安陀會卽五條也此是三衣苑珠林天女說偈歌言若男子女人勝妙衣惠施施衣因緣故所生得殊勝

貝葉經傳一偈難

〔傳法止宗示記〕

釋迦命迦葉曰吾

與汝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又〕二祖阿難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

於我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餘見安平公詩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時則多初出一燈流散四空千有餘現大風起吹小燈滅已大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又〕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有歡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二統志聖燈山在金堂縣東三十里一名普賢山

世傳昔有普賢聖燈出現曉驚飛石碧琅玕

〔四川通志〕

二學山飛石記呂宰張西撰按志文足據

未得其詳似亦唐時邑宰

更無鸚鵡因緣塔

〔文苑英華〕

〔鸚鵡舍利塔記〕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有

河東裴氏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或教以持齋名號者其後卽唱言阿彌陀佛穆如笙竽念念相續今年七月猝而不懌馴養者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每一擊一稱彌陀佛洎十念成奄然而絕命火焚餘果舍利十餘粒時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請以舍利於靈山建塔貞元十九年八月韋臯記〔翻譯名義集〕尼陀那此云因緣一切佛語緣起事皆名因緣

八十山僧試說看

(浩曰)義山爲入戒和尚謝復二學山精舍表此老僧必卽八
戒詩當同時作也前後詠本山靈蹟次聯謂習禪者多悟法者
少未歎不如禽鳥之微能得正覺雖皆事屬釋門
而義山沉淪使府未升朝官寄慨亦在言外矣

王谿生詩詳註補

卷二

鄭大

唐闕史 王子晉廟詩警策之句云云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按 鄭亞爲李翹之壻
或是外孫見唐撫言

威風

魏志杜畿傳注 宣八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

矮墮

古辭陌上桑頭上倭墮髻是詠羅敷採桑時劉禹錫詩

五月六日

十五夜 按法苑珠林獎法師西國傳云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一作十五或

誤不

象卉分疆近

禹貢島夷卉服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史記秦始皇本紀桂林象郡南海按象郡

漢爲日南郡與交趾同屬交州皆桂州近疆

朱槿花二首

卽今人習稱佛桑花者非他槿花類

碍燈還

按小說有云碍夜方至白香山詩東家典錢歸碍夜南家貰米出凌晨是唐人常語

雲孫

按皆以仙家寄意雲孫疑卽天孫或楚詞稱雲中君之類俟再考或卽上從漢武指其後世亦通

居士

禮記鄭氏注

摩詰經

白衣居士說法

維

宋玉

史記屈原列傳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匡牀

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楚國得之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按筐王皆通用

魚鈞

按所引嶺表志

當是嶺表異物志

豬都

按後漢書朱穆傳穆著絕交論註

游積蹊稼而莫之禁也句似卽此豬都之義

假守

史記南粵尉佗傳

佗卽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漢書作守假

孔翠

晉書張華傳

鷦鷯賦孔翠生乎遐裔

門多

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上天梯

後魏書魏李順曰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

文吏

二句謂不力戰而玩寇自逸徒令生民被害

荆門西下

浩曰此篇久未能定今揣其必爲遇險後至荆門

則將自荆門西下而至荊州荊州江陵在荆門之西南以從陸路故云却羨路岐也其後陸發荆南始至商洛乃可一串相通耳

又曰偶檢通鑑梁紀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擊侯景聞

景已入江夏繹與僧辯書曰賊乘勝必將西下又曰賊若水步兩

道直指江陵通鑑注曰自江夏指江陵當作西上愚疑西下字或當時非誤與此題西下似可相證此似由陸路至江陵後又陸路

至商洛一時行蹟其如此歟（又曰）風五律之情景又不可合當是別有秋時水程無可再考頗疑座主鎮蜀往謁不遇歸途時作

淚（唐摭言）李太尉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

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雲溪友議）贊皇削禍亂之潛闢孤寒之路結怨侯門取尤羣彦後之文場困辱者思之故有八百孤寒之句（按詳引之尤見所解之確服虔通俗文補

字文

荆南商洛

唐時荊州舊稱荆南自荆南陸行至襄鄧數百里乃可前至東西兩京

青辭二句

是從江湘來至鄧州無疑

虞寄數辭官

寄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自求解退補

白衿

說文衿衣無絮古治切

天外

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按唐豈謂劍南道爲天外乎

風

浩曰詩意與桂管歸途情味不合竊疑座主高錯移鎮西川惟玉壘深天外二字似可互證但核他篇所寫地理似

入峽上蜀非自蜀而下若重爲逐一改編實難妄定耳

九日

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補字

深宮

徐武源曰雖寫宮怨而託意又在遇合間也首言夜景文聯一喻廢棄一喻承恩五根三句意六根四句意結言

恩澤之偏明係缺望之情而不失和平之旨浩曰以不得在高座主西川幕證之情味甚合結聯卽當鑪仍是卓文君之意

海石

萬花谷續集廣西路欽州題詠僧憐海石爲碁子客懼此物產又唐釋齊已詩陵州碁子浣花牋深愧攜來自錦州陵州屬劍南道當亦類此

金鑾殿

蘇易簡續翰林志德宗時移院於金鑾坡上

陣圖

按困學紀聞引薛士龍曰陣圖有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磧迄今如故必指魚復陣圖故曰東聚

煙江

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巒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按烟江之稱猶云苦霧巴江水也白香山詩有烟江澹秋色句又韓致光詩云遠隨漁艇泊烟江至宋王晉卿烟江疊嶂圖則因蘇文忠詩大著名矣烟江字究未考始於何文也

杜宇

杜宇蜀主也借謂西川府主

乾鵠

爾雅鶩山鵠說文山鵠知來事鳥也按淮南子氾論訓作乾鵠注云乾鵠鵠也乾音干

杜工部蜀中離席

只取下四字不取杜姓杜工部久客蜀或借以自譽己之詩才未可定也

北禽

錢木庵曰通首自寓一聯值當也言卽能自結主知難當猛鷙之害按縱能句意謂僅一見耳

自攜明月

法苑珠林引大志經云五大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

燕脯

按太平寰宇記利州理綿谷縣有龍門山石穴高數丈又東山之北有燕子谷詩用燕脯或有舊事而莫考者

又按漢書五行志曰涎美好貌也又見外戚孝成趙皇后傳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音徒見反涎與見叶史文與註甚明乃有謂

當作涎涎音挺爾雅釋水直波爲徑注言徑涎也又音電涎美好貌一曰米澤貌義或類而音大殊不可從也特附辨之

夭闕

嵇康答難養生論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闕也

孫朴

按趙明誠金石錄唐崇聖寺佛牙碑孫朴撰大中時立似卽此孫朴則亦能文之士也

紅綸

按徐君倩詩紅綸當謂巾飾此句紅綸綺寮謂窗格紅色又以綵綺結之

觜蠻

漢書揚雅傳羽獵賦法靈注曰雄曰毒冒雌曰觜蠻

巴賚

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高祖定巴忠夷人祖賦戶歲入賚銀口四十

腸熱應二句

按莊子在宥篇廉羸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形容人心也句意本之

思牢弩箭磨青石

戴凱之竹譜筋竹爲矛稱利海表權仍其幹刃卽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爲簾註曰

筋竹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筈未成竹時堪爲弩絃又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曰筈竹厥毒若斯彼之同異

余所未知註曰一枝百葉因以爲名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一物二名未詳其同異按自此種而名互異耳一宋人楊百蟲憶乘一南番思牢國產竹質其澁可以礪指甲又李商隱云思牢弩箭磨青石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爲礪甲之具但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澁後視六書豪韻箒字註云箒箒竹名一枝百葉有毒按今廣韻七之云箒竹名有毒傷人卽死又六豪箒竹名一枝百葉有毒是分兩種不合稱文選吳都賦箒箒有叢注曰箒竹有毒夷人以爲觚刺獸中之必死亦單名箒也本集各本皆只作思牢無作箒箒他書引句亦作思牢或作箒箒余疑思牢弩箭自有其物或後人乃以箒箒實之耳吳僧贊寧撰苟譜箒竹箒竹苟分爲二種餘已詳華陽國志蜀志汶山郡臺登縣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餘已詳

無題四首

首章徐武源曰

令狐绹作相義山屢啓陳情不之

時將盡矣然凝情不醒夢寐繫之急切裁書亦不及修飾五六想像華顯之地結言前已恨其遠今不更遠乎次章陸士湄曰

義山用事大半借意如賈氏二語只爲一少字才字是屬確解而人舍此不求徒以窺簾留枕事實之則失作者之意三章一徐

武源曰一此應以绹難見而言也直待末後而始得一見故曰晚曰暫次聯乃足將進而趨趣意然又不能與之決絕殊愧顏矣結合歸來景象與首聯暮夜相應四章徐曰此以老女傷春爲比溧陽二句喻年少逢時者與之相形尤不得不歸而歎矣結得凄絕古樂府之遺也按徐陸合解頗通故屢補采之然余解似更詳確也三章首句既曰日晚則七句必當爲曉字溧陽公主年雖未考而秦主苻堅滅燕沖姑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而寵之似可借用猶富平少侯之十二身襲數

雞香

〔齊民要術〕雞舌香俗人以
其似丁子故爲丁子香也

碧瓦

〔按〕朱氏註本句引劉駒駒集二卷今不
舊書志劉駒駒集二卷今不
儒林劉珍傳校書劉駒駒馬融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

〔按〕朱氏註本句引劉駒駒集二卷今不
舊書志劉駒駒集二卷今不
可考此句未知出處不敢引

昨夜

〔流塵比流言玩下一句必慨謔人
間之於座主西川者詳前後諸篇〕

杜陵詩

〔唐末李洞應舉獻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衝哭一
生休〔葉石林詩話〕牧之不滿於當時故有望昭陵之

句〔趙與戲娛書堂詩話〕唐制有窓者哭
昭陵下〔按〕采此二條足知所註之確

行臺

〔史文習見凡命將統
師征討者皆曰行臺〕

强笑

〔趙岐子孟子註〕
詣笑強笑也

苦於風土

〔爾雅〕風而雨土爲霾
此蓋曰苦烈風揚塵也

自起新豐

〔西京雜記〕高祖少時常祭扮榆之社及既作新豐
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

各知其室放大羊雞鴨於通塗
亦競識其家餘見行次昭應縣

甲煎

〔所引紀聞采自通鑑胡三
省注與杜陽編所載同〕

武威將軍

〔按〕宰相世系表盧氏從無武威之稱劉氏則每稱
武威豈其族望或有相通歟或疑以武寧軍號稱如

所云天平之年將軍樽旁之類則似誤刊作威字亦未必然再俟考

相所難唐時視河北三鎮如荒外相所難定指宏正宣諭河北時

秦川

〔按〕舊書韋貫之子澳傳

澳上章辭疾以松櫛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跡相類也

補注中

仍從永樂移來句下

荆江中

〔通鑑註〕大江自蜀東流入荊州界謂之荆江荆江口卽洞庭之水與入江之水會處

〔按〕其時當從桂管渡

荆江遭險

洞庭湖入

靈臺下

〔舊書職官志〕司天臺在永寧坊東南角也靈臺郎二人

〔按〕似寓居司天臺近側

赤帖

〔如今之硃標文檄〕

〔陸士淵曰〕俊快絕倫不惟變盡豔體本色且與韓碑各開生面足見其才之未易量矣補偶成轉韻篇總評後

樞言

〔按〕管子列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等目區本不

作樞區言似取藏也或小也之義後人有作樞者似非雖相傳房元齡註管子區言樞機之義然前人已云註淺陋恐非元齡何足據也易繫辭傳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言行君子之樞

機其取此乎

山西

〔後漢書鄭興傳〕山西雄桀註曰山西謂陝山已西也

整頓

〔史記張耳陳餘傳〕宜整頓其士卒

蟬

徐武源曰此從事幕府而以蟬見意也首寫高潔中微寓失所依棲是以嗟泛梗而興故園之思也

三蜀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二蜀按卽巴志所云也愚謂北方口音輔與蜀亦相近故訛爲輔

百牢

百牢關爲秦中南境之界果州南充郡在嘉陵江之西必過關也

年鬢

南齊書高帝諸子傳豫章王嶷子子範爲正德信威長史十餘年不出蕃府及是到府牋曰上藩首僚於茲再忝

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補詳

夫懦

按左傳哀十一年艾陵之戰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註書子占也與新序所云之子占相去遠矣此固

辨不及

憂葵

後漢書盧植傳漆室有倚楹之戚注引琴操魯漆室女事曰昔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

吾終年不厭菜按葵卽菜也菜是統名葵是分類菜猶五穀之稱偶附志之

天地翻

莊子德充符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房中曲

徐武源曰此悼士詞花泣幽而錢小猶人歸泉路而遺嬰稚也嬌郎無所知識倚父寢興如凝雲抱日而曉耳帳中寶枕乃眼淚所流潤者人去牀空惟見碧羅蒙罩而已記

得知別時傷心難語今歸不見人僅見所遺之物卽愁到天地翻覆豈能見而識哉

嫣花

蘇詩臥病彌月垂雲花開之作
施注引義山句日薄不蔫花

門庭

漢書嚴助傳註友壻同門之壻此門庭意同

檀郎

按唐晝上人送顧處士詩謝氏檀郎亦可傳檀郎當從謝家再考此似頂上謝傅郎指王十二非指畏之

碧文圓頂

萬花谷引酉陽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行禮

石榴紅

句意莫定似寓不得爲京官之慨玩結聯言仍然出依幕府耳

武關

漢書高帝紀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

籌筆驛下按石曼卿詩敘蜀事畢乃爲此追憶之句豈得謂有山水處便可用耶

張惡子廟

太平寰宇記劍州梓潼縣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於利州

桔柏津見封爲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劍贈神按明一統志謂神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應曹學佺蜀郡縣古今通釋梓潼縣蜀古志云禹於厓陳山伐梓其神化爲童子漢所爲名縣也此語出翰墨全書方輿勝覽引之按其說多端今皆詳徵之

甲令

賈誼新書天子之言日令令甲令乙是也

黔突

今聚珍版文子贊義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今晨發蒙

〔漢書楊雄傳〕長楊賦墨客降席再拜曰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河東公

〔因話錄〕柳仲郢小字壽郎

錦瑟

〔爾雅釋樂疏〕世本云瑟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悲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互見送從翁東川〔按〕

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瑟師古曰泰帝亦謂泰昊也而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作二十五絃之瑟又小異審體本錢木庵曰一斷爲二則五十矣絃分五十柱仍二十五數瑟之柱而思華年意其人二十五歲而卒也結聯豈待今日追憶當生存時固已憂其至此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

〔按〕木庵起結之解究爲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

壽宮

〔註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脫宮字補今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此壽宮亦言供神之處

〔又按〕楚辭蹇將澹

不必定泥漢事

猶未當能文

〔下半四句或寓柳珪將至西川我以高才代之作啓不但軍書之職也〕

針鋒

〔法苑珠林〕故經中說色界諸天下來聽法十諸天共坐一鋒之端而不迫窄都不相得六

蚌胎

〔漢書揚雄羽獵賦〕剖明月之珠胎注曰珠在蚌中若懷姪然故謂之胎

〔石刻鋪敘淳熙秘閣續帖〕註曰鼈十卷其七卷有李商隱書

斷鼈

〔淮南子覽冥訓〕註曰鼈大龜天廢頓以鼈足柱之

終童

(漢書終軍傳)字子雲使南越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領朱顏

韓碑當作點頭解謂已醉辭勸飲也

飲席戲贈

(徐武源曰)贈同舍挾妓者當有兩人故曰分攜曰重行雙舞省乃記省之省作知字解未言不忍別離

故無情戀飲而酒冷也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元和郡縣志金牛縣東至興元府一百八十

里(又按)余得高元裕神道碑漫漶已甚其僅存者二云於宛陵二郡理於漢南入郡化又云爲州之五歲慨然有懸車之念累章陳懇故復有之卽日渡江將休于又云大中四年夏六月廿日次於鄧無疾暴薨於南陽縣之官舍蓋元裕觀察宣歙節度漢南自漢南求罷其闕文當是爲襄州之五歲故復有吏部尚書之命行至南陽而遽卒其爲山南東道無疑則傳文是而紀文誤英華所載杜牧撰制六年字亦定誤也金石錄云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大中七年七月合之此章行跡詩情絕無一似然則非封敖而誰歟(徐武源曰)大意總敘詩文嘉會首聯言江樓爲吟咏之地文聯贊人才之妙五六想像樓中景色兼有詞源倒峽刻燭裁詩之意未言不得與會而草率遙和佳篇耳陳王借比也白玉美詞(按)此解甚合陳王曰玉篇以美尚書白玉字不必拘看矣

弄鳳

(後漢書禽慎傳)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

詠霓裳

〔唐韻史〕開成初文宗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善習古樂遂成霓裳

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二品以上官具常朝服班坐以聽金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賈院充進士賦題〔按〕補唐摭言上是實

指文宗所新定賜充賦題者

正月十五夜燈

〔按〕通鑑隋柳或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遊戲男女混雜縕素不分穢行由此

而成盜賊由斯而起請頒禁斷從之註引梁簡文帝有列燈詩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柳或所謂近世風俗也此豈非唐以前事乎

正月崇讓宅

〔陸士湄曰〕宅係婦家故全是悼傷之意通首寫夜來景色佳處全在神韻後人效之便俚質矣

三學山

〔按〕六朝詩乘隋釋智炫成都人入京大宏佛法兩都歸趨後還蜀隱於三學山年百餘歲有遊三學山詩而

唐昭宗時兵營二學山蜀主王衍太后太妃遊青城山遂至三學山皆見史文〔楞嚴經〕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名三

學無漏